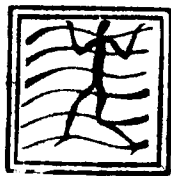


雅
堂
玉

鳧
公
遺



小 186

中華民國廿三年六月一日初版

稚 螢 全一冊

◆每冊實價大洋二元 (外埠酌加郵費)

版 權 所 有	稚 螢	不 許 翻 印
公 司	公 司	公 司
造	造	造

本書保留一切權利。未得著者同意，不得翻譯不得根據或影射本書情節編劇本及影戲

作 者 鳧 公

印 刷 者 中 國 印 務 局

總 發 行 天 津 法 租 界 天 津 書 局 二 十 六 號 路

分 發 行 所 上 海 霞 飛 路 生 活 書 局 北 平 西 京 鐵 道 二 號

代 售 處

大 公 報 代 辦 部
漢 口 生 活 書 店
濟 南 東 方 書 社
太 原 范 華 公 司

自記

小說的作者都是一班說誑話的狂人。太史公說得好：「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這本書的著者不敢也不願在這上面得着甚麼。若有幾個朋友拿它去作一種同情的消遣，已是萬分愧感了。

這本書裏的人也正是現在的中國人。他們年紀還輕，不免染了些時髦習氣，譬方說罷，取個外國名字呀，說着話講究夾雜着幾個洋字兒呀。著者遇到這種地方，全都換上了譯音。讀者看得懂也好，看不懂更好。因為他們說句洋話，只為表示他們念過外國字，很時髦；你若不懂，更足顯出他們的高超，他們更當滿意。你呢，也越發覺得他們「洋」。排字工人和著者

也免得排寫不同樣文字的麻煩。皆大歡喜！

著者寫這本書，正在生活最不安定的時候。往往因爲窮愁忙碌，輒思棄去。友人管翼賢先生時加寬假愛助，使得勉強完工。所以這本書雖然淺陋可笑，但管先生的好意却不因此而減少可感的分量！

二十一年十二月，著者記。

鑒自己於已往所經的事，著者對於盜印及竊取情節，十分不快。著者禁止此書以及所寫其他各書不得同意的翻譯或改編一切劇本。即使巧妙改頭換面的盜取，著者也擬採取不受欺騙的方法。

著者再記。

假使這個太陽系的諸天體裏真有一位上帝在管轄一切戲弄一切，他會造出一個極大的天神來看一看各個星球現在是甚麼樣子。這一位天神要比夏禹時的防風氏，王莽時代的巨無霸還要大上無數萬萬倍。他有兩個極長的翅子，展開來如同遮天的雲帶，冉冉的從青冥浩蕩中飛了過來。他飛到一個很小的星旁，注意一看，纔知道就是地球。他低頭一想，使用了一個縮身法將身子縮得比這個小地球還要小上十幾倍，纔能夠壓着風兒向下向近飛。他飛過了北極，向南來飛過了亞美利加洲，飛過了大西洋，飛過了歐洲零碎的國家，飛過了廣漠的俄羅斯和亞洲相接的荒曠。最後他快飛到渤海的一角了。他的耳朵裏忽然聽到有嗡嗡的蒼蠅聲。他注目向稍西一些的地方看去。怪道呢，那不是一個像峰窩，或一個蠶架子樣的

東西麼？但是在天神的眼睛裏那一小塊東西不過是個蜂窩蠶架子，在我們看去那可大了。那正是在中國歷史上佔了悠久國都壽命的龍城呀。

老實說呢，龍城也是像個蠶架子。豈但龍城，那一個大都會不是個蠶架子呢？不過單說每個人的自身私事棧在這舊城裏，倒是像蠶吐絲似的將自己纏來纏去，纏夾個不清。若說起彼此相互的關係來，又像七八月天屋檐，花架，豆棚底下，的蛛網，顛三倒四的掛着露水珠兒，映在斜陽裏亂發五采。蛛網的絲已經很細很密，但連絡這一個大都城的人們關係的絲比起更細更密，細得看不出來，密得摸不着頭兒。我們生活在這裏面，浮着沈着忙着閑着，無形中都有個絲兒將我們縮在一起。表面上，我們也許暫時毫無干扯，漸漸的這無形的絲兒就會將我們的關係傳通了，拉近了。本來人生的趣味各有不同，趨向極不一致。而這座大城裏的生活趣味的方式却是多得可以任人選擇。你歡喜聽聽小梅的新腔麼？這一根無

形的細絲就可引出無數的知己和仇人。你歡喜看看電影，吃吃酒樓麼？你歡喜打網球，滑冰，練田徑賽麼？你歡喜研究古史，甲骨文麼？你歡喜討論甚麼政治學說，參加甚麼運動麼？你還是歡喜去買冷攤上的古董呢？任何一件事，都是一條絲。你縱有天大的本領也脫不去這絲上的牽纏。在這千端萬縷的無形絲中還有一條大纏繞絲，那就是報紙。報紙將這一切的絲打成了個同心結。由這兒將各種的關係分開，也由這兒將各種的關係連起。

在城內有一座半洋式的大樓房，朱門大啓，那正是現代畫報的館址。誰都知道現代畫報是中國畫報界中的惟一巨擘。上海申報的畫報面積雖和它一樣，資格卻沒有它老。上海時報的畫報印刷和它差不多，材料又不如它豐富。北平天津的畫報家數可也不少，論起資格也有比它老的，但是局面又都差得遠了。

這個畫報原是商界的一兩個財主，和智識界的幾個領袖共同創立的。他們組

織了一個有錢又有聰明的董事會管理一切資本和計劃。推了一位貝鐵雲先生作總編輯。這位貝先生按照董事會的意見，每次出一大張，一星期出三次，星期增刊半張共是一張半。裏面最重要的是新聞照片，新繪畫新雕刻的提倡，舊文獻的考訂，運動的寫真和紀載，名人和美女以及集會的介紹，新衣裝新食品新器具的影片和說明，文藝作品的批評等等。真是如花如錦如火如荼。報館裏分工治事。選圖的，裁樣的，製版的，撰述的，校對的各人忙忙碌碌到了晚間機聲軋軋即是畫報印刷之時。一到次日早晨便覺門庭若市，派報的亂哄哄你爭我奪。這樣一來，現代畫報完全成了龍城文化的中心。時髦男女固然歡喜看，好學的先生，好跳的運動員，好吃的老饕也都歡喜看。

那一天正是個美麗的星期早晨。現代畫報的增刊剛剛發出。一個賣報的小孩子喜孜孜的搶得了二三十份報，跳躍着走上馬路來。

他嘴裏喊着，「畫報增刊咧！快買，快買，今兒的特別！三色版印的散氏盤咧！芳華大學皇后的結婚照片兒咧！」

這孩子一直喊着，一邊賣着，看看走到一個又大又深的門洞前面，便轉到裏面去拿了一份報向門房的玻璃窗前一搖呼喚道，「高爺！您早班兒呀！報在這兒啦！」說着，一手將門拉開，一手將一份報放在桌上就走了。

這時當門房的高升慢慢的起來，檢起那份報先看了一遍，再拿着到內院裏見着女僕，將報遞去道，「張奶奶，您拿到西院裏二小姐屋裏罷。」於是這一份報纔算繞盡了灣子，繞到二小姐的內房裏了。

二小姐的這間房已經收拾得乾淨。陽光正映在玻璃窗上。院子外面本來種了些棗樹和海棠。海棠是臨窗的。那直直瘦瘦的枝子投了影兒在窗上，和着淡黃色

的窗紗影兒，一齊又斜射到書案上來。二小姐早已起來了，却不在这房裏。她是一個喜歡運動的姑娘。一早上便從床上跑到後院裏去練習了幾段啞鈴。早上的冷風吹得她小臉兒蘋果似的紅，纔回到洗臉房裏去修飾。這間洗臉房就是內房的一個套間。她先洗了一個澡用乾毛巾擦得身上紅潤了，然後去洗臉，塗好了香膏，撲好了粉，畫好了眉，點好了唇，穿好了玄青色的絲絨袍子，趿着一雙白緞子繡花的踏鞋，開了門兒走到內房來。她順手拿起現代畫報，隨意的坐到靠裏牆的椅上，將報放在小几上，悠閑的看着。她看了這封面上三色版印的散氏盤，古色斑斕的許多花紋，中間還露出一片不容易認識的篆字。她對於這個玩意兒沒有研究，只不過當一件美術品，看看其中的圖案花紋罷了。她展開來看看裏面，最使她注意的，是她的小學時的學友劉仙霞在這一頁裏有了張照片。劉仙霞穿了第一百零五號的運動衣滿面笑容的站在那兒。其次她又看到了她現在的同学胡雪君的結

婚雙影。胡雪君是芳華女校琴科的明星，大家都承認她是她們那一年級裏的皇后。現在和一個銀行家的兒子配了對兒了。二小姐想起雪君結婚那一天的嬌笑，看了報紙上紀載的文字，覺得這一班新聞記者倒是怪懂得諂媚小姐的呢。

她只顧看着報却將几上的早點忘了吃。二小姐的乳娘是最注意她的飲食的一個人。乳娘老了，二小姐也大了。但二小姐在她的眼裏還是個纔離奶頭兒的小娃娃。她從後窗看見二小姐沒有吃東西，跑進來一看，牛奶杯裏已經不見熱氣，五片餅乾依然放在盤子裏。

她道，「你怎麼不吃點心，小姐？你看，牛奶又冷了。」

二小姐笑道：「我忘了。」

乳娘道，「我拿去給你再熱一熱罷。」

二小姐正在注意看報紙裏一段關於雲岡石刻的紀載，那裏耐煩聽乳娘的話，便笑

着發恨道，「媽媽，你歇着罷。餓不壞我！」

二小姐撒着嬌的說着呢，乳娘還要將牛乳拿去說是冷的吃了肚子痛。恰好外面又遞進一本書來。二小姐一看更高興。那正是一本良友雜誌。她也不管乳娘怎樣，便兩隻手推着乳娘出門，且笑且惱的說道，「勞駕，媽媽，你少管我！」

二小姐的父親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官僚。他曾經作過前清的道員。民國成立他又作了兩三次官。他是一個舊式的名士。中國文藝界中也很有他孫健庵的大名。雖然他也曾在前清時候隨大臣到西洋去游歷過幾年；雖然他家裏的起居服御有許多已經歐化了，雖然他的交游中也有幾個外國人，但他並不像別人那樣思想時髦。而且似乎他的理解更因接近了西洋而愈加保守。他的元配夫人生了一男一女。不幸都先後和夫人故去了。二小姐是續絃的夫人生的，這位夫人也早去世了。健庵先生從此就沒有再娶。因為二小姐是他中年以後，第二位夫人所生的唯一嬌女

他心裏着實愛憐她。他有一種很富於思舊的詩人性格。第二位夫人名叫鑑瑩，是一個美麗的針神。她繡出來的畫屏，花朵兒彷彿都有紛香。自從夫人死後，他看了她替他繡的詩卷便要傷心，所以替二小姐取了一個名字叫稚瑩。他在女兒的面龐上，時常追想這孩子母親的美貌，因之從悼亡的淒緒和慈父的溫懷中，生出無盡的愛撫。

爲要使二小姐稚瑩受着洋人的教育所以叫她到芳華去讀書。爲要使她更浸潤在祖國的藝術裏所以他另外請了一位秦先生在家庭教稚瑩學畫。二小姐的性情陶冶在這種教育的環境裏，很容易的就養成了愛畫報的習慣。她真是耐煩，搜集了各種的圖畫刊物。無論是我們中國出版的或是外國出版的。單篇的或是成冊的，她都分門別類一一的收存起來。她第一好運動，第二愛美術。這是她最得意的事情。

這天下午四點多鐘，秦先生到孫家來，帶了兩張王石谷的冊頁，一張畫的是王摩詰詩意「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一張畫的是陸放翁詩意「尋僧野寺雲生屨送客溪橋雪滿衣」。

秦先生指着這兩幅石谷的畫兒說道，「稚瑩你看看這絹底子的紗縲了，讓襍畫匠裱得歪斜了些，真是可惜了這張畫。這兩張畫裏有一張石谷畫出毛病來了。你看得出麼？」

稚瑩拿起畫來看着那一張王摩詰詩意，真是畫得半遠清涼。最下方畫的全是水田，田的上頭才是村落。那村落的邊下滿滿的畫了許多槐柳。在田的中間畫了一隻正飛的白鷺，只用鉛粉疏疏的幾筆畫出白鷺的形態。那白鷺的兩條腿是用墨筆畫的細得幾乎只有一條絲。這張畫只覺得意境空靈生動怎樣也看不出毛病來。再看那張陸放翁詩意遠處只襯託了淡淡的山，近處村路紆迴，現出一條清溪。溪

上有一個大石橋，四旁點綴了些枯樹。橋前有一個老頭子扶着杖立在那兒眺望呢。這老頭兒帶着風帽，長長的鬍子有隱有現，彷彿冬天吹氣成烟遮住了一樣。稚瑩看了半天還是看不出毛病來。

秦先生看她有些着急，便接過畫來，笑指着說道：「你看橋左邊這一柯老樹的枝杆一直長到橋右邊來了。這是很說不過去的事情。如若樹可以這樣橫攔在橋頭上，那怎樣可以行人呢？當時石谷也許要想拿這柯樹遮映這橋添些姿態，免得一個禿橋無意味，却一時大意沒想到這一點小地方在畫理上不可通。所以這柯樹如若畫在左邊，枝杆只能向左邊伸。如若要想向右邊伸，只可將樹畫在右邊纔好。」

本來稚瑩一對眼睛，在秦先生說話的時候，是直注着他的臉上的。此刻秦先生話完了，她自覺着小孩兒氣太重了，還是這麼愛跌向着人家臉上瞧，心裏不

自禁發出女孩子羞態來便轉了眼睛又看畫兒去了。

秦先生那裏覺得這些女娃娃的神秘，仍然一老一實的談畫。又將她畫的畫兒拿過來看着，說道，「這張畫兒是前天畫的麼？」

稚瑩道，「是的。」

秦先生道，「這一次你的筆又太濕了。用濕筆不是件容易事。鬧得墨氣灑不開，更顯得板滯，一板滯，氣韻就全完了。我看你還是練習着多用乾筆，比較容易藏拙，也藉此用筆靈活……這松樹旁邊的一小叢竹子是你的意思添的麼？」

稚瑩點點頭。

秦先生，「這點小竹子添得倒是不錯。不過你既用管道昇的畫法，這竹枝子却稍嫌粗一點。其實，筆力的大小與筆畫的粗細並無關係，你看石谷那白鷺的腿不是細得像頭髮麼？却是照樣的挺勁。」

秦先生說着便拿起一片紙角兒來，執着筆畫了幾竿小竹子，一邊却很謙虛的向稚瑩道，「我也是說得好聽，畫不出來。你可以問你老太爺多帶你看些，畫些，自然好了。」

秦先生說說又教了些皴染顏色的方法便自去了。

稚瑩等先生已去，自己高起興來用電話約了同學出去打網球。這時孫公館裏靜悄悄的。稚瑩的屋裏只騰了乳娘收拾東西了。

忽然門外有一陣皮鞋的聲音漸走漸進。接着門上輕輕的發出兩三下敲擊的聲音。乳娘開了門一看，一個二十四五的青年男子正走進來。

乳娘笑道，「五少爺來了。」

他答應了一聲問道，「老爺出去了，是麼？」

乳娘答應是的，正想去拿茶。他看見稚瑩不在屋裏，便注意她的帽子和外套都不見了，便問乳娘，「二小姐也出門了？」

乳娘道：「她剛出去。要電話找她麼？」

他沉吟了一歇道，「不必了罷。」

這時乳娘已經將茶拿過來了。他隨手端過小白磁的茶杯兒心意不尉的啜着。乳娘收拾屋子完了，開了門出去。

他似乎忽然想起話來，喚回乳娘問道，「老爺這兩天曾經談起我沒有？」

乳娘道，「昨天問起來的。老爺說想去看看姑太太。說是爲了五少爺的事。」

他面上略微吃驚似的問道，「爲了我甚麼事？」

乳娘道，「老爺有個朋友許老爺。他的小姐今年十八歲，又好看又能幹。老爺說正好配五少爺。他就爲這個要去和姑太太商量呢。」

他聽了不覺呆了一呆，心想着自己的舅父倒真是個政客。對於自己的事情居然用起釜底抽薪的力法來了。他慢慢的將鞋根踏着地，將鞋頭繞着圈子，兩眼下注，隨着鞋頭兒一齊繞，彷彿要繞出個甚麼主意似的。歇一忽兒，抬眼一看乳娘已經出去了。他自己心裏忖度着道，「這老頭兒要想拿別個女孩子來轉移我的目標，我就只給他個不認可。」他想到這裏又覺得不願意因此一事，鬧得老舅父對自己的感情不好。反而於追求稚瑩的事兒有了阻滯。他想想這個事兒真也有些棘手，便拿起一張紙寫了幾句洋文，後面不曾署名，只畫了一個小五角的星，留在稚瑩的桌子上，請她回家通個電話給他。他又向桌上稚瑩的照片夾夾眼睛，作了個淘氣的面孔，意思是向影中人告別。他便去了。

這位五少爺名字叫韋朗，是稚瑩的表兄。孫老先生的妹子便是韋朗的母親。

韋朗是韋太太的大兒子，却因按照韋家親堂弟兄的排行屈居了老五。他比稚瑩只大了幾歲。韋太太因為韋先生宦游在外，時常住在娘家。韋朗小的時候總把舅舅的家認為是自己的家。別人問他姓甚麼。他總是答應姓孫，如若有人說他姓韋，他便不依從，說那是他爸爸的姓。稚瑩生下在搖籃裏的時候，韋朗已經是能跑能鬧的小孩了。他時常在稚瑩吃奶的時候，也要分吃一口。稚瑩睡了，他也許在搖籃旁搖幾下，也許將小手去揭稚瑩的眼皮。因此他挨了不少的罵。有時大人恐怕罵哭了他，往往哄着他說，「妹妹將來是給你作媳婦兒的。你不要鬧，要好好的讓她長大了，她纔作飯給你吃呢。」到了稚瑩也會走路的時候，他常常牽着她玩。有一次他們兩個人一齊由女僕帶着在大門口玩。旁邊過路的女人說他們像貌有些相同是哥哥和妹妹。韋朗學的語音還未十分正確便搶着說道，「不戲（是）的，我們戲（是）小懶（兩）口兒。」這個小韋朗的一句嫩弱的老練話逗得所有的人大都大

笑起來。這是他們稚年的經過。

韋朗在上海一個中學裏畢業之後，他的父親因爲自己很有錢，便將他直接送到外國的大學裏讀書去了。他一直在外國大學裏讀完了學分，纔回到中國來。作現在的中國父母真是一件不容易的差事。爲是國內的教育多數不良所以索性將兒女送到外國去。誰知兒女到了外國不管學得好歹，先將中國的文字忘了。韋朗出國的年歲不幸又太早了些。他回來的時候，寫一封八行給人家都要帶上八九個別字。他自己却是個聰明的青年便好好的讀起中國書來。不過他終究是個「哥兒」，對於普通物質上的享樂倒是未能免俗。譬方買幾張馬票呀，跳舞場電影院和戲館裏玩玩呀，那都是常事。

在這些事情之中，他雖然歡喜，但都不算是最重要的事。他的最重要的事是他回國以來發現了他的表妹已經絕不是以前那個無知的小毛鴉頭了。她已經長成

爲一位明艷的嬌小姐，正如同一朵迎風映日含葩待吐的玫瑰花兒。他在這朵玫瑰花兒還沒有綻苞的時候便曾經在根旁作過陪伴的春泥了的。他認爲這朵花他不應該不護惜，尤其不應該讓除他以外的第二個人摘了去。他要把他的萬斛情波一滴一滴的都注在她的身上，好長成他們之間的歡苗愛葉。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此的簡單。稚瑩自己是個好運動的爽快女子。她也有她的見解，不見得立刻使愛上了韋朗。韋朗却也有他的聰明，總是拿兒時的故事在稚瑩面前說了又說，打動她的感情。這位二小姐居然也着了迷了。

不料孫老先生却又橫梗在裏面硬要作個不知趣的阿家翁。孫老先生平日最反對兩件事，第一是血族爲婚，第二是他所罵爲「魚兒釣臭貓兒釣瘦」的婚前戀愛。他對於韋朗的聰明倒也很是誇獎，不過却不願外甥子兼差作他的女婿。他認爲自己胞妹的兒子和自己親生的女兒結婚那是極不應該的。他尤其怕韋朗和稚瑩會要

發生魚兒貓兒的事情。所以他總是想防止這個危險。以此之故他老先生常常旁敲側擊的諷誡女兒少和韋朗見面，韋朗也知道老舅父的忌諱，時常躲着他老人家。其實，暗地裏追得更緊。老舅父的禁令不但不能弭患，似乎反是他們之間的一重促進力了。

稚瑩從外面打球回來，看見韋朗的字條也不言語，便跑到父親的房裏來窺探動靜。她見老頭已回來了，正坐在書案前作詩呢。便站在一旁看着。孫先生問她從那裏來。她說約同學一齊打球去了。如此鬼扯一陣，孫先生還是在推敲他的詩句，稚瑩趁這機會叫通了韋朗的電話。

韋朗在電話裏告訴她：「舅舅替我找好了一家親事了。你看這事多討厭！」稚瑩吃吃的笑道：「好極了。我們快要吃你的喜酒了。」

韋朗道：「小二，你真是好妹妹！人家和你說正經，你倒取笑我。」

稚瑩還是笑道：「你又叫我小二！我就叫你笨五，笨五，笨五！你有甚麼話，你說啊。」

韋朗道：「我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這件事若是別人提起來，我早就給個硬釘子讓他碰回去了。無奈是阿舅說的，我只好敷衍着他。我想明兒約你談談。恰好寒波影社在公園開攝影展覽會。明兒是第一天。你在下午三點鐘去看看好麼？我就在那裏等你。」

稚瑩道：「爸爸也是喜歡看照片的人。他要去了呢？」

韋朗笑道：「我早打聽好了。明兒是他們社裏的會期。老頭兒還不上那兒去？」

稚瑩道：「那麼，你到我家來多好呢？」

韋朗道：「小姐，您屈尊一次罷。舅舅公館裏，誰都拿我當賊防。」



稚
瑩

公園中來了許多文明的人，點綴這寒波影社的展覽會。肅爽的冷氣撲在臉上使人覺得格外的清快。韋朗興致勃勃的跳下車到園子裏來，他遠過了靠東邊的迴廊，向展覽會走去。他一路很注意的看着來去的女人想識別出稚瑩的影子，但是沒有。於是他便一直走進來。他在門口簽名簿上簽了名，並且還翻看了前面的頁子，想找着稚瑩的名字，却也沒有找着。韋朗心下猜着也許稚瑩還沒有來呢。他又跑到裏面去巡視了一周，走了出來想沿着迴廊繞到大門去迎她。正走到離迴廊不甚遠的地方，忽的聽到背後有一陣笑聲。回過頭來一看靠南面的柏樹後面正轉一個人來。那可不是稚瑩麼。稚瑩的後面又轉出一個人來，韋朗認得是稚瑩的好友韓蘊玉，臉上也是笑。韋朗立時露出一層突來的笑容和她們招呼。

稚瑩帶着一種欺凌的聲音向他道：「五哥，你眼睛真不管事，這麼兩個大人就在你左右，連個影兒都會沒有看見。」說着又學出章朗剛纔尋覓的樣子道，「就會這麼跌轉。留神警察要注意你了。」

章朗笑道：「你藏起來了，誰會知道。我要曉得你們在樹後面，我就索興繞到樹那一面去，好嚇你們一跳。」

章朗又轉向韓蘊玉道：「密司瑪格銳特，你怎麼也和我開玩笑？」

韓蘊玉是個老實人，笑着說道：「綠綺思不讓我叫你。」

稚瑩這時小臉兒藏在高捲起的皮領裏浮着嬌女的態態只管向前走去。

章朗道：「我們還看不看照片呢？」

韓蘊玉道：「綠綺思同我來得很早，都已經看過了。她說想走個圈兒。」

稚瑩對章朗道：「五哥你還沒有看見，我們再去看罷。」

韋朗道：「我不急了要看。本來在家坐着太悶熱，正想換一些冷空氣呢。」

他們三人便一路向南門向裏走去，又轉向西門出來，順着道更往北行。斜陽從柏樹林子外面穿了過來。三個人的影子，悠悠的隨着脚步移動。韋朗此時千言萬語，橫據在胸頭不知從何說起。自己明知道韓蘊玉是稚瑩的密友。他和稚瑩的交誼，她無不曉得。就是當着韓蘊玉盡情和稚瑩談也無妨礙，但如何措辭纔好呢？想了一想轉而向韓蘊玉道，「密司瑪格銳特，我告訴你一件不快樂的事。我舅舅已經替我說了一門親事。大約一兩天就要和我母親同我接談了。我不知道怎的辦纔好，我問綠綺思一個主意，她也沒有甚麼辦法。你們兩位今天替我想想，我們商量商量。」

韓蘊玉聽了只是微笑着不說話，却儘自時時拿眼睛看看稚瑩。這時他們已經走到園子的最後面了。城上角樓，孤另另的守着城堞子向老天發呆。天上霞彩已

經露出將晚時要告別的倦意。不知趣的烏鴉繞着角樓四邊團團飛。城下枯柳正在和冷風鬧頑皮，任是風兒吹着，還是文縹緲的擺那副騷雅的架子。這一切反映到對面園子裏韋朗的眼中來都覺得無賴。他們三人靠着闌干。韋朗的話是說完了。稚瑩是不願意發表甚麼意見。韓蘊玉是不能隨便的說甚麼。韋朗又噤咕了一陣。

韓蘊玉道：「綠綺思，你怎麼一句話也不說？」

稚瑩笑道：「你叫我說甚麼呢？我好意思向我爸爸說，五哥不願意要別人麼？」

這「別人」兩個字吹到韋朗的耳內實在是受聽得很。韋朗心裏得意臉上禁不住微笑起來。稚瑩見他笑了，纔猛然覺得剛才一句話有些兒滑快了。她帶羞帶恨的，搥着韋朗的手臂道：「你笑甚麼！」

韋朗道：「我想起舅舅待我那麼好，原來就是爲的要替我作媒。」

韓蘊玉也似笑似惱的埋怨道：「綠綺思，我真恨你父親。人家的閑事，他爲甚麼偏要管。」

這一班不識世事的小姐到了有一些些爲難的時候就沒有主意，只能說這種無力的幼稚話。

韋朗看見他們兩個人站在風裏很冷，就邀去綠綺軒坐一歇。他們從後面的道上轉到綠綺軒的大廳裏來。韋朗爲他們要了一些點心。在吃點心的時候稚瑩一味的憨笑着，但却有時拿眼睛觀察韋朗的面容。韋朗拿着叉子將吃賸了一半的椰子糕，戳來戳去戳得粉碎的，一面沈吟着對稚瑩道：「我想了一個辦法，舅舅提出一個人來總不能完全不和我商量。只要他問到我，我就說出他所作不到的難題來。他自然知難而退。我也不至於得罪了他。……」說着又偏向韓蘊玉道：「密司瑪格銳特，你說好不好？」

韓蘊玉道，「這倒很好。」

韋朗嘴裏雖對韓蘊玉說，眼睛却看着稚瑩。稚瑩只將手端着紅茶的杯子，向他露出頑皮的眼神，問道：「你出甚麼難題？」

韋朗道：「正是呢。我問你知道不知道舅舅提的是那一家？」

稚瑩道，「聽說是許家。那許小姐的父親是爸爸的同年。所以爸爸願意替他女兒作媒」

韋朗喜道，「那我有主意了。」

韓蘊玉問是甚麼主意。韋朗笑着不言語。

他們談笑了一歇，韋朗和稚瑩送韓蘊玉回去。隨後韋朗又將稚瑩送到家內。孫先生還沒回來。所以韋朗一直和稚瑩到臥室裏來。

韋朗執着稚瑩的手道：「妹妹，你別只要面子，老裝着滿不在乎的神氣置身

事外。你自己也得在舅舅面前表示一點意志。舅舅疼你，當然比疼我強。他雖然反對親上加親，也許因為你表示了意見會轉環了。」

韋朗這時說話的聲音非常沈着，足以顯出他的誠懇。稚榮心裏感動，臉上不覺羞紅了起來。她也沒有甚麼適當的言詞可以答覆這個誠懇少年的請求，只凝着他的臉慢慢的低垂了目光下去。從這個涵泓的目光裏，默默的印證了她的心。韋朗知道她的情緒了，歡喜得幾乎要流淚。他輕輕的更靠近稚榮開了聞她額上的短髮，縱放鬆手自回家裏來。

他的舅舅正在那裏和他母親說話呢。韋朗上去叫了一聲舅舅。孫先生很歡喜的答應了他，又提要替他作媒。

孫先生說：「阿朗，我剛纔已經和你母親提到許家小姐和你對親。許小姐就

是我的鄉試同年許詒春先生的令愛。一向在家裏讀書，品貌非常之好。我常常到許家去都看見。你母親意思已經很願意了，但看你怎樣，我就好向人家去說。」

韋朗道：「舅舅這樣關心我的事，非常感激。不過我的年紀還小似乎可以遲遲再說罷。」

孫先生道：「阿朗，你是老舅的外甥，不必和舅舅客氣。若說年紀也不小了。少年人血氣未定，處處都要深慮，現在說親正是愛惜你的身體。將來你們爲國家不知要多少的事業，這許家門第人才都和我們很相當。你以爲怎樣呢？」

韋朗道：「這事總得由媽媽和舅舅商量。改天媽媽去和舅舅談，好不呢？」

孫先生知道韋朗很聰明不願直接和自己交涉，爲是彼此都圓活。當時他就很滿意的辭去回家了。韋太太和兒子談了許久。她的意思是可以由舅舅作成這件事。韋朗却表示仍然想求母親去要權盤。

韋太太道，「你這孩子還不曉得舅舅的心思麼？因爲你和表妹骨肉親戚太相近了。這是他們老先生的規矩，也難強勉他。據說許小姐比你表妹還好看些呢。」

韋朗道：「那麼也好，就請舅舅把許小姐的照片拿來罷。」

韋朗這句話正是他在綠筠軒裏所定的難題。韋太太拗他不過只得在第二天和孫先生說了。

孫先生果然對她說道：「這件事恐怕不好辦。人家原是舊家，怎的隨便就可將小姐的照片拿給我。若是你到他家應酬兩次，倒是一定能見着小姐，那就知道好歹了。阿朗又何必一定要照片呢？」

韋太太將這話告訴了兒子。韋朗高興得了不得。心想這事快要僵死了。他始終堅持這一點。孫先生沒得法子，只好說他去試試看，但要把韋朗的照片先拿去

。韋朗一得這個消息，趕快將家中所有的自己照片悉行收了起來。他更巧妙的聲述理由，不同意先拿相片。

他說：「他的意思原不必這樣早就提親事。既是舅舅提起，當然也不能毫未得着那一方面的允意就突然來說的道理。若是如此，則是那一方面先有意思了。當然先從那一方面拿照片來。」

孫先生聽了這一層話，真也棘手了好幾天。韋朗知道舅舅的把戲眼玩不成了，喜歡得直在家裏說風冷話。他滿意舅父這回在他手上砸了鍋，一了百了，以後便不會再有麻煩了。不意老舅居然大顯神通，最後竟辦了來。韋太太喜孜孜的將許小姐的照片拿到家裏，翻來覆去看個不休。她覺得這影中的女子，清秀苗條比稚瑩似乎都好得多。韋太太心裏高興了，趕快拿了給兒子看。韋朗却想不到老舅父辦事會得如此的移船就岸，心裏一楞，甚麼說的也沒有，默默的拿過照片來

便放到衣袋裏去了。

章太太道：「這許小姐的像貌你得仔細看看。難得舅舅這樣盡心。人家的門第又是頂好的。」

章朗有心無肝的答應着便走進自己的屋裏來。他一下靠到圈椅上，燃了一枝烟慢慢的吸着，心裏儘自籌畫應付舅舅的方法。他想，舅舅將自己出的難題解答了。這個意義就是舅舅又有個難題輪給自己了。像這種隔了一代的老先生，最講究面子。尤其是舅舅是代表中國社會高貴儒雅的階級，更講面子得利害。現在他如此的降心相從，怎的好支開？他的腦裏登時也很亂的供獻了許多方策，甚麼不想娶呀，甚麼沒有錢供給呀，甚麼恐怕習慣不相同呀，這一切推宕的理由旋起旋滅，他知道都不足以使舅舅折服。他忽然想在照片裏挑剔出一些毛病來作爲口實。於是他纔起來去尋大衣在口袋裏摸出那照片來。這一張照片是很精緻的。他看

見紙上有一個穿紗袍的女郎。她側面背坐在一張緞墊的小凳上，一隻左手扶住向外的凳沿，却回過頭來似乎微微的笑。要在平時這張照片也許能博得章朗一個「好」字。不過在這當兒章朗覺得這女孩子不應該作出這副樣子來照像。他看她比稚瑩瘦些。於是他就惡意的猜想她是有肺病。他心裏一喜便想用這個理由去辭却這件事。但他也立刻覺得如若真說出來不免太笑話了。他最後想只有延攔着一時不答覆，却使老舅等得不耐煩，必要來催問。當後再要求僅僅有照片還不足信，必須要當面見見纔好定局。若是老舅辦不到，然再好沒有。若真也見面了，只索和許小姐當面將事兒弄得冷僵了罷。這不免叫許家女孩吃些冤枉。不過事不能兩全說不得犧牲她一點。章朗想到這兒略略有些安靜，晚間便自睡了。第二天章朗起來又仔細想了一想覺得仍是有許多地方不妥當。他以為這種種方法都是頭痛醫頭痛醫腳的方法。原因只是敷衍舅舅。但其結果，一定還是會得罪了舅舅的

，與其如此倒不如索性直接行動了。他想到這裏覺得必須先去試探稚瑩的意思，看她有沒和自己取一致步驟的勇氣。

韋朗這一天如同熱水裏的螃蟹，直焦燥到晚上，纔探出舅舅出門去了。他便溜到孫家來。稚瑩正在燈下作一些翻譯。

韋朗笑道：「妹妹用功呢。我不應該來。」

稚瑩也含嗔笑道：「五哥怎麼學得這樣酸氣？你不應該來，你請回呀。」

韋朗笑着坐下，稚瑩已將書本合了起來道：「你來得剛是時候。我的翻譯已經作完了。因為無事，正預備把昨天的那張畫補起來。現在咱們談談更好。」

韋朗看見稚瑩穿了一件黑地上有紅白黃三種顏色點子花的布長袍，映在綠色的紗燈下很是靜穆有致，便笑道，「今兒晚上月色好，又沒有風，你若是在院子

裏玩一會兒，讓月光照在袍子上比燈光照着還要好看些。」

稚瑩回頭看着窗櫺上果然亮亮清清的便道，「咱們就到院子裏去。」

韋朗道，「你留神凍着。」

稚瑩撇着小嘴道：「又是你說的，又不讓人去！」

韋朗道，「好，你加上那件絨繩短衫罷。」

稚瑩還說不冷。韋朗走去拿絨衫，一面答應道，「我早知道你是體育家了！」說着已將衫子替她套上。兩人走到院裏來，月亮正冷悄悄的不動。四面一些兒雲影沒耳，天上只露出深青色來，越顯得高。稚瑩隨意站在那棵海棠旁邊攀着枝兒玩。海棠枝的影兒却在她的袍子上。

韋朗道，「阿瑩，你記不記得小時候和我爬樹？」

稚瑩笑道，「又來了！你只比我大幾歲？老是在我面前說我小時候。我早聽

我奶媽說了，你小時候纔討厭呢！」

章朗道：「你不要急。這一回是我的醜史。我想起你有一次叫我和你一齊爬樹。我說你小，我自告奮勇的要爬。不想樹上有一個綠毛蟲……」

稚瑩笑道，「哦，我想起來了。那蟲一下掉在你手上，把你螫了。」

章朗道：「可不是麼。正好螫了我的手背，螫得立刻腫了。我就大哭起來，你可溜了。」說得稚瑩吃吃直笑。

章朗此時握一握她的手，趕快道，「回屋裏罷，看你手冰涼的了。」

稚瑩道，「你也涼了。」他們轉到屋裏來。奶娘煮好了一點龍眼，用了兩個茶盞端進來，讓兩人吃。章朗心中要想說話，又不知如何措辭。坐在桌旁，手上拿着小勺子，盛了一個龍眼向嘴裏送，眼睛却看着玲瓏架上的水仙花。時而自主的拿眼掠一下稚瑩。

稚瑩覺出來了，便問道，「你又想甚麼事呢？」

韋朗隨意的說，「沒有甚麼事。」不覺又微微的噓了一口氣。

稚瑩心裏早就明白他又是愁的那一回事。她也就不便再說甚麼。

韋朗靜默了一歇，看着稚瑩輕輕嘆道，「妹妹，現在我若是叫蟲螫子，我哭起來你也溜了麼？雖然你是我的最親的表妹……」

稚瑩知道他所看的有寓意，但不知他的意思寓在那裏，微笑着道，「你不要繞着灣子說話。你不知道我是不會猜謎的麼？」

韋朗道，「你想想，舅舅快要嚴厲的執行他的政策了。我爲要顧全許多，所以只好一再的敷衍下去。但到最後恐怕還會得罪他老人家。……到了那時，……我預備和你……」

韋朗說到這裏有些說不下去。但他的意思已經是很明顯的了，更也不必說將

下去。稚瑩聽了半晌不語，却身子向側坐了過去些。韋朗靜靜的等待了許久，方想再問她，却見她已經掉下眼淚來了。這時韋朗不覺慌了手脚，要想替她擦去淚痕。

稚瑩用手將他輕輕推開說道：「五哥，我自然不會溜開，請你相信；但是我也不忍離開爸爸，他那麼老的年紀了，」

稚瑩說着，淚珠兒還是向下滾來。韋朗最怕的就是她哭。偏生這些女孩兒家那怕遇到個極不相干的事也要哭。鬧得韋朗老大的後悔，不該逼住了她。他勸也一時無辭可勸，只痴痴的看着淚珠子滾在她臉上，照着燈光微有一些閃亮。忽然心下靈機一動，他便將右手抬起，伸出食指在她臉上接了一顆正墜下的淚珠來，故意的作着鬼臉將舌頭伸一伸，又將指頭送到稚瑩唇邊道，「你嘗呀，是甜呢

！」

稚瑩被他哄得忍不住笑將起來，急咬住下嘴唇將韋朗一推道，「去你的罷！」

韋朗見她笑了纔放下心來，說道，「好了，好了，我們不談這個了。」說着又找些不相干的話將她安慰了，時候也不早，就自轉回家來。

他叫車子跟在後面走，却一人在路上慢慢的踏着月色，兀自沈吟着。他想這一次和稚瑩談的還是沒有結果，再談也是如此，不必談了罷。稚瑩不免孩子氣，但她却有她難受的地方。他是舅舅的嬌女，自小兒就在愛撫裏長大的。叫她如何能脫離她父親？自己是很愛她的人却使她今晚受委曲。他心下越想越煩，懶得走了，坐上車子到家胡亂睡下。

孫先生等不着韋朗和韋太太的確訊，又跑到韋家來。韋朗老實不客氣的要求舅舅要和許小兒見面。

孫先生蹙着眉頭道：「怎麼你們年輕的人有許多花樣？照片已經看了，不是一樣的麼？又不是她啞巴，說話當然和別人一樣。」

韋朗看見孫先生有些發急了，便笑道：「舅舅千萬莫誤會我，我不知好歹。我要隨便娶親，在外國也都娶了。總請舅舅替我設法。若許公館不答應，就作罷了也好啊。」

孫先生道：「你不能適可而止了嗎？」

韋朗看見孫先生偏着個頸子，那樣子又有些好笑。但他却依然裝着很正經的樣子答道：「最好能常常見面。」

孫先生想了半天，時而迷着眼彷彿養神，後來歎口氣對韋朗道：「也好，這是你的終身幸福所關，我也不能勉強。若果勉強作成，將來你們感情不洽，我心裏反而覺得愧對你們了。」孫先生說着又忽然反詰過，「我也真不明白，見了幾

面就會好了些麼？」但他終於慨然的說，「不管怎的，我去說說罷。」

歇了兩天，韋朗只在盼望孫先生碰一鼻子灰回來，但心裏依舊八分的發急。果然，孫先生的電話來了。不找韋太太，單找韋朗去。韋朗懷了鬼胎，不知這一場直接交涉究竟是誰失敗。他到了孫生的屋裏，先就看老頭兒的臉色，彷彿很嚴正，韋朗心下一喜，大概事兒僵了。孫先生看見韋朗進來略微笑着叫他坐下，慢慢的拿起火柴來燒那已滅的半隻雪茄。韋朗急於要引起他說話便很恭敬的問道，「舅舅都好！」

孫先生笑着點頭道，「我好，你娘也好。」

韋朗強笑着謝謝，便靜待老舅說將下去，偏他儘自說些淡話。後來他纔轉到題上說道，「我已經到許家去了，詒春也是和我一樣的人，都是你們新人物所不甚贊成的，我微微的和他提起要常時見面的話，他很覺着爲難……」

韋朗高興得忙了插口道，「那麼就擱下再說罷，」

孫先生沒有理他這一句話，依舊接着說道，「我就和他說現在情形比不得從前，勸他要隨俗些，況且這都是小孩們將來自己的幸福，也就讓他們先互相知道一些，後來我和他商量，本來我可以請客，只因沒有女太太作主人，索性就由他們請了。帖子大概現在已經送到。後天午飯在他家裏。請了你娘和你也請了我和瑩兒作陪。你是個英俊的少年，到那一天定然出色，我特此先通知你一聲，……」

孫先生說着，彷彿從前在場屋裏作完了一篇好八股似的。臉上滿浮着得意的笑容向韋朗道，「你要好好的謝阿鼠替你作了這個鴻媒。」

韋朗情知躲也躲不脫推也推不開，看着鼠父慈祥的笑容心裏說不來的煩懣，只得勉強的笑着，便辭別孫先生。臨出院子的時候，他回望了稚瑩那一邊的房屋低咽了一口氣。

請客的日子好像債主逼到韋朗的面前。他很盼望雅瑩這一天早早的去，可以使席面上添些活氣。但也不知她是真呢，還是假的，她偏偏在頭一天告訴孫先生說她的學校裏正在請客的這一天和別個學校賽排球。她是選手之一。她不去許家吃飯了。韋朗聽到這個消息，只索悶悶的陪着母親一同去。母親叫他換換衣服，他也半陰半陽的不理會。

到得許家，孫先生早在那裏了。許先生和許太太還有別的幾位太太和小姐都走出大廳外面來迎着。韋朗扶着母親眼裏看見幾個花枝招展的人兒，夾在中間。首先是許太太接着韋太太問好。孫先生也就叫韋朗見過許先生。韋朗看許先生是個五十五六的老頭兒，蓄着一部很好看的鬍子。韋太太又叫韋朗見過許太太。許

太太的後面是許家的姑太太姓李。姑太太的後面是姑太太的小姐。和這位小姐挨肩站着的便是許小姐。韋朗一一的見過。

那許小姐年紀正和稚瑩相彷彿。這一天穿了一件妃色的袍兒，和那位穿綠袍的李小姐手攔手兒總是微微的笑。韋朗覺得這許小姐玉立亭亭嬌柔可掬，比起稚瑩來另是一種凝靜的風姿。

席上，許先生問韋朗研究些甚麼學問。韋朗隨意的答應，說是念了些教育的書。韋太太和李太太談得很是投緣。韋朗偶爾轉側一些，就可瞥眼看見李小姐正在拿着探照燈一樣的眼神偷偷的偵察自己，看見韋朗的眼光一揚，瞥的就閃開了。他也有時也瞥眼一看許小姐，她却總是有意無意的在笑着。這個時候，他心裏有些淒涼。他淒涼的不是爲了舅父的一片慈心和愚民政策，也不是爲了這一席傀儡戲似的酒筵。他淒涼的是，爲了這許小姐溫柔的笑容裏似乎正在作華妙的夢。他

知道女孩兒家自有一種迷離歡喜的幻境。在這境界裏只有溫柔，只有活潑，只有悠揚的聲音，只似醉非醉的月明花覆的影子，所以她們的臉上身上老是包圍了一層層的快活氣，許小姐當然也是這樣的。她却不知道她已經在夢裏打轉兒，轉到快冷的一層來了，而這個主宰冷的幽靈就是自己。他心裏不忍這樣冷却掉一個無邪的女孩，這便是他感到淒涼的原因。

席罷，韋朗陪了母親回來。韋太太非常高興，告訴他說舅舅已經聽到許太太對於他的好評，她說，「韋朗有三樣好處，第一，衣服樸實，不像普通人家的少爺頭髮梳得滑亮滑亮的；第二言語清爽，顯出一種昂藏的氣度來；第三，不吃烟不吃酒。」他只得忍着笑聽了。

他趕快別下母親打聽出稚瑩果然賽球去了。地點是在第十八女學的操場。他

聽說比賽還沒有散場，便一逕趕到，遠遠的便聽得歡笑和鼓掌的聲音。他三步併作兩步的到了操場，比賽却已剛剛散了。芳華的女生聚了一大羣正在「芳華芳華」的喊着。章朗走到人叢裏找稚瑩，却碰見韓蘊玉。韓蘊玉告訴他稚瑩在後面呢。章朗隨着韓蘊玉指點的方面看去，稚瑩和四個同學正彼此用手互相搭在肩上了走了過來。章朗看着這幾個女孩。稚瑩排在由左邊數的第二個。她們都穿着學校的運動衣，一色的淺碧毛線衫子，翻下的領口上和衫子的下周都點綴了兩橫行黃色小四方塊的圖案。胸前左襟却現出桃紅色的一個圓圈，圈兒裏面現出桃紅色的篆體「芳華」兩字。她們下身只是一個極短而肥的運動褲，露出中間一排豐健的腿。腳上都登着帆布鑲皮的運動鞋。一路笑嘻嘻的說着。

章朗早就招着手兒笑喚道，「嚇……羅！」

那幾個女學生看見章朗在招呼稚瑩，不約而同的都將肩上的手臂抽開笑着—

旁走散了。

稚瑩走過來問道「你怎麼也來了？」

韋朗看見她臉上紅暈如同朝霞似的一層層擁在皮下，胸前還有些微微的喘，笑口裏的牙齒一字兒的排開不覺意中也飄飄的。

他道「女英雄戰勝了！」

稚瑩這時已經搭着韓蘿玉的手回道：「她們雖然輸了，只差一個，我們今天僥倖罷了。」說着指着操場那一邊將要走遠了的三個女學生道，「你看中間那個頭髮最短的，她頂會發球，鬼透了！我們這邊三次都沒有接好，都是壞在她手裏！」

韋朗那裏有工夫理會別人頭髮的長短和發球的巧拙，只問稚瑩是不是就回去。

稚瑩道，「你等一歇，我去換了衣服來。」

她換了袍子，披了外套，腳上加了一雙圍腳脛的短襪穿了膠皮底的軟絨鞋。韓蘊玉也出來了。三個人一齊要走。

稚瑩忽然道，「五哥，你今天的飯吃得怎樣？我們在這兒坐着談一會兒罷。本來想陪你走一程但我想休息一下。」

韋朗道，「飯吃得怎麼樣。」於是又將許太太說的那誇獎他的三件告訴了她。稚瑩聽了只是笑，說道，「第一件就不大對，你不是不愛修飾的人。第二件不錯。第三件有對有不對。你不也偶爾吸一支烟麼？」

韋朗露裏很窘的笑容道，「誰說不是呢。人只要一犯魔障走到那兒全是魔障。我今天因爲心裏不痛快。我的衣服特意不換，頭髮特意不梳。姆媽叫我換，我只不管。我知道我們一個同學就是因爲相親的時候忘了刮臉，又穿了破舊的衣服纔落選的。不料我倒因爲這個討了好。你說不氣人麼？」

說得韓蘊玉只是笑。

稚瑩又問「許小姐對你的情形怎樣呢？」

韋朗道，「我看她很可憐。她心裏還只顧高興，臉上全是得意和害羞的神氣。我覺得這樣女孩世故太淺了。」

稚瑩道，「她應該是很美。」

韋朗道，「她美倒是很美。……不過……」

韋朗說着臉上不覺紅紅的有些說不下去。他不自覺的彷彿對於稚瑩的坦白態度中夾雜了一星星似乎不是坦白的分子。他此時天理良心裏一絲一毫地方都是稚瑩的神力所征服的殖民地，但似乎地底下有一個如輕烟如淡墨的一痕薄影。那便是今天他所感到的悽涼，也就是他覺得從他手裏冷卻一個女孩兒家的好夢的不忍之心。他自己驚覺是不是許小姐的姿容，已經暗下裏襲擊他了。但稚瑩却絲毫

不會覺出來。她聽說許小姐很美，她也高興。她也想也看看許去。

她回到家裏，便去洗浴。球場上的微汗使得她覺出是一層負擔；從浴盆裏擦乾了身子，換了小衣，她頓時鬆快得精神煥發起來。她依着她的老習慣坐到椅上伸了脚看畫報來蘇息她的乏勁兒。在這許多天裏因為韋朗一個勁兒的和她歪纏，她也無心將畫報細看。現代畫報已經積存了許多，她一頁頁的翻了去看，只覺得目不暇給。忽然她看到一期上面印了一橫行寫的花體字，寫着「李敏士作品欣賞專業」她心裏微微驚訝，這個李敏士向來「不見經傳」的到底是個甚麼人呢。她且先自看看這上面所印的李敏士的作品究竟怎樣，只見那報上刊載了許多李敏士畫的油畫。這些油畫已經都在現代畫報館裏展覽過的。雅瑩看那些畫兒筆觸雄強意境奇特，心裏很覺歡喜，並且她想着怎麼這樣一個人，自己會不會曉得。於是再

翻看那前頭介紹李敏士的半面紙。那上面有一張這位畫家的小像，年紀不甚大，狀貌也很秀偉，只是衣服難看，名士的氣味很足的。旁邊便有關於他的敘述，對他的家世叙爲很簡略，習畫的教育過程也不詳細，只是就他的藝術加以很有力的言語去贊美。並說他的畫存了許多在報館，都是預備出賣的，極願社會上真的鑑賞家去買。看了這些辭句，稚瑩已經想到這李敏士一定是個新進的無名小畫家，報館一定和他熟習，纔替他鼓吹的。稚瑩仔細的看了兩過，越相信她自己的猜度不錯。

她本是個活潑的愛好文藝的人，這件事不覺中便勾起了她的好奇心。她覺得在畫報裏還看不出顏色的配合來，她使想到現代畫報館去看真蹟。畫報的總編輯貝鐵雲先生，她也是認識的。因爲孫先生既是個場面上的官僚，也是書畫的鑑賞家，貝鐵雲爲搜求材料時常來應酬他。稚瑩這樣的盤算了，第二天下了課便邀

韓蘊玉一道到報館裏來。她們先到李敏士作品的陳列室裏。這是一間樓下的房間，正在會客廳的旁邊。李敏士的畫兒大大小小的掛在牆上。有幾張大的油畫配了框子，其餘的多半都是禿布方兒，並且有許多只是畫在木版子上的。

她們瀏覽了一週，稚瑩覺得其中有兩幅的思想和題材非常之好。一幅是第十三號的「倦旅」，畫了一個殘雪荒郊薄暮時候有個老年農夫模樣的人，背了包袱正用一隻腳踏著蹬子向驢背上騎。看那神氣是已經走了很長的路程在野地的樹旁休息了一歇，還要趁着沒有全滅的陽光，趕那未走完的路。這幅畫既用了灰白色的雪，黃灰色的沙土，褐灰色的驢，藍灰色的衣服，風塵罩滿的老人臉孔，湊成了陰鬱的境地，同時又在樹外地平線邊加上落照的橘紅色的光采反映出全幅的生氣。這種不同的顏色中，高低的調子截然各異；作者要在這裏求和諧，實在是聰明人的大膽嘗試。在畫境上說來，惟其有了這陽光的襯托，更顯出情味的凄其。

另外一幅畫的是中國南部風景。江南山川本來是秀麗，是這幅畫裏却看見是些黯淡的山色。山下農家的茅舍，田塍，和農夫的工作方法，使用的手推小車兒完完全全保存着落伍的農業時代的景物。但田外的大土道上停了一輛最新式的「納喜」牌汽車。車前正有一個極漂亮的少年扶着一個時髦的小如下車。他們是到鄉間來游春的。所以這幅畫便題了「春景」兩個字。在這幅畫裏顯示着我們的社會可笑可悲的矛盾，而作者諷刺假文明和憐憫倒楣的農村的情緒，也在隱約中露出來。稚瑩尤其愛看那一張「倦旅」。

她笑着向韓蘊玉道，「瑪格銳特，這位畫家很聰明，要是他畫一個人坐在樹下休息，那倦怠的情緒還不夠程度。只有畫出休息了一忽兒，又不得不重新趕路，那纔是無可奈何的倦哪。」

韓蘊玉對這個沒有覺出多大趣味，只隨和着稚瑩說了幾聲好。她們看完了，

稚瑩便要去找貝鐵雲。問問李敏士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

走出門來正碰見貝鐵雲上樓去，一眼看見稚瑩便笑問「孫小姐幾時來的？」稚瑩道，「我和這位同學韓小姐一齊來參觀李敏士先生的畫兒，來了有些時候了，」

貝鐵雲道「請樓上坐坐，」

稚瑩和韓蘿玉便一齊上樓來到總編輯室裏。貝鐵雲陪她們坐了，隨意的應酬道，「二位小姐很留意新出的藝術品，……孫小姐本是畫家又更不同了。」

稚瑩道，「貝先生總是這樣客氣，叫我怪不好意思的。我倒承認我是個運動迷。像貝先生才是提出藝術的健將呢。要不然，那裏會常有好畫陳列在這裏？」

貝鐵雲又客氣了一下。

稚瑩問道「這位李先生是新來的畫家罷？」

貝鐵雲道，「是的，來了不到一個月。」

稚瑩道，「畫兒畫得還不錯。我雖然只學中國的舊畫，但是我對西洋畫也很注意的。這位李先生是甚麼樣的人呢？……」稚瑩說着笑道，「……我這麼一直的問您，不太唐突罷？」

貝鐵雲端起茶杯來向她和韓蘊玉用眼照會了一下，然後對她笑道，「那裏的話！小姐請吃茶，我告訴你這位李先生的事情。李先生是南省的人。他家裏本來很可以過得去的。他小時受的教育也是很好的，但是他的家庭却不幸是個最黑暗的大家庭。他的父親是個最迷信最頑固而且又最刁滑的人。他處在這種險惡的家庭裏，用盡了他的聰明，纔可以勉強的過生活，但終究得不着妥協。他又歡喜畫畫兒，性情又率直，自然不能長期的和這些鬼臉周旋。他就和家庭脫離了……」

貝鐵雲說着禁不住慨嘆似的談道，「唉，小姐，你們真是生來的好幸運，有

這樣和美富足的家庭，但是像李先生那樣的可就難了。既然脫離了家庭，就沒有丁衣食的接濟。要想再去求學，那更談不到。現在這些學校，功課的好歹姑且不說，單憑一筆花費，可有那個窮人的兒子斗膽敢向學校的大門看一眼？只有有錢的少爺小姐纔配進去的啊。但是李先生還是有志氣，他一面瞎混着替商店裏畫一些廣告弄點錢吃飯，一面還將贖下的錢去買顏色學畫。說起學畫，嚇，又是一件和窮人開玩笑的事。你是知道的，油畫的布框子，油，顏色，該是多貴！畫起油畫來，還是沒法子省着用。你沒看見樓下許多畫兒用的是版片兒麼？這就爲的是省一些布框子啊。……李先生本來和我也不認識。我到上海去的時候，無意中碰見了他。我告訴他說假使他幾時能到此地來，我願意幫他的忙。他現在果然飄泊到這裏來了，我所以騰出樓下的房子來爲他開展覽會，又在報上替他出專刊，爲的是使他的聲名起來一些，他的畫兒賣出一些。所幸這一向他的畫兒倒也賣出不

少，但是他的生活當然不能夠就此便可以維持下去的。我這一方面 只能替他吹，却不能將他真實的貧窮告訴社會，……」

貝鐵雲看見韓蘊玉和稚瑩都漸漸興奮起來了，他自己也禁不住有些燥熱，拂了拂袖子，說道，「社會是最混賬的。社會上似乎有一些公是公非，但也只是盲目的發出來的。不知道要候多少時候，纔有一個最幸運的人，碰到社會的喜神方上去，檢一些便宜。此外，大家所遇見的全是冷酷虛偽。惟其這個時候，我們替李先生吹起來，所以大家還買一些他的畫兒。社會並不是因為李先生的畫，畫得真好而來買，乃是因為聽說他是個新進有名的畫家而買他的畫。大家只見我們替他吹，說他的『畫風掃却一切舊的拘羈』，說他的『思想站在現代的最前線』，說他是『表現偉大民族性的畫家』，都把他看作個『神人』了，『天才』了。社會的意識中，『神人』和『天才』都是住在宮殿裏吃大菜的。現在若是忽然把他

的實況告訴社會，他住的不是宮殿却是小公寓，吃的不是大菜却是燒餅。而且連小公寓和燒餅都成問題，要社會扶助。那就糟了。社會是永遠不會從小公寓和燒餅裏頭認識天才的！社會也絕不肯浪費一文錢到吃燒餅的天才身上的。那只能被人認作大叫化子！所以……」

貝鐵雲自覺着他的言辭太說得遠了，禁不住笑了，接着說道，「所以李先生暫時生活雖不要緊，將來終久要危險。現在我們替他吹着，他還是有些神味兒，正合社會的胃口。所以還有些人肯掏荷包來供養他。日子一久，社會愛新鮮的癖性過去了，這一種類似乎獻媚的金錢也沒有人肯花了。那纔着急呢！況且李先生年紀還青，學力當然沒有造詣到很深的地方去。在這種情形下面，誰能鼓勵他，扶助他，使他成功不致埋沒了天才呢？」

貝鐵雲談了只是輕輕的噓了一口氣，

稚瑩回家來，對於李敏士的畫起了個很分明的迴想，尤其是對於貝鐵雲的一番話留了個極深刻的刺激。她獨自默念着，忽然動了許多奇幻的憧憬。大凡我們少年的時候對於世事，對於學問，都有極強的欲望極熱的心情。我們的思想都是一直向前的，沒得甚麼猶疑顧慮。等到年歲漸漸的大了，歷事漸漸的多了，鋒銳的氣象漸漸的被奸譎的社會弄鈍了，熱烈的心情被涼薄的世態弄冷了，那我們的心思也細密多了，我們爲自己謀的利益也愈發大了。我們總會挑着便宜道兒走，但是我們的天真也汨沒得淨盡了。稚瑩正是一個聰明活潑的青年女孩子。她正有奔流的血液在血管裏沸騰。她的理想正像瓊樓玉宇在瑞彩繽紛的陽光裏閃耀。她滿心覺得只要有志氣，就可以成功一個奇人。她不屑作一個庸俗的女子，却要以她的溫柔清白的心胸，運用忠厚的力量來美化這個世界。她不會見過世上還有恒河沙數的人沒有飯吃，還有恒河沙數的人不但沒飯吃，更須熬苦罪等死，還有恒

河沙數的人縱是求死也不能就死，所以把她李敏士的風塵流落一件小事看得異常的可悲她不拿世上許多縱禍殃民的殘賊正在金迷紙醉的自比，也不拿許多揜取貧弱的囚徒正在優游頤養的自比，她却走到牛角裏去，想自己不見得比人聰明，却有好機會過舒服的生活受如意的教育而引爲慚怍。以此，這位聰明一世的猷小姐竟起了無上的同情心。她要想幫助這飄泊的畫家李敏士成名！她也不想她憑個小姐怎樣會有力量擔負作育人才的重任。她更不會慮到世上還有因爲帮助别人而後來弄得自己落了苦惱的危險。心裏頭只是一團熱火燒得她要想這樣作。她因此更起了許多好奇的趣味。在書本子裏，她習見了許多愛士的慷慨故事——漂母的飯韓信，她是不屑於比的，因爲漂母並不是真認識韓信的人。她却很愛慕司馬遷的保李陵，郭子儀釋李白，杜甫的疏救房琯，尤其佩服韓愈在窮愁潦倒之中還不忘記獎薦才士。她的父親也常常爲她說過錢牧齋在歲暮風雪的時候送銀子給住會

館的窮讀書人，以致他死後有八百孤寒爲他痛哭；畢秋帆看得黃仲則的兩句哀詩，便慷慨的送他五十兩。他覺得這都是男性而且都是達官作的事，並沒有甚麼爲難。她要只仗她一個女孩子作出提拔孤寒的奇事來。她忽而想起李敏士的景况爲之淒感，忽而想起她自己的雄心又爲之欣快，直鬧得到睡覺的時候也不會安靜。

她想着韋朗是她惟一的情侶，也是最愛她最了解她的一個人，她一心要想拿這件得意的計劃和他商量；她想着他一定稱許她的特識，協助她去實現。她彷彿預先看見她的如意情郎不等她的話說完了，就會滿臉笑容，輕輕的用兩手掩着她的的腮，吻着她，對她說，「你真是個可敬可愛的小寶寶！」她這樣想着纔算得了安慰，便香息微微的睡着了。

次日醒來，天上一片片的飛着雪花兒。稚瑩念着這天是星期六，學校裏自己

的班上在九點鐘有一小時的課。那正是史密斯夫人教的。這位美國老婆子笑嘻嘻的却是很討厭。心想只有這一小時告了假罷，又覺得雪地裏好玩便趕快起來到學校去了。這時路上已經滿鋪了白雪，車輪子碾在雪裏成了許多槽。樹枝兒上挂着雪刺，彷彿開放了瓊花，稚瑩心裏歡喜，一到學校便跑去通電話給韋朗，叫他十點鐘，要一部汽車到學校裏來接她。到時候韋朗果然來了。

稚瑩下了課堂，披着大衣，夾着書，迎了韋朗笑道，「今天的雪真下得好，又沒有風，又不冷，我想邀你去玩玩呢。」

韋朗帶着頑皮的腔調道，「噫，小姐要到那兒去？」

稚瑩道，「你說那兒去好呢？」

韋朗道，「東莊，劉園，虹橋，」

稚瑩道，「這些地方路近，常去也熟了，我想走遠些，到李家花園去罷。」

韋朗道，「很好，——

於是他們兩個人一齊駕車出城門來。那雪花兒似乎也是多情，漸漸的稀了起來。兩人進得園子已是欲霽的光景。韋朗扶稚瑩走着，只有極輕的小雪片兒偶爾落在稚瑩的外套上。他們嫌園東太零碎凋殘了，便緩緩的走向園西的這一邊來。那幽長的步道上已經被雪蓋滿了。道旁齊剪的小柏樹頂上也好像舖了一層白氈子。他們漸漸越走越進裏邊。韋朗回過頭來一看，道上並無別人走過，此時雪裏只有她們兩人的履迹，從遠處歷落的顯出平行的虛線。那履迹一邊顯得大，一邊顯得小，一望而知是兩個情侶並肩緩步的遺痕。

韋朗看了心中不覺起了詩意，對稚瑩耳旁輕輕說道，「小二，你回頭看看我們的腳印兒。」

稚瑩果然回頭看着，不覺笑道。「這腳兒一看就知道是穿皮鞋的。喂，你記

「得你從前穿家裏作的大棉鞋的時候麼？」

韋朗道，「你又該記得甚麼了，」

稚瑩吃吃笑道，「記得甚麼呀，記得你那一年，穿了一雙新黑絨的棉鞋，踏在雪上只顧摔雪球兒，却把鞋都鬧得濕透了。」

韋朗聽了這幾句話知道她又是在想編排他，便故意的逗引她道，「後來怎樣了呢？」

稚瑩吃吃笑個不止，歇一歇纔說道，「你後來也知道犯了法了，脫下鞋來，光襪子站在爐子旁邊烤鞋，鞋也烤焦了，姑媽也來了，打你一頓好哭！」

韋朗聽了也自好笑，拉着她更向前走，到了一個四方亭上，稚瑩看見前面空闊，便靠在欄干上坐下來。

韋朗道，「不到秋醒堂去了麼？」

稚瑩道，「沒意思。」

韋朗看見稚瑩的鼻子叫冷氣浸的有些發紅，那神氣怪是清艷的，便想起忘記帶了照像匣子來。

他說道，「今天要是替你照幾片也好。」

稚瑩道，「我倒是記起照像匣來，不過我不願意帶。雪地裏照人像，臉上顯得又黑又有病容似的。人家歡喜站在雪地裏照像，好像很愛美，其實也是隨聲附和。清風明月，並不一定要裝點纔美啊。我覺得裝點若是可以增加美麗，當然不妨裝點；若有的時候也會生弊病，就不須裝點了。可惜知道甚麼時候應該裝點甚麼時候不應該裝點的人很少很少的，」她說着向韋朗披一披嘴。

韋朗笑道「又引出你一篇道理來譏諷我了。」

稚瑩微笑着沒有言語，忽然她高興起來，一下拉着韋朗的手道，「五哥，五

哥，我告訴你一件事，我在貝鐵雲那裏知道了李敏士的住址，我想約他談談。」

韋朗道，「那個李敏士？」

稚瑩道，「唔，就是現代畫報爲他出專頁的畫家李敏士呀。」

韋朗道，「哦，就是那個流氓！」

稚瑩看見他說話的神氣，非常漫不經心，態度間表示出一種素來紳士對於窮人的輕蔑。這正與她前一天夜間所夢想的同情大相反。她當然感覺到有些不舒服。她解釋着說道，「這位畫家的境遇很是可憐，你知道他的畫兒的確很好，我想和你商量，咱們帮他一些忙罷。」

韋朗一聽稚瑩忽然要想幫一個不認識的窮畫家的忙，不覺笑道，「小姐，算了罷，你這種心思倒是很好，可惜有些兒酸氣。你不過因爲聽得說他是個畫家，纔想帮他的忙，這樣似乎你也是一個畫家，能夠扶助同志作事風雅罷了。……」

韋朗說着搖搖腦袋，笑道，「希望你不要作了儒林外史裏面的斗方名士啊。」

稚瑩看見自己的解釋不但不能引起他的同情反而落得他姍笑，要想再和他辯幾句，又覺得犯不上。她知道他這時簡直一點也不會注意領會她的真意，對於她心裏的一片熱情俠氣，他算是輕輕的就用腳尖子掃去了。若在平时開玩笑，倒不妨就吵吵，無如此時稚瑩覺着他已經很隨便，自己很不願意再用頑笑的态度。若和他正經分說，又怕令韋朗難堪，她只笑着不往下說了。他們又瞻眺了一歇進城。韋朗送她到了家，也回自己家來。韋太太正好找他商量復請許太太和小姐吃飯的事。

這裏稚瑩到家，自覺很悶，便用電話約了韓蘊主到家來一齊吃午飯。韓蘊玉在電話裏說她已經吃了，不過她答應就來。稚瑩叫奶娘開了飯和父親吃了，韓蘊

玉也來了。稚瑩和她說着談着，便將這番心事和適纔的情形都詳細的告訴了她。韓蘊玉見她不大痛快便勸勸她。

稚瑩歎了聲道：「你看，一個人的意思要想讓別人了解真也不容易。若是更想得同情的贊助自然更難了。你想我五哥是最知道我最肯體諒我的人。今天這點小事他就粗心不想一想。」

韓蘊玉道：「你也是愛管閑事，當然你的心思是很好的。我說可以省略就省略了罷。」

稚瑩笑道「你這個小鬼，也幫着他說！我偏要照我的心思去作。我想約李敏士到學校裏來談談。你也陪着我好了。」

韓蘊玉原是無可不可的人。既然稚瑩一定要約李敏士來便答應了。當時二人商量如何可以和李敏士見面。最初他們想去拜訪，覺得有些突如其來。又想請貝

鐵雲介紹，覺得太麻煩。又想約他到甚麼公眾場所去，覺得更不妥當。

想來想去，韓蘊玉道：「你就寫封信給他直說你願意幫忙他，不好麼？」

稚瑩道：「這樣不好。太野太直，人家或許反僵住了不好來得。」

最後決定還是稚瑩寫一封信給李敏士，不過信上的措辭特加肅敬。那封信是這樣寫的：

敏士先生：

我在現代畫報上看見先生許多幅的好畫。後來和貝鐵雲先生談及，纔知先生不但是一個英秀的畫家，同時也是一個正在和環境奮鬥的青年。從藝術的欣賞與同情的激發上，我是很願意和先生見面的。不過學校時間排得很不湊巧，總沒有一個可以去拜訪的機會。如若先生不責以禮貌，便中惠過敝校一談，那是最歡迎的了。

稚 瑩

六九

我也是一個青年人。我很相信以誠懇的同情，也許可以提出解答問題的意見供先生參考。我本想託貝先生轉達，現在索性自己寫信，很望先生賜教。我在後天的下午一時至四時都在學校裏。

孫稚瑩謹啓

四

已經信去了三天。

稚瑩總想找着韋朗再商量，却總沒有和韋朗見着。她心想韋朗應該是公事房裏忙碌起來了。那天早上，稚瑩到學校裏，兩隻手捧着一個綢子的軟囊，書却夾在脅下。她高高興興的跑進課堂來。一些同學看了問她抱的是甚麼東西。有人以爲是暖水袋，伸手摸摸裏面很柔很柔的。

稚瑩笑着將眼睜着韓蘊玉對這些人道，「問她罷，她知道。」

韓蘊玉最初未及注意，轉眼一看禁不住笑嚷道，「綠綺思，你真該打一怎的把小雪也帶來了？」

這些女孩子爭着打開囊口來一看，大家全高興了。那囊裏却是一隻非常馴良

潔白的小貓。就有人問稚瑩那裏得來的這隻好貓。

稚瑩指着韓蘊玉道，「是她的，我們看這麼白！一根兒雜毛都沒有！我從她家裏抱了來，天天收拾他。不許他出我的房門一步。我在家就抱着他，不抱，就放在一個小籠裏。所以他身上一點土都沒有。你們瞧，昨兒晚上，我洗了他的爪子，剛才又撲上了粉。你們不信就聞聞香不香！」

於是這些女孩子都互相的傳抱了這小貓。小貓在她們的臂圈子裏，只偎着不動，眯着眼肚裏打呼嚕。大家問來問去知道韓蘊玉家裏有母貓，便都向她預要下一窠的小貓。上課的時候，稚瑩自將貓兒放在書桌的空子裏，不時的喂他一塊可糖，或牛肉乾吃。到了午十二時，稚瑩和韓蘊玉因為恐怕李敏士會來，便在韓蘊玉家吃飯，因為韓家離學校近，兩個人吃了飯到學校裏，說說笑笑，忽見號房拿了片子進來，李敏士果然來了。

稚瑩倒反而有些心慌，笑向韓蘊玉道，「怎麼這人真來了。」

韓蘊玉笑道「人家沒有認識你，你又要找他。現在人家來了，你又害怕」

稚瑩道「我倒不是害怕，我心裏覺得他來得太忙似的。」

韓蘊玉道，「你去就完了。」

稚瑩便拉韓蘊玉一齊去。這時小貓却沒有地方安置。稚瑩想仍舊裝他到囊裏去。又怕李敏士談得時候久些，貓兒要在囊裏發急。她索性連貓兒也一齊帶着見這位畫家了，她和韓蘊玉一齊到會客室裏來，一眼便見靠窗的大椅上坐着一個頭髮亂亂的男子。

稚瑩笑着招呼道，「李先生，」

李敏士站起答應。

稚瑩又介紹韓蘊玉和他認識說，「這位韓小姐是我的好朋友。他也是很佩服

李先生的畫的。」

李敏士只是客氣的答應着，頭老有些低垂，眼睛老瞇着地。稚瑩心裏暗自好笑這畫家這麼羞澀。趁他瞇地時候看他身上穿了一套半舊的黑呢學生服，脚上一雙皮鞋，也久沒有擦油了。鞋頭上的皮子已經露出灰色來。臉上的眉目和膚色似乎比相片還顯得清秀些。雖然嘴邊的稀疏鬍子樁兒似乎沒有剃去，也不能掩去年的英氣。

稚瑩看了一歇，見他依舊不敢說話，便引着詞兒道，「我們非常喜歡李先生肯來。自己覺得太沒有禮貌了。」

李敏士渾身不得勁的將兩隻脚往後縮，兩個鞋尖兒不由自主的湊在一起，正好是個「內八字。」他期期艾艾的回答道，「請……請不要客氣。」他似乎嘴裏還說了一句話，但是她們兩個人都沒法子聽得真。

稚瑩本來有一肚子的大道理，要想當他的面發揮，並且要表示她的俠氣，不想遇見這麼一位「三天不開口」的新娘子式畫師，倒叫她覺得有些兒「神仙難下手」了。

稚瑩道，「李先生，……」

這畫家聽見她叫了，纔敢把頭抬起來一下，又低下去了。

稚瑩覺得這人真是有些可笑得可氣。便笑着道，「請李先生隨便些，我們都是不講甚麼禮節的人。」

畫家的緊張拘束似乎也寬弛了一些，回答道，「我向來沒有會見多少生客，……尤其是……小姐們。所以……不免有些……但是我心裏很喜歡的。」

稚瑩道，「好極了。貝先生和我也很熟。家父也是他的朋友。李先生和貝先生不是很好的麼？」

李敏士道，「是的。」

稚瑩道，「李先生從前在南方，現在到此地來了更多出許多畫了料。」

李敏士一面答應着，一面心想來了好久都是答應話，還沒有先說過。他便大着膽子問稚瑩道，「孫小姐也是很能畫的罷？」

稚瑩笑道，「慚愧極了。我不會西洋畫。就不過學過一些中國舊法的畫罷了。」

李敏士道，「那很好。我從前也學過中國畫的。只恨交游不廣看見的名畫太少。要想到公立的博物院去看看可惜南方連個好博物院都沒有。恐怕就是有個博物院恐怕也只有些假貨充數罷。」

稚瑩道，「是的。這是現在學中國畫的人共有的痛苦。雖然有些玻璃版印的東西，精神究竟差得太遠。同時我們中國的印刷術也太落伍了，所以尤其是着色

的簡直沒有辦法。」

李敏士聽稚瑩談着話，纔也看見稚瑩的體態。她長眉入鬢秀髮鬢鬢，身上穿了一件玄青色絲絨的長袍子，這本是稚瑩平常愛穿的一件衣服。這時她手上又捧了一個雪白的小貓兒。李敏士看見那貓蜷伏在她的臂裏，有時也咪的叫一聲，提起小爪子來抓在她的胸前，抓得那玄色絨上印了許多白色的小腳迹。李敏士不知道那貓的脚上有香粉，兀自莫名其妙。

韓蘊玉見他沒有言語以爲他又窘了，便招呼他道，「李先生請吃一點茶。」李敏士忙着答應，稚瑩心裏却在默想。她想着難得這位新娘式的畫家居然也有些兒活氣了。便想趁機和他談一些正經話。

她問道，「李先生除却畫畫之外沒有在學校裏担任功課麼？」

李敏士聽她這一問似乎動了很深的感慨，繼續的回答道，「沒有……這個地

方謀飯碗的太多了。教育界裏也是各有各的防地。我和這班人素無因緣。當然不容我進去。……而且我也慚愧得很，不會玩蒙混吃飯的把戲。」

稚瑩覺得他這幾句話十分真切，便笑着說道，「李先生當然也沒有在別的機關裏得着位置了。……請恕我的冒昧，李先生完全靠賣畫可以維持……麼？」

李敏士抬頭看見稚瑩一對大眼直凝視着自己，那裏面有無限的又天真又莊敬又溫和的光采，射得他又低下頭去。他的耳根子紅了起來，勉强的笑道，「那是當然不能的。不過……也沒有法子。」

稚瑩道，「是呀，我想，像李先生這樣獻身藝術的人，不應該再受生活的困累。若是大部分的光陰還要費在憂慮生活上，妨碍畫藝很多很多。……我的意思……」稚瑩說到這兒有些嘔喘了，抿着嘴笑了一笑，又轉個灣兒道，「家父也是愛才的，而且他是個賞鑒家。他若是見着李先生一定非常欽佩的。他的交游很廣

，在政界也有相當的面子。他要替李先生幫忙一個位置並不是難事。……我的意思想這樣解決李先生一部的生活問題。不知李先生……」

稚瑩的話還未說完，李敏士早已取得滿臉通紅，坐在椅上將腰直起來道，「孫小姐，謝謝，我不敢當。」

韓蘊玉看見他很窘，似乎還有些誤解稚瑩，便從旁插言道，「李先生，請您諒解密斯孫說的話快。我們都是少年沒有城府的。稚瑩尤其坦白熱忱，……」

稚瑩也道，「我想這一點大概用不着向李先生解釋了，李先生總能贊許這意思，我想請家父爲李先生謀一個掛名兒的事情，這樣纔有工夫完全向畫上努力，」

李敏士這時很興奮，他慨然的向稚瑩道，「小姐的盛意，我極感謝，尤其是出於我們素無舊交的朋友。我知道這是世間最高貴最難逢的義氣。論起這最高貴

的義氣來，本不容推辭。不過，我是閑散慣了的人，剛纔所提一層似乎不必，……」他說着自覺胸中熱血要涌起來，嘴裏鈍鈍的接着道，「我願意敬領孫小姐的這片人類最高貴的感情，這已經給我極大的鼓勵了！」

稚瑩道，「李先生，當然一個藝術家有賴於天才的很多，幾乎可以說藝術是天才所韻斷的。但是個人的天才總想法子要抄近道兒使能容易發展纔好。在美術史上。我們很熟知那些事情：譬如埃及的雕刻，那些人物都是正面，頭蓋骨，鼻梁，和肚臍都開得在一條直線上，而且臉上也沒有甚麼表情。埃及人這樣子保守了幾千年。希臘的人雕了個勝利女神像不過帶點兒跑的樣子，臉上有點兒笑。這就不得了了。美術史上就叙述這是改革從來兩隻腳並立的大功了，增加表情的新紀元了！後來又雕出了個擲圓盤兒的人像，於是筋肉的活動纔表現了，古來正面的拘束纔打破了。又雕出個拿鎗的人像來，於是纔有更精的身體比例了，纔有

了支持全身的新法兒了。這些事在我們現在看來真是容易得不值一笑，但是古人却費了千百年的時候和許多天才的心思纔發明的。我們不過因為學會了纔覺得容易罷了。若是叫我們去發明，照樣的得費力氣不討好。所以我覺得李先生的天才如若更深造更多學，必定更得許多不必自己費力的巧妙，留出富餘的聰明去發明別的。那麼李先生的成就也更易開出一個新境界來。要想辦到這一層，必須先使李先生沒有生活上的煩慮纔行。」

稚瑩忽又想起一層，便索性接着說道，「我的方法，也並不是像普通拿人情混差事的一樣。在進步的國家裏，像李先生這樣人應該不費事的由國家津貼了。現在我們中國沒有這樣絕對公開的好機關。我這方法，也是用了國家的錢，加增社會的貢獻。李先生你就依了我罷！」

李敏士聽了她一番話，心裏的情緒緊張極了。他只覺得沒有話可以說。過一

歇他說道，「謝謝，我誠心的謝謝。所幸我個人的需要還算簡單。」

稚瑩看見他的神氣露着很爲難的樣子來，便道，「很好，好在這也不是急切解決的事，我盼望李先生遲早采納我的誠意。我總隨時等待着的，」

她說完了含着一種無邪的笑。那小白貓兒已經呼呼的睡着了。李敏士站起來告辭。他向門外衣架上取下黑呢外套穿着，又拿了一支竹根的手杖，和半舊的醬色氈帽，纔回來和她們招呼。

她們都笑道，「請李先生常來談談。」

她們在窗戶裏看着李敏士風塵落拓的背影遠了。韓蕙玉和稚瑩走進游藝室來忍不住大笑起來，她將一隻左手抱過稚瑩的肩，右手劃着她的臉道，「虧你真好意思班門弄斧！人家就不知道美術史，要你假充家居然說了一大套！你說的時候，我用指頭兒點你的背。知你道不知道？」

稚瑩也笑道，「那會知道這人這樣的害臊，他只儘由着我說話。我說痛快了，就索性說下去了。」她們二人越想越笑了起來。

她們這一邊作了這事，韋朗那邊却也很忙。他那天和稚瑩分手後，回家來韋太太便叫他寫帖子請許家夫婦，姑太太和兩位小姐。韋朗一想事兒有些不妙。這樣纏下去，會鬧得將來不好辦。但也無法可以拒絕。他提着筆問母親可要請舅舅和表妹。

韋太太心裏計算一下，韋朗和稚瑩還是少見的好。她想，這件事尤其沒有稚瑩當面比着爲妙，便說道，「人太多了桌子擠，阿瑩自己家裏人下次再邀罷。」韋朗心裏也自忖懣着，恐怕稚瑩對許小姐起疑，牽連了自己，不約她也好。於是他便寫了請帖在月影樓晚餐。

次日去找稚瑩，偏又撲個空。回來便有幾個朋友到家和他商量預備組織一個月報社。同時更有一個朋友來告訴他農政局請他作秘書的事情完全成功，命令已經下來了。這樣一來，韋朗頓形忙碌。所以稚瑩的電話也沒有接着了。韋朗頓下盤算着，請完了客就去找她。

那大請客的時候是下午六時半。七時已過，客人纔來。這時燈已經亮了，許小姐這天似乎格外高興。她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灰鼠反掛的外套。脫下來的時候露出一件橙黃地子，朱紅直垂流雲紋的絲絨長袍。那朱紅流雲外周却更露出一線白色，走起來閃閃有光。韋朗在燈底下一看，許小姐的小粉臉兒嬌滴滴的比前次白天裏看見還要明艷得多。這時韋朗的心裏似乎有些卜通卜通的跳。他的意志告訴他世界最可愛的人只有稚瑩一個。但同時似乎有個鬼在搗亂。那個鬼一直攪到他的心窩兒裏嬉皮笑臉的告訴他道，「你瞧許小姐多漂亮！你還掙扎呢？你看你

的心都跳了！」他的眼睛裏看見的花袍兒，映到腦海裏却好像稚瑩穿在身上似的，不過恍恍惚惚的腦子裏稚瑩的影子不大清楚了。那小鼻子，小嘴唇兒，奇怪，怎麼也和許小姐的差不多呢？最後他的意志發了脾氣了，把稚瑩的影子重重的又勾出來。那個無影無蹤的小鬼似乎纏溜了。

許小姐這一次比上次又灑脫得多。她和韋太太說着話兒怪透着親熱的。她那份兒親熱的態度，又絕不是平常「老娘兒們」的俗客套，却是純然的嬌柔，像個依人的小鳥。韋朗在席上覺得她的確是個舊家的幽嫻女子。

這一席酒，除了韋朗之外，大家吃得都很痛快，席散，大家都到方桌邊下來坐着吃水果。韋朗是個主人當然依序的招呼大家一下。所以他最後纔能坐下，已然別的地方沒有空坐兒了。韋朗看見背後有個凳子便待向下一坐。忽的不留神，發覺了許小姐就在他的緊旁邊，這時他們兩個人似乎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窘態，爲

了救濟這種窘態兩個人不自然的都笑了一笑。

許小姐扯淡的對他說了一句道，「謝謝韋先生太忙了。」

韋朗條的覺得她這一笑很是天真得可憐，他心裏說道，「你別高興，我不能要你的，」條的他心裏又轉念道，「這樣一個幽嫻的女孩子，不想以我素來待人薄的，居然忍心將她逗弄逗弄就刷了！」——哎呀，我們的韋五少爺這時候可真有些兒難受得說不出來了。

大家隨意的談着，許太太道，「我們飯也吃完了，時候還差幾分纔到九點呢，回家去也沒甚麼意思，我想請諸位去看看影戲罷，好在就在斜對面，我們走着都去了。大家可都賞我個面子。」

這一夜的影戲是描的吉卜塞一個勇敢男子的情史。這個吉卜塞男子新婚的時候，新娘子還未入洞房，就讓駐屯的一個公爵看見奪去了。他在新婚的第一夜使

遭這樣刺心的侮辱。第二天公爵將新娘子送回來，已經死了。他聽到她守貞致死的痛史，對着如花似玉的艷屍，越想越覺得這是件不共戴天的大仇。他本來是他們流浪的吉卜塞人中之英雄。他等到公爵也結婚那一夜，埋伏了許多死士在公爵的周圍。他單身藏在公爵的臥房裏。公爵帶着新夫人進房的時候，他一下便將爵夫人抬走了，又將公爵擄到他的私密巢窟中，盡量的羞辱公爵。公爵叩頭乞哀，願意將夫人獻給他報復。公爵的夫人原是法皇的公主，遭此橫逆投岩自盡。他驚訝這公主的烈性，救了她起來，非常敬重她。後來公主也知道以前那一段慘痛的經過又看不起公爵的卑怯。在一個如水的良宵裏竟愛上這個流浪英雄了。後來又經了許多凶險的事，他們纔成就了戀愛。

這一段故事既是非常之羅曼提克的，而扮演的兩個角色又是極負盛名的影星。處處演來令人神往。韋朗看了那個吉卜塞的英雄始而對於公主完全是高傲的輕

蔑，後來竟一步一步的陷到情窩兒裏去了，他覺得這套影片的情節似乎是在諷刺他。雖然自己絕對的相信他不能和那個吉卜塞相提並論，但也真暗暗的心煩耳熱。影戲看完了，大家也各自回家。許小姐的影子也在韋朗的心裏印下煩惱了。

韋朗料理清楚了雜誌的事和公事，纔舒出一口氣兒來找稚瑩。稚瑩歡歡喜喜的接了他。她跳着一隻腿替韋朗取下帽子來，笑着問道，「五哥，你請客也不請我？」

韋朗臉上一紅搭訕着說道，「那是舅舅和媽媽商量的。」

稚瑩好像沒長心肝似的，忙着和他說道，「告訴你，告訴你。我和那個李敏士見着了！」

韋朗聽了不覺一怔，問道，「你在那兒見着他的？」

稚瑩道，「學校裏呀。」

韋朗道，「他怎麼會跑到你學校去，是你約他的？」

稚瑩笑道，「是呀，是呀。你不要我見他。我偏偏和他見着了！」

韋朗看見她說話的神情又活潑，語音又乾脆，明明是向着自己撒嬌呢。若在平時，韋朗早已情不自禁了，但這時候，不知怎的他心裏老大有些不受用。他勉強笑着道，「你一人見他的？」

稚瑩滿腔的高興，本來要對他盡情一說，這麼一來，似乎也微微覺得他不大痛快，但只以為他爲了不願父親替許小姐作媒的事兒發煩，她笑道，「不是我一人見他的，瑪格銳特也在一塊兒。那李敏士纔好玩呢！你看他那副害羞的神氣！你看了準得樂！」

這幾句話原是說李敏士的可笑，但韋朗聽了簡直是誇獎他。韋朗覺得稚瑩怎

的總是這樣流動的孩子氣。他不禁微微的喘了一口氣。淡淡的似笑非笑道，「很好很好」

稚瑩看他這樣的冷淡，使覺得心裏有些感觸到上一次他的態度令她難受。她臉上一紅也不使向下說了。韋朗心裏不知怎的起了一層莫明其妙的酸意。他覺得她這次的行爲簡直是有些出軌了。他本想說兩句責備她的話，又怕說翻了，忍了一忍終竟微露着一點意思道說，「妹妹，你不要太看得起這一班甚麼畫家。他們也和在那尼巴上作小說的無聊文人一樣，根本上就不能算數的。況且他們這一班窮流氓品行都不見得好，這姓李的將來是不是要給窮給你吃還靠不住呢。」

他說的時候自己以爲是已經留過神下過分寸了，却不知心有所注，不免終是藏頭露尾。稚瑩一聽這辭兒，一看那神氣，立刻明白了。這一剎那她又羞又氣，噎得頸子裏發澀，耳根子通紅，反而淡笑起來。

韋朗坐一歇自去了。稚瑩送他到房門口，看着他轉過院子，跑回來向床上一撲，伏着嗚嗚的直哭。最初氣韋朗侮辱了她。轉而又可笑他見識這樣的淺。如此經過了一二小時。最後她想到韋朗這種飛醋吃得真無聊。然而越是吃這種無聊的飛醋，越見他自愛戀的深切。她又不覺又原諒他了。她固然自知對李敏士只是一點俠氣，但此時她退一步替韋朗想想，似乎自己也孟浪些兒。她一邊想着一邊看見牆上一張自己的照片，又想起李敏士那個窮樣兒來。心裏想着韋朗也沒有看見李敏士是個甚麼神氣。也配讓這照片兒裏的人分心麼。她不禁又好笑起來了。

五

李敏士那天從學校裏回到公寓來，真是說不出的又甜又酸的快樂滋味。他的腦裏頭來倒去的只是些小白貓，絲絨袍，長眉玉頰的零亂影子。他就好像叫化子遠遠的看見別人碗裏的大米飯，乾瞞着抵不了肚皮餓。他瞪着眼睛看看窗戶紙，那小白貓就在窗紙上。他看着頂棚，白貓兒又跑到頂棚上去了。這一切的零碎形象攪得他煩。他拿起支鉛筆來在紙上替稚瑩勾了個速寫像。一個，兩個，三個，將那張紙畫得滿了。他神經的興奮漸漸平下。他的靈明也回復了。他想起美人的可愛，清廉比美人還可愛。他想起稚瑩願扶助他可敬，假如自己不倚仗人家的扶助更可敬。「李敏士不是一個吃掛名差事飯的人，李敏士寧可賣畫買燒餅吃。」這是他的最後結論。然而她終竟是可愛的。雖然自己很窮，在物質上不能去愛她，

但要拿一片痴情去愛她，好報答她的知遇！

他恍恍惚忽的過了一宿，覺得血管裏的熱流勃鬱得更利害，獨自想起稚瑩曾經告訴他隨時可以去會她，說得明明白白的。他便打算再去一次，不過剛一打算，自己就畏蕙起來了。於是他費了二上午起草的力量，寫好一封信，匆匆的吃過午飯，便出門去買信紙，回家來，用心的鈔，偏生容易出錯兒。鬧得寫好半張紙就撕了另寫，棹子周圍全是揉碎了的紙團子。最後，他得意的心裏暗暗的讀那封信：

稚瑩君：

前次在學校得與世上一個純潔慷慨的女郎如你者晤面，承你關切到這個陌路飄蕭的人，爲我設謀生的方法。因爲我素來拙於言辭，不能將我心中所感到的懇款宣達萬一，這是很抱歉的。

稚 瑩

九三

關於你所提謀生的方法，我歸來曾經仔細反覆想過，並且曾經努力要接受；因為你的坦白你的充爽你的忠厚都是不容我推辭的。但，我想惟其是你這種心思可貴，我越不敢褻瀆了這番心思。我覺得接收你的心思比接受方法還要於我有益，如此我使知道世上還有一個陌路的知己憐我窮困，識我才華，（姑且用此二字罷）鼓勵我向前去，我總可長時記得你的勸慰，如對嚴師，不敢一刻怠惰。我深知我是寒士，在物質上沒有和任何富人比擬的力量。然則我還有甚麼可貴的東西可以報謝你純潔的意思呢？我不敢妄自意念冊上還有廉介兩個字，而且這兩個字也不應該由我對你的盛意說出的。

我謹以至誠先記住你的玉諾。一遇有困難來了，我必定去求你扶助，更謹以至誠向你致我從未用過的最高貴的敬意！

李敏士謹啓

這封信寄去時，正是稚瑩爲韋朗哭了一場以後。她看了信，覺得李敏士這人倒是很會說繞彎兒的話。在辭氣之中露出了一個清寒而倔強的態度來，而這個態度只是他本有的天性；對於自己那是不待言很知感激的。在這一點上，稚瑩似乎得到了一種驕傲的滿足。但她惦記着韋朗心裏難受，也不曾仔細理會，放下不覆就找韋朗去了。

韋朗自別下稚瑩那天以後，對於農政局裏，天天要去點卯。一班新認識的同事，不免又牽扯他去應酬，光陰不覺的便縮短了。同時韋太太似乎也比以前聰明許多，竟自邀了許太太和許小姐到家裏來玩。我們中上流的家庭談不上甚麼娛樂。如若有的娛樂，那一定是玩雀牌。許家母女竟和韋家母子新作了牌友了。在韋

太太的意思無非藉此迫得韋朗可以和許小姐多見面。在韋朗也覺得一則母命難違，二則不便拒人太甚，三則對於稚瑩的和李敏士認識不免煩惱，却又不能說甚麼，恨得只可以此排悶了。稚瑩到韋家來的時候，一直走進裏院，只覺得鴉雀無聲的。等到掀起簾子往房裏一跑，纔看見他們四位凝神靜氣的在那兒作竹戰。他們趕快招呼了稚瑩。韋朗立刻要讓她。她笑着一一的問候過了，挨着許小姐坐下看她的牌。這時却給了韋朗一個機會，暗中比較她們兩個人。

韋朗覺得許小姐的閨秀氣味比稚瑩重得多，稚瑩却帶一些女學生氣。稚瑩的衣服固然講究，却不像許小姐那樣花梢。韋朗也覺得許小姐的明艷似乎近俗，但也覺得許小姐是一個地道的準少奶奶樣兒。在這一個印象之下，韋朗還覺得許小姐如若作了人家的少奶奶，她一定比稚瑩還能服從丈夫些。雖然他此時也說不出一個理由來，但他總是這麼意識着。

李敏士寄了那封信之後，便無一刻兒安靜。他不從好的方面着想却專一想到稚瑩接着這封信如若不高興，他應該怎樣辦。稚瑩的回信果然始終未來。他不免有些着慌了。他想了又想，想出個主意來。索性再等一天，如若稚瑩的信不來，就請她和韓蘊玉一齊到公寓來玩，料得她們不好意思再不回信。如若再不來，便寫信去假作乞助，她一定不能不理。但是，如若她們真個到公寓裏來了呢？像這樣糟的房子怎能容納兩位花朵兒樣的客人？

可憐這位作了桃色的夢的窮畫家，居然一往直前的決定修理他的房子。他計算着現在就找裱糊匠來糊房子，頂多第二天就糊好。趁這個糊房子的時間可以將房裏的傢俱什物搬出來清理，將地掃乾淨了，將大破的東西拿出去。他想得頭頭是道只是缺少錢。他毫不思索的使去找貝鐵雲。走到半路又怕老貝不在報館，又

跑回通了一個電話，纔急急忙忙的會見了老貝。

見面不說二話，開口便道，「老貝，請你立刻借我二十元。我有急用。這款子在賣畫的錢裏扣還。」

貝鐵雲如數的交給了他。他隨即到一家裱裝店裏看了紙樣，叫了工人，吩咐立刻來工作。他趁這時候，忽然又想起跑到理髮店去修容。等得回來，裱糊工作已完了一大半。他自己將舊衣服檢到箱裏去，兩雙破皮鞋，摔了一雙。還有一雙預備塞在床底下。天色漸漸的晚了。房子也裱糊好了。他和公寓的伙計，一齊忙著將房收拾好了。

次日，他寫好一封信，另外給了一些腳力錢，叫伙計送到稚瑩學校。他就也披上外套到糖果店裏去，在那裏他選了兩大盒最貴的朱古力，又買了些小酸糖，纔高高興興的回來。他將糖盒向那茶几上一放，猛然看見平常用的那柄缺嘴的茶

壺，心裏一想不妙，便趕快放下糖盒又跑出去，買了一柄新壺。店裏的伙計喜歡兜攬生意，勸他買一塊桌布，他心想，桌子還可以將就，茶几實在太舊。便挑了一塊藍白花的小几毯。他心想恐怕耽誤事，火速的又跑回來，一進門，伙計便將稚瑩的覆函給他。他放下東西，急忙拆開一看韓蘿玉和稚瑩兩個人都辭了說改一天再來。他心裏登時涼了半截，向着那桌上的些東西發呆。朱古力的盒上有個西洋美人兒正張着口向他大笑。新買來的茶壺將背對着他，彷彿不願意到這小屋裏來。他呆了一歇，自己又安慰自己起來。「不是預定她不來的麼？這種忙碌不過是恐怕她萬一來了的準備罷了。那也沒有甚麼喪氣。」他忽然一下想到那借來的二十元，已經用去十多元，不覺下意識的有些惋惜，但立刻又罵自己太鄙吝了。正在一人自勸自解，忽然櫃房裏又請他去接電話。他一聽竟是稚瑩的聲音。她說她來，恐怕他接着辭謝的信使出門去了，所以用電話來問問。他當然喜出望外滿

口答應，放下耳機子，猶自覺得這些女人的態度真是神妙莫測。

本來稚瑩接了他的信，和韓蘊玉商量，韓蘊玉主張不必去。稚瑩也正因为韋朗有此不願，自己明明和李敏士毫無其他的關涉，不犯再叫韋朗起疑心也就決定不去了。正是此時韋朗却跑到學校裏來，約稚瑩去吃午飯，恰好看見李敏士那封信。稚瑩便將信交給韋朗，並說已經辭了不去。韋朗心下不覺一動，一面含着惡意的搜尋辭句裏面的深意，一面使想當面去和李敏士見個高低。

他道，「好在咱們吃完了飯沒有事。我想你不去容易得罪人。等會兒我陪你去好了。」

韋朗陪稚瑩吃了飯又玩了一陣纔到公寓裏來，一看李敏士就住在偏院裏的一間房。

伙計喊着：「李先生有人找。」

李敏士便推出門來。韋朗遠遠一見他那副窮神氣，心裏先自好笑。「你這樣兒的也配！」他暗暗這麼罵着，一面扶了稚瑩的手臂走近來。

稚瑩笑着招呼李敏士道，「李先生，對不起，來晚了。來來，我替李先生介紹我的表兄韋朗。」

韋朗鬼極了，一聽這話趕快過來和他握手，說道，「李先生久仰了！真是久仰！我知道您是個藝術家！」

韋朗這麼說着，同時聲音非常的詭譎。他那副聲音，能夠叫人聽了「藝術家」三個字，背上就打寒顫。但是他的態度又是那麼溫雅，簡直的鬧得人不知道他是在奉承，還是在譏嘲。

李敏士慌手慌腳的口裏只是說，「歡迎得很，歡迎得很。」

他們走進房裏。稚瑩看看四周倒也還整齊潔淨。牆上疏疏落落的有三四張水

彩畫，有一張是鉛筆的自作像。牆角放了畫板。李敏士讓他們坐了，自去沖了茶來，替他們一人斟了一杯，又拿出糖盒兒來請他們吃糖。這一切都作完了，他也不想不起再應該作甚麼事。忙了兩天，結果就麼簡單！他自己也覺得有些局促了。韋朗嚼着糖，將那包糖的錫衣，捏作一個小團，托在手掌裏搖晃着玩。

他向稚瑩道，「李先生的糖真好吃，倒是怪摩登的呢。」

稚瑩一進門的時候就覺出韋朗暗藏的意思來了。自己深悔不該來，恐怕他們會鬧僵了。這時越聽越不像話，使用眼警告了韋朗一下。韋朗那裏肯止，一下手上的小團彈出很遠，同時笑着問李敏士道，「李先生，您也常常在畫畫兒之外，寫文章麼？」

李敏士道，「不常寫。」

韋朗道，「哦，您爲甚麼不寫呢？現在的時代也不是鐵的時代，也不是煤的

時代，也不是電氣的時代，乃是廣告的時代啊。一個畫家同時再作一個文學家，那更容易起來了。好在作個文學家也不是難事，只要會多寫幾個嘞字兒就行了。每一句底下都加上一個「嘞」。保德是個站在文學第一線的勇士！那比單在畫報上鼓吹，好多了。」

李敏士佯屈的答道，「是的，是的，」

稚瑩恐怕李敏士生氣又時時用眼看他，見他神氣平靜，纔放下心，不免又看他兩眼。她見李敏士衣服比上一次乾淨熨貼多了，襯了那清秀的面容格外多，一些挺拔的神情。只是頭髮也梳得光亮光亮的，竟和章朗一樣，似乎反沒有前次微微散亂的蕭灑。稚瑩自己覺得好像有個偏見，光亮的頭髮，只許梳在章朗這樣人的頭上纔好看似的。她正默念着，便想拿些別的閑話，岔過章朗的言辭，不想章朗又已說了。

他道，「李先生，您的別號是甚麼？」

李敏士道，「我沒有別號。」

韋朗笑道，「沒有別號？」大概藝術家總得有這一套罷。我記得有一個畫家自己稱作『藝術叛徒。』他替一個甚麼人畫一張像也題上『文學叛徒』四個字。因為這人是有一點名氣的，互相標榜也是廣告方法的一種。」

李敏士冷笑道，「我要是會這一套，也不至於住小公寓了。」

稚瑩此時不覺真有些惱了。便對韋朗道，「五哥！」

李敏士看出她的神氣來，赶忙笑着對韋朗道，「韋先生再來一塊糖。」

經這一轉，空氣又弛緩下來。

但韋朗仍然是笑嘻嘻滿不在乎的態度。他作出似乎正經的樣子繼續着說道。

「本來呢，畫家取別號也是很陳舊的事。從前既然有黃鶴山樵，八大山人，或者

甚麼齋主，甚麼亭長，現在寫上甚麼叛徒還不是一樣的事麼？」

他這樣說着，忽然看見茶几腿旁有一小堆灰色的絨物，上面還有些髒。他疑一下神，立刻將脚尖輕輕的踢出那東西來，道：「咳，這也是畫畫兒用的？」

李敏士一看，原來是自己的。一雙通了後跟的破襪子。掃房子的時候本想不要了，不知怎的，夥計給他放在茶几底下，這時聽得李敏士滿面通紅，趕快叫夥計來拿出去摔了。

稚瑩這時也忍不住要笑，一看李敏士那種窘態，反而覺得韋朗太刻薄了。立時老大的替李敏士不平，只是無由發作。勉強坐了一歇，她便要韋朗送她回去。

在路上她大埋怨韋朗道，「你看，你原來是安了心去和人家挑戰的。你是客，人家是主人，況且又是第一次見面，你這樣譏笑人，人家當然不便和你鬧。你利用這種形勢，也不算是英雄。再說，你只顧鬧，也不想叫我怎麼下台了。」

韋朗見她一對明秀的瞳仁滿含着怒氣，便解釋道，「好妹妹，你不知道你自己叫鬼蒙住了。這種東西，我一眼就斷定他是流氓。今天特意教訓他一次。你看，他一見我果然一句話都沒有了。……」

稚瑩道，「人家向來不會說話。今天要換了個會說話的人，還不早打起來了？」

韋朗道，「總之他是要騙你！」他立刻覺得這句話說得太快，便改正着說道，「他要騙你的錢用，你看，窮得連一雙破襪子都捨不得丟，還要請客。」

稚瑩和韋朗也談不出甚麼道理來便回去了，越想越對不起李敏士，次日便邀了韓蘊玉一齊又到李敏士公寓裏來。恰好他在吃飯。桌上一碟菠菜炒肉絲，一碗開水醬油飄着一兩個肉片兒的湯。李敏士一見他們看出他的寒酸樣子來，猛可的

有些難受，一會兒就好了。

稚瑩道，「昨天我的表兄談話不檢點，對不起李先生。我實在過意不去。請李先生不要介意。」

李敏士道，「那裏的話，韋先生是個有趣味的人。他愛開開玩笑。」

稚瑩恐怕他這話裏還有徧宕的意味，便說道，「我相信李先生能相信我的誠實。我這位表兄和我也很好的。我願意替他道歉。」

李敏士聽了他這樣謙恭，不覺有些惶遽，同時自己心裏想着不免生了感慨，慢慢的道，「韋先生所譏刺的一班文學家和藝術家，世上原也有那些人。所幸我還不在其內。只算替我罵了。我應該稱快。若說譏刺我的貧窮，我希望韋先生不至於這樣淺。我倒覺得我自己所可誇耀的就是這一點不貪不辱的窮生活。」

說得他們兩個人都笑起來。他一歇工夫吃完了飯，便拿一張畫給他們看。這

是一幅中國紙的畫。稚瑩看見畫幅的下方是大瀑布的尾端。李敏士用淺色花青大筆掃了幾個彎兒，上方山頂有兩三株斜撐倒垂的松樹，松幹的畫法如同平常一樣，只是松葉不像歷來畫成針形，却用花青重筆塗成一塊塊似斷似續的小塊兒，花青的上面又再塗黑色的小塊兒，令花青顏色從黑色邊上露出一些來，遠遠望去便顯得深厚的松葉纒簇在枝上，說不盡的活潑。

稚瑩看了不覺稱好道，「李先生這松樹和瀑布是參用了西洋的法子。」

李敏士笑道，「很慚愧，不知道引用得調和不調和？」

稚瑩道，「我看很調和，本來盡力的參用新法，是畫境上最好的生機，要緊就須與舊法調和勻襯。中國的畫家如吳漁山王石谷都是暗用西洋的明暗法，所以越畫複雜高深的山峯，越顯得上崖萬壑，因為他們善於調和，一些兒生硬的地方都沒有。」

稚瑩說着對畫兒又看了看笑道，「我想起來了，在我小的時候，我跟父親到廉南湖家裏去看了許多的畫，裏面有一個明朝道衍和尚姚廣孝爲中山王徐達畫的山水手卷。那一幅畫真好極了，其中樹石的畫法也是非常簡單有力。我們中國的賞鑑家批評那是鐵的筆畫。李先生這松樹雖用西法，但是富有中國風味，我看倒是和道衍很相近。」

李敏士聽了高興道，「可惜我沒有看見這畫。」

稚瑩道「這畫上中外名家的題跋多極了，還有徐東海作的詩也寫在上面。聽說他是徐達的後人，他已經向廉南湖將這畫買歸他了。」稚瑩說了便隨便吃了一口茶又談了一忽兒閑話，纔和韓蘊玉走了，韓蘊玉陪着稚瑩到要分手的路口上。稚瑩道，「瑪格銳特，你陪我在我家裏住一晚罷，我打電話到你家去說明白。」

到夜裏，稚瑩將韋朗怎樣的疑心她，都告訴了韓蘊玉，她一面說着，一面很覺傷心。

她道，「瑪格銳特，我的事情你沒有不知道的，韋五哥和我自小在一起，當然彼此感情特別好。我父親又絕對不贊成這件事。我在其間担驚受怕已然感覺許多痛苦了。但是我心裏總是這樣想，五哥愛我，我爲他受一些痛苦是值得的。現在他就這樣疑心我，我覺得他並沒有仔細看透我這個人，所以他纔這樣疑心。那我有甚麼意思呢？而且我覺得若是不將我看透，不了解我這一片心思，他終不能讓我自由的表現我的意志。假使我和他可以結婚，我還不是找一個不自由束縛麼？若是我一定要拂逆他的意思，他一定也很痛苦的。我實在對於李敏士沒有愛，而他竟不能諒解這一點，瑪格銳特！……」她說着聲音一咽，淚珠兒滾到枕上

來。

韓蘊玉覺得她很可憐，急拿手娟兒替她擦了眼角，伸出另一隻手來勾着她的頭說道，「好綠綺思，你不要難受，你不要以為韋五哥不樂意你和李敏士接近就是疑心你的人格。他實在是愛你太利害了，所以反而顯得有些囉嗦似的。越是干涉你越是愛你，你要傷心那就錯了。至於李敏士本來和你沒有關係，原沒有因他而煩惱你的理由。既然韋不樂意，你就不理這回事就完了。」

稚聲道，「那不行。我覺得一個人應該有意志的自由，尤其我們現代中國的女子應該極力爭得這個自由。我對李敏士毫無情愛，只是因為他的確有畫師的天才，的確需要深造，又的確貧困，所以我要扶助他。我不能因為五哥疑心我，就退縮了。我更覺得越是他疑心，我越有努力証明我只有扶助他的意思之必要。那我更不能退縮了。瑪格銳特，我總始終對得起五哥，他總有了解我的一日。」

韓蘊玉見她回答得斬截，也沒得往下說的了。忽然想起學校裏春假旅行，定在第三天到覺家花園野餐，便問她道，「野餐你去不去呢？」

稚瑩道，「我去。」

韓蘊玉道，「我本來不想去的。這一班外國老婆子在他們本國沒飯吃，跑到我們中國來發洋財，又辦學堂又傳教。嘴裏全是仁慈博愛，心裏特別長着勢利眼兒。我最討厭史密斯那個老婆子。專檢總長的小姐，心肝呀，蜜呀的亂叫，後天又有她去，她準不帶甚麼好東西，專等白吃我們班上幾位跋闊小姐的。」

稚瑩笑道，「誰讓你發這些牢騷？你只管跟我去！」

他們兩個笑着親了腮就睡熟了。

六

當兩位小姐酣睡的一夜，也是韋朗睡不着的一夜。他想起稚瑩和李敏士的情形，越來越生氣，千思萬想，他決定明天去向李敏士挑戰。

第二天他午前十點到農政局作了些公事，吃過午飯便一下跑到李敏士的公寓裏。李敏士正伏在桌上寫一篇文章，猛的聽到門一響已進來了一個人。他心裏正在驚訝，那裏來了這樣一個冒失鬼，更驚訝的這個冒失鬼就是小韋。

他微怔了一下，立刻沈下氣將身立起來道，「韋先生，請坐。」

韋朗且不答理他，便張口道，「李先生太苦了罷？」

李敏士道：「謝謝你，我沒有甚麼苦。縱然有苦處，但是吃苦也是人生的意義。」韋朗聽了呵呵的直笑，伸出手來便拉着他的手一握，彷彿怪親密似的說道

，「李先生，你這兩句話說得真好，好像哲學家作的詩！」

李敏士見他只是油腔滑調的，氣得直撮着嘴不言語。韋朗慢慢的坐下，自己拿起茶壺來向杯裏倒了茶，又端起來夷猶自在的啜着說道，「李先生，您瞧，我來了您都不賞杯茶喝。」

李敏士此時已是說不出話來。

韋朗啜了一口茶，又似乎很正經的對他道，「李先生，咱們是朋友，你可以告訴我，你愛孫小姐嗎？」

李敏士忽然經他這樣單刀直入的一問，倒一時不好回答，他轉而一想，頓時毅然說道，「韋先生，我本來沒有答覆你這句話的必要，不過我現在可以坦白的告訴你，我現在正向愛孫小姐的路上走去的雖然我一直還不知道她的態度。」

韋朗聽了他說得如此乾脆，臉色也不覺倏的一沈，但立刻他又嘻皮笑臉的樣

子說道，「哦，是呀，哪哪哪，這些話都不說，我是來買您的畫兒的。……」

韋朗說着將眼一掠李敏士，知道他不懂得自己葫蘆裏賣的甚麼藥，便用極嫻雅的樣子接着道，「請您隨便檢一張畫兒給我，我願意拿二百元買您一張畫，那怕只畫了一條橫線都行，您若再要高一些價錢三百元四百元也可以。我知道您很廉潔，所以我纔用這種買畫兒的方法，……」

韋朗說着又笑道，「您知道孫小姐是不容易陪的，我所以願意幫您的忙。您可以拿我買畫的錢去陪她玩玩，這在您也不算不……，」

韋朗正說得流暢。

「不許你說！」突的一聲，李敏士真驢起來了。韋朗看見李敏士臉上鐵青鐵青的，自己也覺得頭上的筋要迸起，便立了起來沈靜的預備着。

李敏士嘴角顫着，眼裏冒着火光說道，「我告訴你，韋先生，我的畫就是拿

十萬元來也不賣給紈袴子弟。我知道你是要來和我過不去。我現在正式告你說，你不配干涉我和孫小姐的交誼，正如同我不配干涉你和她的一樣。我們應該容她有絕對的自由。你若不以這意見爲然，你和我不妨亦手空拳痛快的對打一場，今天我要作文章賣錢用，沒有工夫。要打明天打。只要你和我，不要別人。我打輸了，從此讓你一人去追她。你打輸了，我仍然尊重她的自由，……你是好漢子就立刻和我握手發誓！……」

他伸出血管兒緊漲的右手來，大聲道，「你來！你來！」

韋朗一聲兒不言語，修的將手一伸，使勁握住李敏士的手搖了一下放開，決然道，「好，就，就這樣辦！咱們在城裏不是打架的地方，明天一早到城外覺家花園後山，準十一點在園門口見。」

李敏士道，「那兒都行，橫豎刀山我也去！」

韋朗一夜醒來早上匆匆的向農政局告了假，一個人也不告訴，便一直到花園來。李敏士已經在那兒等着了。

韋朗一直和他向前走着，問李敏士道，「要打就打，在甚麼地方一聽尊便！」李敏士道，「你不說後山麼？咱們就到後山。」他們便大踏步的向後山走去，這園的後山一帶地址很大，大半的建築物皆尙是清朝極盛時所立，年代湮遠，十之八九已經殘圯。他們轉來轉去經過許多奇奇怪怪的松樹，不覺繞到一處前面有道小河橫住，河的兩岸騰了一些破舊的臨河樓閣，這個所在俗名叫蘇州河。他們二人一看這地方寂靜，決沒人阻攔他們的爭鬥，而且更有一片留有牌坊的大空地。兩個人都同意，這是打架的好地方。

於是李敏士屹然的告訴韋朗道，「你看前邊是牌坊柱子，誰給誰從後面打出牌坊，從兩旁打出這兩條石版縫，從前面打回現在站的舊路來，誰小子算輸。你

打倒了我，你走你的。我打壞了你，拖你上醫院！」

韋朗更不費話，冷冷問道，「怎的開始？」

李敏士將韋朗拉到中間說道，「咱們面對面的向後退到兩旁的石縫上迎面來來就打。」

說時遲那時快，兩人皆已退到邊線，韋朗突的一下便向李敏士撲面跑來。他張開兩臂，並起鐵也似的五指就向李敏士頸上雲的一鎖。他滿奮扼住李敏士的咽喉一下便揮出牌坊外去完事。不想來勢太猛，李敏士霍的一往下縮，避了過去，早轉到他的背後來，他撲了一個空。李敏士更不客氣，飛的攔背一掌連打帶推，打得他脚跟不穩便要倒下去。這其間不容一秒光陰，他急忙用力想轉過來。李敏士又趕上一步向他小腿上橫踏了一腳。恰好同時他正趁李敏士起來時用力的劈面一拳，却讓李敏士猛格的開了。這兩個人都不是打架的專家。韋朗挨李敏士一推

一脚，頓時摔倒。李敏士也正因向前格了他一拳太猛，力量一時收不回來也跟着倒在韋朗的身上。李敏士便趁此機會要騎在韋朗的身上痛搥幾下，那知韋朗冷不防的一拳正打在他的腮上，登時打得牙齦出血。他趁勢便要翻起來。李敏士怒極了，拚死的一下在他正翻的時候將他壓伏在地上，一條左腿支着地，那右腿膝蓋便死力的跪壓着韋朗的屁股，一隻左手扼住韋朗的後頸，他掄起右手來描鼓般的向韋朗背上奉送不要錢的拳頭。李敏士打滑了手，忘記右腿上鬆了勁。韋朗死命的一下將他從背上顛開。李敏士一看不是運氣，霍的使站起。韋朗早已也立起撲了過來。這時兩個人只是散打。李敏士肩上和臉上着實挨了韋朗幾下。韋朗一心只想再緊追幾步將李敏士打出界外。李敏士更噴着火的不饒。看看兩人又糾作一團了。

「快別打！快別打！」稚瑩氣極敗壞的從遠處跑來，口裏嚷着。這兩個小夥子

都驚得呆了，韓蘊玉也從後面氣呼呼的追來，稚瑩一面喘着，一面抓住韋朗向旁邊拖。李敏士也自然的罷了手。

稚瑩拖開了韋朗，怒極了向李敏士大聲叱道，「這是怎麼了！」

李敏士又羞又愧抱了一肚子的委曲，低着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韓蘊玉也氣得大聲道，「你這個人怎麼橫打韋先生！」

韋朗苦笑道，「不要罵他一個，這是我們兩個人約好來打的。你們走開，等我打完了這小子再說！」

稚瑩頓足大聲道，「五哥！」

韋朗看見稚瑩兩隻眼急得都直了，只索也抵着嘴。這時李敏士挨了稚瑩和韓蘊玉的一陣排擠，心裏苦辣酸鹹一齊都翻了。

他忽然向兩個小姐說道，「對不起，我走了。」

稚瑩急忙道，「你不能走，你的話沒有說清楚！」

她一面止住了李敏士，一面隨着韋李兩個人的形狀，又氣又笑道，「你們還不自己收拾收拾，一個一身的土，領子也歪了，衣服也破了！一個滿臉滿手的血！」

韋李兩個人扭扭捏捏的各人整理了自己。稚瑩和韓蘊玉就像法官審官司樣的問他們兩個人。他們只含糊的答應，不過在這含糊的答話中，稚瑩已經了解打架的原因，並且知道李敏士受了委屈氣極了挑釁。她不由得從耳根子紅到滿臉上來，不知怎的纔好。

她說道，「真把我吓死了！我們一大羣同學都在前血辟克匿克，我同瑪格銳特吃得少，就閑走着向這邊來。遠遠的看見有人打架萬想不到是你們二位文明的先生！真把我吓壞了！……現在這樣罷：五哥勞駕你回家，李先生也回公寓去。」

一位秘書老爺，一位藝術家，跑到這兒來對打，叫別人瞧着多笑話！……還有一件要緊事，你二位如若看得起我就得立刻答應，你們並無深仇大恨，不過小小誤會，現在你們握手發誓不再鬧這套吓人的把戲。」她說着抓住韋朗的手臂叫李敏士道，「李先生過來，你們二位互相賠個不是再回去。」

七

他們情場中展開了新局面。韋朗嘗了李敏士的拳頭味兒，覺得和這小子硬來不得。他便想法了假作按照稚瑩的意旨反和李敏士接近，但他却準備在不說刻薄話，不鬧小性兒的範圍裏面處處用實力來比出李敏士的清貧。同時他對於稚瑩不免有些失望；又加孫老頭兒阻撓得愈來愈嚴，使他想起許小姐的溫柔服從性兒，也值得他的留戀。李敏士因爲這一回打了架，雖然嘴裏流了些血，倒是把戀愛的序幕揭開了。他便決然的忘却沒有錢，忘却不會說話，忘却一切社會上的「不配」，大膽的要用忠誠贏得這孫小姐的心。他努力不停的作畫，縱然是香烟店的招牌雜貨店的廣告。或是綢緞莊貼在玻璃窗上「大減價」的彩圖他也不惜再倒了架子答應去畫，爲的到底可以多得幾個錢，他好去買貴一點的顏色畫高尚的油畫。他要

求替稚瑩和韓蘊玉各畫一張肖像，因此他的窘境也爲這兩位小姐更知道一些。但只要稚瑩一提到經濟的幫助，或是一來變相的餽贈，他立刻用盡所有的聰明辭謝得乾乾淨淨而不使她生氣。他們也更了解他的趣味了，因爲怎樣的窮也打不敗他的豪興，而他那種豪興即是激起這兩個女孩子讚嘆他的原動力。

不過他也夠苦的了。韋朗時常拉他陪兩位小姐玩，每次玩了的結果，他都負了精神和物質的創痛。這種創痛是窮人陪富人時所必須他受而富人毫不知覺的創痛，尤其這個富人就是窮人的戴着面具的情敵。但是他像越王勾踐那樣的堅忍，一直抵抗着！

光陰老是陪着他們鉤心鬥角的一齊走，不過光陰太不懂事了，一悠忽便是一個多月。李敏士已輕將姊們的油像畫好了。一連三四天沒有看見這兩個女孩來。這一天他忽然接着稚瑩的信要他立刻到著名的「澄湖」去會她，李敏士使一下

赶到澄湖。

沿岸的柳枝綠得已經很深，彷彿一根根的綠絨條兒在風前飄蕩。李敏士走到稚瑩約會他的船塢上，只見稚瑩正走下艇子去。

她看見他便笑道，「李先生，快來，我見你沒有到，想先去划一圈子再來呢。」

他一面答應着，一面跳下小船。稚瑩遞給他一枝槳。兩個人船蕩到水心去。天上是陰陰的，稚瑩只穿了一件薄衫子好像有些兒冷意。岸上的景物混在低迷的淺灰色空氣裏，顯出些江南風味。李敏士問她要划到那裏。稚瑩道：「我們划着圈兒玩罷，你划這一截路，等到快過長橋，讓我一槳划過橋孔。」

於是李敏士撥着槳向前划，稚瑩用她的槳輕輕的維持着船的方面。船兒緩緩的游着，槳過處聽得輕輕的水聲。李敏士看見稚瑩一雙豐盈的手膀子彷彿半透明

的桃花凍石，悠悠的在眼前晃。再看她的臉，凝着一雙澄矐直向着槳起來時旋出的水渦兒出神，並沒有理會他在看她。李敏士也不知道她在想些甚麼。

耐不住這種沈寂，李敏士問道，「這隻小船兒是誰取的名字？很漂亮呢。」稚瑩抬起眼來笑道，「你看見了這船名字叫微波？」

李敏士微笑着點點頭。

稚瑩道：「這是我們家裏的一隻船。父親本來不願意要的，因為我姑母同着幾個親戚喜歡要，就要了。名字是父親取的。」

李敏士道：「他老先生倒喜歡用這些輕盈的字兒。」

稚瑩道：「可不是，父親的習性也是很風流跌宕的。你知道這兩個字兒出在洛神賦。有幾個父親的朋友見了都還譏諷他呢。」

李敏士笑道：「由此可以證明您的父親很通脫開明的。」

稚瑩將小嘴兒微微一撇，作出反對的神氣來道：「唔，他纔不開明呢，就只爲了我進學校都費了許多事，他只願意我在家裏讀書。」

李敏士笑道：「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

稚瑩見他咽住又不說了，便道：「說呀。」

李敏士道：「像這種外國傳教士的學校不進也罷，尤其是女學校騙錢騙得更利害。」

稚瑩道：「我也知道，我們的校長就很勢利眼的。不過我們在那種學校裏到底還可以安心的讀兩天書。現在若進了官立的學校，所有的光陰盡用在鬧風潮上督不夠。」

李敏士聽了也就無可說的了。這時船正對着白石的橋孔行來，稚瑩叫李敏士遞過槳。她一人鼓起兩隻槳來將船划得斜對了橋孔，用力的再加上兩槳，隨手將

槳一齊擺起，只聽水波打着船底發出細碎的聲音，那隻船已悠悠的穿過了橋。

稚瑩道：「這邊水路窄些，我們再轉回去，靠着圖書館的那一邊划去罷，」李敏士依着她的話又划過橋來船兒到了水中央，稚瑩望了一忽兒遠處塔尖，又望望水紋，望了水紋又望望塔尖。

她對李敏士道：「李先生」

李敏士將眼神移正了，看見她的面容似乎很端重。

她停了一停接着說道：「李先生，我們自從畫像以後，友誼比從前增進多了。」

李敏士微笑着用眼光凝視她彷彿答應了一個「是」。

她仍從容的說道：「我想李先生對於我多少可以看出一點個性來罷？」李敏士道，「那是當然，我知道你是一個活潑聰明並且能幹的小姐。」

稚瑩笑了一笑，似乎笑他還沒有聽明白她話中意義，但這意義又似乎不便直接了當的說出來。她想了一想說道：「我常常想，雖然同是一件東西，只因各人的看法不同，往往相離得很遠。譬如有一朵菊花有三個人看，一個是中國的詩人，他很容易追憶陶淵明的風趣。一個是日本人，他就想起他們的皇室了。那一個若是一位生物學呢，他向定又研究這菊花是第幾多次的變種了。……我和李先生對於畫可算見解很相同，我也佩服你的畫。……但此外似乎各人見了菊花都起不同的聯想。我很誠懇的和李先生說，我的眼中看見李先生是一個純然可敬的畫家，希望李先生也看我只是一個純然的畫家，假如我也可以算是一個畫的話。」

稚瑩將這兩次的「純然」說得很重。

李敏士那有聽不明白她的話的道理？到此他恍然大悟她之所以約他到澄湖來，就是爲的要暗暗表示她不能接受他的戀愛。這時李敏士心裏又是淒涼，又是興

奮。他暫時忘了身在船上，直好像飄飄的在迷漫的霧裏。他的心頭鬱着一團比鎔鐵鑪還熱的火，迫着他膽子大了臉皮老了。他略沈默了一晌，對她說道：「謝謝你的意思。我的見地也許此時和你有些不同，我只行其所安而已。但我極端尊重任何人的自由。我當然十分希望我某一方面能被人拔取，但同時我決無絲毫勉强的心思。稚瑩……孫小姐，你的熱心已經是人間最高貴的價值。在精神上，我因你的誇獎而鼓舞前進已經夠感謝的了……」李敏士說了幾乎要落淚，同時他要存男子的剛氣，決然的便忍過去，他放連珠砲似的更魯莽的說道：「你知道上次韋先生和我打架的時候，我已經就說應該聽你的自由了，雖然他和我所爭的固是那個字……愛！」

李敏士說完了臉上還掛着一痕堅決的苦笑。

稚瑩不意他竟這樣不顧一切的說出個愛字來，不覺怔了一怔。她似乎又羞又

怯，自己覺得耳根有些發熱，並且有些兒恨他把她剛纔的啞謎打破了，不留一些餘地。但她略待一歇也就坦然了。

他對李敏士道：「那你想錯了，李先生，我對你實在沒有在友誼以外的東西。假如我對你有愛，那也是耶穌愛人類的愛，決不是你所意想的那一種愛。而且我明白告訴你罷……」稚瑩已經說了許多句話，自覺着舌頭流利了，她禁不住笑着往下接道：「李先生，你的方法也錯了。你不明白女子的心理。你要愛一個女子，只管用盡你的聰明在作事上去拿愛給她，千萬不要急忙的就說愛。等到已經從她的舉動裏知道她暗示已經接收了你的愛，那時你再說不遲。這就好像拉滿了弓一箭就中的一樣。你若匆匆忙忙的就將這隻箭射出，既不能中的，又不許有第二箭的機會了。你今天這樣不思索的和我說了，鬧得我必須和你作學理上的討論。你看假使真要戀愛了，還會這麼從容的討論？」

稚瑩只顧說滑了嘴，却不料話說得太尖銳，李敏士聽得滿臉通紅，比受了甚麼刑罰還難熬，吃吃的只回答道：「很對不起，很對不起！」

他們沈默了一歇，稚瑩也覺出他的窘態，心裏老大不忍，便找些閑話和他說。他們不由便提起章朗。她在語言之間流露出，她同章朗終會結婚，雖然她的父親反對，她也不管。

李敏士道：「要論起章先生來，我無疑的承認他是個漂亮的少年。雖然我和他沒有甚麼好感情，我無法不說他練達，機敏，會應酬，會說話。但我不贊成他那種不光明的態度。他不肯直接攻擊我，却從旁揭我的氣眼。他不肯乾脆的愛你却要和許小如也勾搭。這些時候了，我也觀察他得可以算清楚了。他是少爺，是個拖泥帶水一手拉許，一手拉你的少爺。」

稚瑩不覺失聲道：「甚麼？」

李敏士一眼看見她長眉忽蹙，眼光露了一些可愛的鋒棱，不覺看些害怕。他渾疑了一歇，決然說道：「我和他是敵人，我攻擊他不要緊。他現在破着工夫一星期教許小姐三天法文！他就正在實行我所說的等弓拉滿了再射箭！」

稚瑩臉上都氣白了，趕緊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李敏士道：「只鐵雲說的，」

稚瑩心裏陣陣刺激，扎掙着問道，「教法文不見得就準講戀愛，你怎麼知道他仔愛她？」

李敏士道：「我現在很後悔，你太難受了，我也不敢也不願向下說了。」

稚瑩急氣道：「你只管說呀！干我甚麼事！」

李敏士道：「許小姐原來就是說了給他作夫人的。他對於這一個問題暫時沈默着不表示意見。他却逗着人家玩。你說教法文不見得就是講戀愛，但是人家許

小姐的家庭若不是爲的允許他來講戀愛，還不會讓他教法文呢。你看這是他對於戀愛的態度！」

稚瑩沉吟了好久道：「但是韋五哥有他的苦衷，他這種交際不過是應付暫時環境的策略罷了。他現在每天還和我見面，還沒有甚麼神不守舍的樣子。他和我從小在一起，我知道他也有他的缺點，但是我還不相信他會背負我。縱使他是這樣，我當然……」稚瑩有些嗓子硬了，她復說一遍道：「我當然很難受，但我也沒有得失的痛苦。因爲假使韋五哥真個如此，我也不需要這樣的一個人。我是最主張意志自由的，爲了這個，我同我最慈愛的父親走相反的路。也爲了這個，我逆了韋五哥的意思和你作朋友。我想想我的行爲並沒有錯，所以我敢於這樣作去。大家都以爲只要年輕的男女到了一處，必定是除了愛情沒有別的事。我覺得我和李先生就不如此，所以我坦然的和你在一起。我也用這一種的態度信任五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稚瑩回到家裏，問起父親已經赴人家的酒席去了。她回到自己的屋裏來。她照着平常的習慣坐在靠牆的軟椅上休息，忽然聽到「喔嚨嚨！」「鳴」的一聲鷄叫。立刻她聽出來這是章朗的把戲。

她笑着帶一種叱責的聲氣道：「五哥，太頻了！出來罷！」

她一面說着，一眼看見那椅子上面蓋了一件薄毯子。她知道這是章朗從她床上拿下來覆在自己身上的，她輕輕的走到近旁一下將毯子邊兒扣住。章朗在裏面突起突落就彷彿貓兒被扣在布袋裏一樣的亂進。稚瑩笑得累了，

章朗纔得撥出來，一手理着頭上的頭髮，口裏笑道：「今天老雞到楣，碰見黃鼠狼了。」

稚瑩笑道：「你要知道黃鼠狼的利害，你就少淘點兒氣罷。」

章朗又看看門外奶娘不之，纔握住稚瑩的手放在自己腮上貼了一忽兒問道：

「你到那裏去了？」稚瑩道：「我和李敏士在澄湖划了一陣子船，我告訴他許多……」稚瑩頓了一頓覺得不大好措辭，想想說道：「告訴他許多應該知道的話。」

韋朗聽了只作沒注意，仍是笑嘻嘻的拉她一齊坐下。稚瑩心裏惦記着許小姐的事兒，便禁不住問道：「五哥，許小姐和我好久沒見面了，她近來很好？」

她同時用暗中偵察的目光密集在韋朗的體態上。

韋朗似乎有些兒窘，他隨意答道：「還不是那樣子。」

稚瑩略沈吟了一下便不向下問了。

韋朗將她的手翻平了，用手指在她掌心中寫字叫她認。

頭一個字，稚瑩念道：「我」

韋朗點點頭又寫第二個字，她認不出來。韋朗又寫了一次，她翻翻眼睛還是沒有猜中。

韋朗道：「的」

於是韋朗又寫，稚瑩將手一抽，搖頭道：「算了，算了，我不念了，底下的字我也知道了。」

韋朗笑道：「你知道甚麼？」

稚瑩道：「你這個壞東西，又寫我的小名！」

韋朗仍然笑着道：「那有甚麼要緊？我叫你一聲，你答應一聲咱們完事……」說着就拖長聲音叫道：「小！二！」

稚瑩將身子偏過一邊，撇着嘴，但臉上掩不住笑容，韋朗撫着她的肩道：「要想我不叫你小名子也容易……」

稚瑩道：「怎的？」

韋朗附着她的耳朵輕輕道：「照——例！」

稚瑩倏的臉兒一紅，眉毛一蹙露出不自然的不耐神情來道：「別囉嗦了！」說着便待起來。

韋朗那裏肯依，輕輕攪過她的頸子來在右邊腮上聞了一聞，算是「照例」了。

八

運動會到了開會的日子了，那運動會的場子事前早已收拾好了。那並不像建築好了的運動場形成了馬蹄的樣子，只不過臨時搭架有看臺的空場罷了。這一天天氣特別的好，乾燥的風兒，和暖的太陽一齊來趣湊。浩浩蕩蕩的場上早已來了許多辦事的職員，接二連三的更來了許多熱心看熱鬧的人們。登時這個運動場彷彿成了一個大網，將成百成千的人，魚兒也似的網了進來。只忙壞了維持秩序的童子軍，跑壞了拿鉛筆簿子的書記先生，喊壞了拿擴音器的報告員，尋壞了帶着攝影箱的新聞記者，擠壞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觀眾，閑壞了坐在蘆棚裏專門等候演說的教育老爺。那場子外邊也是一樣的鬧騰騰的，汽車，馬車，人力車，都湊在一齊「套近乎」。賣水菓的，賣汽水糖食的，賣紙烟的，賣酸豆汁兒的，賣開

鍋豆腐的，賣茶的，同時各自當仁不讓的施展他們特殊的喉嚨吆喚招徠主顧。兩個人力車夫因為放車子的地盤分得不均勻，光着膀子滴着汗互相打罵，打罵得連尋食的野狗全嚇得躲到一旁去。噫，真有個趣兒呀！

在這個擠的動的社會裏，韋朗，韓蘊玉和李敏士聚在場子西邊的一角，他們坐在木板搭的參觀臺上看見一幕一幕的禮節。這些過程之中最使他們注意的是全體運動員整隊游行會場的一幕。這些精神飽滿意氣飛揚的男女青年學生各自生龍活虎的在隊裏按班的走着。那各種特殊式樣的運動衣裝顯出了每個學校獨有的風格，在場子四周黑壓壓的參觀羣衆，精神上也立時起了高度的興奮。而且這黑壓壓的人裏正有許多的和運動員是家屬，是親戚，是朋友，他們目光尋出他們所認識的某一個人也在隊裏又添了無限的歡喜。立時，這運動場歡聲鼎沸蔚成了一個活潑偉大的快樂集團。韓蘊玉一個人尋了半天稚瑩的影子，只是尋不見，她叫

李敏士韋朗兩個人一齊言神察看，只是芳華的隊容易看得見，稚瑩的個人混在那同樣的服裝裏却難分出。

韓蘊玉沉着氣，定着眼一聲兒不言語，忽她拍起手來笑的一嚷道：「一百二十一號！」

這個時候韋李二人也彷彿着了電似的隨着韓蘊玉說的號數將眼光追了去，稚瑩果然在那第七排裏。她穿着短袖敞領的白色運動衣，那光緻緻的膀子和腿露在外面，好像潤了油的淺紅色大理石彫像的一截。她那胖胖的小臉兒正浮着又慙，又熱，又得意的笑，襯着她的那一套輕靈的服裝越發活潑，彷彿在那副高興的神氣裏已經決定了她這一天的勝利。韋朗李敏士喜歡得將兩雙手又拍又舞想讓她知道他們正這兒歡迎她，但是全場歡喜的聲音太多太大了，運動這陶醉激動在這裏面分不出誰的鼓掌誰的歡呼是專為那一個人的。

熱鬧的樂隊已經吹掃過去了。裝模作樣的主席和教育老爺們已經過了站在主席臺上胡吹亂道的演說癡了。一切的委瑣的節目已經完了。這全場浮囂的空氣漸漸沈了下來，爭勝的時間到了。彷彿有一個偉大的魔鬼正在暗中運用法力叫所有的人都寧神靜氣的看着光榮的爭鬥。韓蘊玉等三人所在的那塊地方正是二百米徑賽的終點。

韋朗道：「稚瑩今天沒有球賽嗎？」

韓蘊玉笑過：「你看你這個人！昨天不是告訴你球賽不是今天，也不在這個地方？」

李敏士道：「今天她有賽跑？」

韓蘊玉道：「還有跳遠，還有……甚麼，我們今天坐的這個地位極了。二百米的場子就在咱們面前，田賽跳的場子也一眼就看得見，」

正說着呢，二百米的賽跑已經開始了，這一次是男子組的預賽。他們遠遠看去只見五個年青的小夥子一字兒排在起點的地方。發令員站在他們的後面，一隻手舉起槍來，嘴裏動了一動，五個小夥子一齊蹲了下去，只聽槍聲拍的一響，五個人燕子也似的飛跑了起來，腳底下起了烟。那烟裏有七上八下的幾隻腳亂動。韓蘊玉一邊看着風也似的人已經跑近了，一霎眼間就看見第三行的一個青年已經碰上終點的紅線。那紅線條的斷了。小夥子喘呼呼的揚起兩隻手來越到終點的老遠去了才收住了腳。這時忙壞了看時間的幾位先生。那看第一的報告了第一的時問，看第二第三的也報告了。紀錄員便紀了下來，同時全場的各處正分演着各項的運動。對於這一邊的賽跑結果只有這邊看臺上的人震天價歡呼起來。在這個喧鬧的裏面，大家都急於要知道這第一的小夥子的紀錄。早見一個學生騎了腳踏車，溜着圈子過來。他一隻手扶了車柄，一隻手舉起一塊長方形木牌子上面分行寫

着：「男子二百米預賽第一」「胡叔磊」底下的紀錄，因為車子斜的過了，沒有看清楚。

這一陣過了之後，沒有多少時候，女子的二百米賽跑也開始了。這一次的賽跑便有稚營在內。他們三人格外起勁，遠遠的不等槍響就早釘着眼看住了。一聲令下，五個大鴨頭全拚命的奔將過來。這些女孩子的賽跑和男子又有些兒不同，她們的姿能有男子的矯健，却沒有男子的粗浮，一條條白胖的大腿鼓着風過來，顯出一種活潑的優雅。在這光景裏面，她們洗淨了舊式的遺痕，呈露出新中國的女性。她們跑了過來在胸前起了一層男子所沒有的波動。尤其是稚營跑得小臉兒紅紅白白的，在韋李的眼中惹起了心裏夢也似的迷惘。

他們正在發糊塗呢，人家早已碰到紅線外面去了。這一次的結果，稚營落了個第三。韓蘊玉和韋李已經很滿意了，他們三人都一齊拍手。韓蘊玉直站了起來

向場內搖着手大聲嚷道：「綠綺思！綠綺思！」李敏士却看見稚瑩聽到韓蘊玉的叫喚，偏過頭來看着臺上，似笑非笑的微微答理，小嘴兒分明是撇着的。

這時候又該她們休息了。韓蘊玉三人也在這忽兒舒了舒氣。李敏士看見韓蘊玉的鼻準和額頭上都已透出了一些細微的汗，便拿出自己的一塊潔淨手巾請她擦。韓蘊玉笑着點點頭搖搖手，拿出她的小花手巾擦了。李敏士一回頭却見章朗也正在拭面，他自己才覺得額上也濕了，便也擦着。

韓蘊玉已經啓開手包，拿出小粉盒兒來，對着合上的小鏡子敷些兒粉，一面笑着對他們道：「今兒天氣太好，反而熱得人難受。」他們都笑着答應。

章朗忽然用手一指道：「你們看，綠綺思又該着了。」

韓李順眼去看見稚瑩正站在一羣女孩子中間說話。那兒正是跳遠的一塊地位，不多時跳遠的比賽開始舉行，各個女學生依序的跳將過去。李敏士冷眼瞧着

輪到稚瑩的時候，她從從容容的走到遠遠的地方，靜了一口氣看了看距離，便拔腳跑去，跑到最後的那塊版上，只見她瞥的雙腳一頓，斧身激射已經輕輕的落在軟沙上，那一雙腳依然是齊齊的。那份兒幽嫻的姿態就不用形容了。韓蘊玉和章則忙着要看個究竟這一回鹿死誰手，到最後的結果稚瑩居然得了個第一。韓蘊玉這一喜歡真非同小可。李敏士此刻留神看着稚瑩的小嘴兒果然也喜孜孜的笑起來了。

這時候，輪着跳遠的女學生休息。那一邊正舉行男子組的標槍比賽。稚瑩閑着沒事，便過來看。韓蘊玉三人一心只在她身上。她過來了，他們的目光也隨着過來了。只見一個個雄糾糾的男兒拾起那根尖銳的長鎗來，攏住靠中間的地方，斜着身子颯的一向前擲去。那評判員遠遠的站在對面，等標槍擲得插住了地看準了距離，又拔出來擲了回去。他們三人正瞭望着稚瑩站在運動員和評判員距離

中間的旁邊。

李敏士笑着向韋朗道：「你看綠綺思神氣那麼安閑，彷彿連決賽的第一，都拿準了似的。」

話猶未了，韓蘊玉眼尖，突見評判員抬手擲過一槍來，稚瑩剛剛一轉身，忽然栽倒，立刻一些人就圍上了。

韓蘊玉駭得大叫道：「綠綺思受傷躺下了！」

韋李二人猛聽此言，眼光一瞥，李敏士顧不得許多規矩，首先便飛跳下來向稚瑩這邊跑來。韋朗也立刻心慌意亂的追上。等待赶到臨近一看，稚瑩睡在地下，腿上滿是鮮紅的血。腿旁邊一根帶血的標槍已經粘上一些塵土。這時稚瑩痛得眼睛裏淚珠兒直往下滾。但她仍舊掙扎着不哭出聲兒。

四周的人亂轟轟的圍起來。韋朗一下坐到地上，扶着她。李敏士急得直搓手

。救護的醫生已經也趕來了。韓蘊玉也擠了進來，看着那醫生趕忙用紗布蘸着消毒水洗她腿上的創口。無奈那創口太大，鮮紅的血直向外涌，一時怎樣也洗不清楚。韓蘊玉那裏見過這樣嚇人的事，早怕得兩條腿都軟了。

那醫生看見血流得太猛，一時也沒有別的辦法，只趕快用紗布長條將創口裹起，醫生一面裹着，那擲標槍的評判員早已滿面慚愧的在稚瑩面前。他臉上罩了一層急汗，非常憂鬱的向稚瑩說道：「密斯孫，我真是抱歉死了！我不知道怎樣說纔好！……我願意負一切的責任！請你千萬原諒！」

稚瑩看見大家這樣熱忱來看她，這評判員又如此的惶懼，倒反而心裏不好意思。不過她實在痛得要暈了，她只輕輕的說道：「先生，不要緊的。」

一面她只搖搖手讓大家不要着急。韋朗和李敬士，又急又氣橫着充滿了忿火的眼睛，恨不得一拳將這個鹵莽的評判員打個「狗吃屎。」

李敏士沈着臉問道：「倒是怎麼回事呀？」

那評判員道：「唉，密斯孫站在這旁邊看，她一轉身剛要走開，我擲回這枝標槍來。不知怎的不巧正扎到她的腿上去！本來標槍這種東西，因為很銳利，我們都是很小心地拋擲，平常不大出意外，今天，……唉……不知怎的出了這個錯！按說休息的運動員本不應到這裏來，……我今天實在太疏忽……」

韋朗叱道：「你不要再講甚麼應該，不應該了！你們這運動會的次序和地位就沒有排好！」

李敏士看見醫生已經裹好了，便趕緊對評判員說道：「請你赶快叫人給她抬到一個汽車上，送上醫院罷。」

那評判員如逢大赦，赶快招呼童子軍抬了一架軟床，將稚瑩運到汽車上去。稚瑩在進車廂的時候，忍着痛說道：「我要到余大夫醫院去。他和我們最熟

。五哥知道。學校的人不必去了。」

於是韓蘊玉靠在她的身旁，韋李兩人分在倒座上坐了，車子便向余大夫醫院駛去。這醫院離運動會很遠很遠。車子走了一半的路，韓蘊玉等三人發現稚瑩腿上的紗布全紅了。

韋朗叫道：「車夫！快停車！」

韋一面叫車子停了，一面罵運動會裏的醫生是渾蟲，他赶快用自己的手巾在紗布上又揀了一道。揀上去就紅了。韓蘊玉的手巾又太小，揀也揀不上。

韋朗急得無法，對李敏士道：「老李，怎麼辦呢？手巾又不夠用，我想解下紗布來另揀一次，又怕我的手沒有消毒。這個王八日的醫生簡直連個紗布都揀不緊！你看，這血還是直流！」

李敏士想了一想，條的將外衣脫下，將襯衣也脫下，拿着襯衣給韋朗道：「

你給這衣撕了，趕快揀上。」

韋朗接過衣來便如法辦了。李敏士再穿上外衣，帮着韋朗將她的腿再縛好。車子又如飛的駛到余大夫醫院。余大夫却不在家，醫院用電話，趕快將余大夫追了回來。

余大夫一看稚瑩腿上的血迹大驚道：「這是怎麼縛的？」他趕緊換過紗布另行纏上。一面纏着，他一面問她道：「現在，覺得怎樣？」

稚瑩道：「口渴。」

余大夫聽她回答這兩個字的時候，聲音非常微弱又問道：「覺得要吐嗎？」稚瑩無力回答只微微點頭。李敏士在旁看着她的臉上已經變得蒼白中透出些黃色。那秀美的頭髮散拂在臉上和頸邊，襯着她垂下的眼簾，忍痛的神氣，正是——一幅淒其的畫本。一忽兒，余大夫已經作得停當，叫看護將她搭到病牀。他替她

打了一針，輕輕的走着，但手脚顯得忙碌。余大夫叫他們三人在外邊等着。大夫一人進去，半天半天纔走出來。

韋朗蹙着眉問大夫道：「余先生，你看她的情形怎樣？」

余大夫道：「她當然是失血過多，現在創口倒是很小的問題，消了毒敷上藥，保持住不化膿就沒有甚麼事情。只是她血流得太多了，剛纔我注射了一些食鹽水進去。看情形怎樣。」

韋朗說：「大概沒甚麼要緊罷？」

余大夫沈吟了一下，笑着道：「大概不要緊。」

韋朗道：「我看她不到多少時候，怎麼就委頓到這步田地呢？」

余大夫道：「我告訴你罷。人身上最要緊的是血，血若是流得太多一切生的機能都難得進行了。你沒看見她口渴麼？這就是失血人的現象。幸而還沒有嘔吐

。現在很不敢說她要緊不要緊，剛纔注射食鹽水便是一種間接的補充血液法方，使她的血能夠足以周流。若是病象不增加，慢慢的血球長多了就好了。所幸她的身體很好，大概不要緊的」。

韋朗聽完了，不自禁的將眼光和韓李二人的一碰。三個人抓不着甚麼要領，都是秋顏相向。這時韋朗又想起舅舅來，心裏忖度着告訴他不，想了一想打算第二天一早告訴他，免得老頭子一夜不得好睡。他吩咐了余大夫又說了些客氣話。正是這時老頭子却跑進來了，韋朗趕快過去告訴稚瑩不要緊，請他放心。

孫先生道：「現在怎樣了？我要看看她。」

余大夫道：「不要緊，她睡了，最好不必去看。」

老先生一定要去。余大夫讓他輕輕的走進看看。老先生看了一忽兒，也無法子嘆了一口得只索出來。

韋朗道：「舅舅怎麼知道的呢？」

孫先生道：「我在路上看見貝鐵雲。他告訴我瑩兒受了傷到這裏來了。我便一直跑來。這孩子一天到晚要運動運動，現在好了。」

正說着呢，余大夫的僕人來報，新聞記者要進來問候。

韋朗氣道：「人家流了血躺在床上，他們倒高興得忙了。」

余大夫告訴僕人道：「你去說孫小姐很好，現在睡了。大夫說的誰也不讓見。」

孫先生這時纔看見了李敏士。李敏士忙過來爲禮，韋朗便介紹了他。

孫先生道：「久仰得很。並且也拜讀過你的畫，鐵雲和我的女孩子常時說到閣下。我很欣佩你的耿介，因爲你給我孩子的信，她也拿給我看了。」

李敏士又犯了老脾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結結巴巴的答應着。

九

次日李敏士韋朗韓蘊玉和孫先生都到余大夫醫院來。李敏士嘴裏說不出話來，心裏却是萬分的着急，因為稚瑩的病況比頭一天又更不如得多。她睡在床上昏昏沉沉的似乎一毫無覺都沒有。李敏士一看見她的嘴唇都沒有甚麼紅色。那睡在床上的，已不是昨天在運動場上活潑美麗的孫稚瑩了，却只像一個蠢笨手藝人作出來的一個不與真像相似的蠟人。孫先生將她的手携了起來，李敏士再湊上去，只見手指甲上也騰得白白的他自己心裏猛覺得有一陣不知甚麼東西的襲擊。那沒味兒又陰森，又淒涼，又酸，又痛。他偷眼一看孫先生和韋朗的臉已經凝結得沒有神氣了。他自己覺得兩條腿有些發軟，手上打寒顫，眼淚看着要奪眶而出。但他的意識還沒有水完。他還知道在這個地位裏，是沒有他流露情感的分兒的，在

一萬個掙扎裏面，他掙扎着裝出一絲兒動靜也沒有。忽然他看見韓蘊玉正在背着臉兒拿手巾擦眼睛。他受不了這一下悲傷的刺激，眼淚迸的便要出來了。他急得只拼命的睜大了眼睛，睜得眼睛生痛，算是將淚水收住。他迷迷糊糊，又似十分清醒的聽得孫老先生和韋朗同時顫聲的問大夫道：「要完了麼？……」余大夫不作聲，只將手指着外面，讓他們出去談。李敏士也跟着到外面房裏來。

余大夫安慰着孫先生道：「你老先生請不要着急。這樣着急，於病人既無絲毫益處，反使自己精神和身體都受損失。小姐並沒有別的病況，只是因為失血太多，我已經用了許多方法都無益，現在惟一有效的方法只有接血了。這是很有希望的一條路，請你還可以放寬心。」

孫先生集中了一對憂鬱的眼光對大夫道：「接血？」

余大夫恐怕他不明白這種道理，便很誠懇的解釋道：「是的，正要接血。接

血並不是甚麼希奇危險的事情。只要經過醫生細心的手續，那是很安全的。」

孫先生聽了沒有言語。他的神氣，以爲事已至此，不管怎的也只好試一試了。

韋朗趕忙道：「只要還可以有接血的方法，就請余先生立刻接上罷！」

余大夫笑道：「接血的方法並不十分簡單，第一要知道病人和給血的人血的性質相近不相近。若是不相近的血注射到病人血管裏去，會使病人的血起惡變化，反而更壞事。我已經考察了孫小姐的血。現在若要接還要找一個血和她相近的人纔行呢。」

李敏士趕忙道：「怎樣纔算相近？」

余大夫道：「先要取出給血的人兩滴血，放在玻璃片上，用標準血清加入這兩滴血內再去考察。總之最好是和病人有血統關係人的血比較更合式些。」

韋朗道：「那麼，只有舅父和我了，我舅父是個老人，不能讓他損失了血，請余先生取我的血。」

余大夫道：「不然，這接血的方法也有不同。一種是直接，用管子從給血的人身上流到病人身上去。一種是從給血的人身上取出來了之後，再注射給病人。前一種法子更好一點，不過一切設備太多，我這醫院裏沒有。我所能行使的只是後一種方法。東城醫院設備最好，而且當時已經就預備了許多血液性質不相同的人。若是到他們那裏去，一切都便利些。」

韋朗沈吟了一下問道：「這兩種方法並沒有甚麼很大的優劣差別罷？」

余大夫道：「那倒沒有甚麼」

韋朗道：「我想設備固然要緊，尤其要緊的是大夫細心。我們和余先生多年交情，余先生的細心，我們是十分信託的。我看不妨先在余先生這裏試試我的血

。若是不行，再到東城醫院不遲。余先生以爲怎樣？」

余先生道：「也好。」

他說着便預備要再到病房裏去看看。李敏士心裏突上突下的，看見余大夫出了房門便也跟着後面走來。

大夫轉過身來問道：「李先生有甚麼話要說？」

他站住了，滿面通紅，一時又說不出甚麼話來。遲頓了一忽兒，他纔說道：「我覺得我的身體也很好。……如若……韋先生的血不夠用，我願意輸血。」

余大夫聽了他這種不流利的言辭，再一猜詳他的神態，打量了他一眼，禁不住笑了一笑，說道：「好的，等我看看罷。」

余大夫預備好了各種的用品，便走出來和他們商量，主張孫老先生先回家去

。因爲這種輸血的辦法雖然很平常，但老先生完全沒有甚麼了解，看了容易驚恐。反生出別種的誤會和障礙。孫先生無法，只可走了。這邊大夫取了韋朗的一些血去。他檢查的結果，韋朗血中有一點先天的傳染病。他說了那個病的名字，韋朗也沒有聽明白。當然他的血是不能用的了。

這時大夫向李敏士道：「李先生，再試試你的血罷。」

韓蘊玉這時受了這一些新鮮的刺激，已經有些發暈了。余大夫的看護士勸她最好是回去。韓蘊玉也回去了。

余大夫在李敏士臂上取出一小唧筒血，看護士已將他的針眼裹好。余大夫自去試驗。

試驗後，大夫告訴他道：「很好，孫小姐應該很感謝你了。我拿你的血滴在玻璃片上，加入標準血清，並不和血球起凝結作用。你的血型對於她很合式。若

是在你身上取，得要一次取最多的五百個西西。這對於你的身體暫時當然也有一點影響，不過我可以保證，沒有甚麼害處。歇幾天，你的新血自然又補充起來了。李先生，你究竟願意犧牲你的鮮血不呢？」

李敏士道：「我願意。」

余大夫道：「很好，我們就起始罷。」

他將李敏士引進房內，隨即叫護士預備了酒精，綳帶，和橡皮帶兒。他選定了一根針，叫李敏士坐在一間凳上，靠他的旁邊是一個窄窄的長檯子。大夫已經安閑的將自己的手消了毒。護士將李敏士的襟扣解開，脫下一隻袖子，使手臂露了出來。在手臂關節未受針刺的地方，先用箝子箝了濕棉花將皮膚擦了消毒。同時將橡皮管兒當作繩子縛起手臂的上一截來。大夫看見停當了，便將那針向債起的血管上刺去。李敏士覺得微微一痛，針早已刺入血管裏。護士也已將橡皮管兒

鬆開了。此時早有另外一個護士將一個大玻璃的量杯拿在一旁。大夫輕輕將針上玻璃唧筒的活塞抽出來，扶住了玻璃筒。護士將大量杯移進筒下。另在杯口上用消毒紗布圍罩了起來。

李敏士耳內聽得鴉雀無聲，偷眼一看那透亮的玻璃量杯中自己鮮紅的血直向上升得很快。他心裏不覺頓時感到這情形有些兒可怕，自己的手臂就立刻有些抖顫起來。猛的他心裏一下決然鎮定。他索性將頸子偏過一邊，眼望着靠牆的那座白漆的玻璃樹，縱覺得一切都平靜了。等了一歇，覺得有個東西在刺人的地方一抽。他轉眼看時，大夫的針已不知去向。同時却又給他注射進去一些食鹽水算是抵補他所失的一部分血量。一忽兒抽下針，那護士將一小塊棉花從上面順擦下針眼來。隨即另用一塊紗布層的小方塊兒蓋在針口上，用綳帶綁好了。

這時候他自己覺得肢體上有些兒發軟。但他的神經興奮極了。余大夫叫他靜

靜的躺着休息，並且要給他一點藥吃。他那裏安靜得下。他看見大夫又放了一點藥到量杯裏，用一個玻璃的棍子攪動着。

他問道：「這是爲甚麼呀？」

大夫道：「血流出血管外面來就會凝定的。加上這些兒藥，血就不會凝結。」大夫忙着便要替稚瑩注射。

李敏士道，「余先生，……」

大夫轉過頭來，將眼睛看着他。

他說道：「可不可以讓我也進去？」

大夫見他說話的眼睛裏神氣怪可憐的，就答應了道：「好罷，你可以在旁邊看看。」

李敏士原來預備要求兩三次的，見大夫居然很痛快的答應了他，非常高興。

他已經面色失常，心頭慌亂了。但他仍要讓人扶了他隨着大夫一齊到稚榮的病房裏來，看見她仍是昏昏的睡在床上。那臉上又灰又黃，額骨也顯得高了。他自己找了一個軟椅上坐下，看着護士將她的手臂拿着預備注射。大夫也預備了注射的針，針下也有一個較大的唧筒。大夫將唧筒後面的活塞輕輕的向前推，推得裏面的血漸漸向針頭上來。最後針尖上已經滴下一滴血來了。大夫便將針刺到她的血管裏去。慢慢的一唧筒血都注射完了。大夫將唧筒輕輕取下。那針頭却仍留在她的手臂上。大夫又插了一唧筒血，湊上針再注射了進去，如此三次將量杯中的血差不多完全注射乾淨。李敏士眼睛看得只覺迷迷糊糊的似乎正在作一場平生從不曾想到的幻夢。他漸漸覺得病房的牆壁和大夫等等都在他面前慢慢繞起圈兒來了。

大夫剛剛辦完稚榮注射的手續一看他的面神，赶快道：「李先生，你要聽我的話，真該休息了！」

余大夫叫人將李敏士扶到別一間房裏去，弄了一些藥給他吃了。章朗也進裏面來看了他。大夫說且叫李敏士在此休養一天，以便隨時可以診查。章朗也只好回去了。

他回到家中心裏不知是一種甚麼味兒，一面擔憂稚瑩的病象如此沈重不知到底可不可見好。一面想起大夫那種安閑的神氣，和李敏士輸血的經過，覺得一定是大有希望，忍不住又很爲李敏士的熱情所感動。一面又想起李敏士是自己的情敵。這回拼了性命輸血，稚瑩病好了一定愛他，不覺又十分嫉妬。一面想到稚瑩口裏儘說愛自己，却偏不肯和李敏士絕交，若是許小姐溫柔婉順決不會這些麻煩，不覺又失望傷心。他雖然沒有病也和害了病差不多。他想早一點睡下，無奈睡下之後，心中思潮起落怎樣也不能合眼。他又重新起來，檢出一封許小姐給他的信來看看。那信上寫的言辭很是恭敬他由不得便勾起和她在一處時她那副又靦

又甜的神態來，他覺得更加煩悶，又擲下不看了。

稚瑩的病象經過注血之後，果然大見轉機。一夜的工夫竟使她的精神恢復不少。孫先生韓蘊玉和韋朗來看她的時候，大夫告訴他們，她不怎樣的口渴了，嘔吐是一毫也沒有了。韋朗看着她的嘴唇和指甲也泛出紅色不像以前那樣慘白。只是她還要睡。他們便輕輕的退了出來。孫先生聽說血是李敏士的，暗自也明白了李敏士的一大半心思，獨自忖度着一切的不合式，兀兀的一聲兒也不發。他聽說余大夫已經將李敏士送回公寓休養去了，不覺又憐憫他的身世，便自跑去謝了他。

又是幾天的光陰過去，稚瑩的精神恢復的可以坐着談笑一忽兒了。李敏士也好了。只是因爲忙着畫不能常來。偶爾來了不是她睡了，便是她剛會過韓韋等人。他不願攪她，就仍然回去了。以此始終彼此還沒有見着。稚瑩在病榻上知道了李敏士輸血發暈的經過，心裏也禁不住感激他的一片真情。

這一天韓蘊玉和韋朗正在她房裏坐着，她聽到外面好像有李敏士說話的聲音，瞥眼便看一個人影子從窗前走過。她認得那微微散亂的頭髮正是李敏士的後影。

她便趕快對韋朗道：「五哥快出去看是不是李先生來了。」

韋朗起身便走，稚瑩又說了一句，但聲低。

韓蘊玉見韋朗沒聽清，便代說道：「請他來歇一下」

韋朗便引了李敏士進來，稚瑩一見他來了，倒堵住了嘴不知道說甚麼好。李敏士看見她斜臥在雪白的枕褥上，臉皮雖然清癯却已有些潤澤只是眼神還有些呆。他也苦於無適當的話開腔，只微笑着招呼遲遲的問道：「現在大好了？」

稚瑩眼睛注視着他，考查他瘦了多少，也含笑點點頭，答道：「多謝；創口也就要好了。」

她說着用手指指床前一個小方凳讓他坐下，又偏過頭來叫韋朗道：「你把下一截白單子拉起來一點。」

韋朗將單子拉起，露出她受傷的那隻腿來。她略為移動一些，讓李敏士看了一眼，又用眼睛凝視着韋朗一下。韋朗便又將單子蓋上。這時候稚瑩很想和李敏士談談，所想談的話也不是不可告人的話，只是好像當着韓韋面前總有些不便似的。她心裏凝着一番心思，兩隻妙眼便自然的垂下看着被單，偶爾也看一看李敏士，又看看韋朗，李敏士在這沉默的空氣中看見她病後的臉上掛着薄薄一層柔笑，越發嬌弱得可憐，也不願多說話勞了她。

還是稚瑩覺得不說幾句話不像個會客的樣子，便問道：「李先生都完全復原了？這一回我非常慚愧，使李先生爲我受了這樣大的犧牲。」

李敏士臉上不由一紅，只答應了兩個「是」字，招得稚瑩和韓韋全笑起來。

韋朗道：「老李，稚瑩非常担心你輸血後的調養。今早我已經問過大夫送了
一些東西到你那裏去了。我們真是感激你極了。」

李敏士道：「我現在已經恢復了。用不着甚麼東西吃，謝謝。我若收下，反
把我慣嬌了。」

稚瑩插入道：「李先生，這不是客氣的時候，你也不要太拘泥罷。」

李敏士抬起眼來正看見澄清的眼中，含笑臉上，露着一種誠懇端嚴的神態
。那神態分明告訴他「我們已經不是泛泛的友誼了。」他看見她這種神態意念全
消，只有服從的分兒。

他回到公寓，思前想後將這一次的晤面情形又溫習一回，只覺得眼前似乎也
有一片迷離美妙的憧憬。但溫習到稚瑩叫韋朗拉被時和韋朗說「我們」時，那種居
之不疑的態度，不由又想起這對自己仍不是一場空虛。這犧牲後的空虛裏所引起

的悲感，可真夠李敏士受的了。

他第二天鼓起勇氣來仍舊去探視稚瑩。這一次他帶了幾張畫。到了醫院，只有稚瑩一個在房內，別人還沒來呢。

稚瑩笑道：「你來得很好。我睡又睡不着，不睡又悶。」

李敏士道：「今天拿幾幅畫給你看好麼？」

稚瑩道：「好極了。你看那張畫報正在椅上。貝鍔雲照了我幾張病房裏的像片。你的大作也在那裏呢。」

李敏士道：「我早看見了。……」說着將拿來的那幾張畫也遞了過去。

稚瑩接過來看是一捲宣紙，笑道：「這兩天常畫中國畫？」

李敏士道：「是呀。裏面有一幅就是學你借給我那一張唐子畏的扇面。」

稚瑩看了那張已然改畫在小直幅上，這是一幅夜景，滿天的細雨正下着。一

個人站在人家竹籬外面敲門，並沒有帶傘，身後面一個粗漢担着一肩行李。再向後去便是河岸。岸旁泊着船。似乎這人是剛離船上岸的。籬門裏面是一個院子。正對着籬門是院子這邊的樓。樓上人推開窗子正要看門外來的是誰。院子中有一個半大的小孩正用一隻手遮護着所持的燈走去要開門。另一個小孩替他打着傘。一匹狗却早在籬門內搖尾汪汪的吠。稚瑩看了不禁微微一笑。

李敏士道：「怎樣？」

稚瑩道：「那對岸的烟樹人家畫得真是不錯，只是門裏的狗畫笨了。」

李敏士聽了直是笑。

稚瑩道：「唐子畏那扇面上的狗畫得真小。你這幅畫上的比較放大了些應該更容易見好。但你爲甚麼畫得像個棉花作的狗呢？」

稚瑩說說又笑笑，李敏士看她很高興的又伸開其餘的畫幅要看。恰好余大夫

進來診視，看見他的畫兒，便也拿着看。李敏士見他們都在看畫兒，忽然想趁他們不注意速寫幾個面影下來。他拿出日記本，抽下鉛筆便颯颯的描了三張。却被余大夫瞥見了。

大夫笑道：「好好，李先生拿我們作標本，請你先付僱用的錢罷。」

稚瑩聽着也笑了，問李敏士道：「你臨唐的這一張還要嗎？」

李敏士道：「可以不要。」

稚瑩道：「那麼我出個主意罷。這幅畫請李先生送余大夫算是一張鈔票好了。」

李敏士笑道：「好極了。只怕大夫嫌少。」

余大夫見李敏士肯送他一幅畫很是歡喜，便道謝收下。過一歇韓韋等人也來了。如此大家都來安慰着稚瑩病中的寂寞。一連幾天，她已經大好。孫先生就將她接回家去。

十

稚瑩在家裏又養息了幾天，這幾天內，李敏士也來了兩次。因之孫先生也和他有了兩回的談話。孫先生很誇獎他是一個有節概有見解的青年。韋朗自然時時的來。他怕舅舅還要阻碍他，來的時候總拉着母親一齊。他在稚瑩這一次的病裏看出她對李敏士的感情又增加了許多，心裏刺謬極了。他總想抓住一個機會，和她懇切的長談，猛力喝破她的錯悞。不過因為母親在一齊又不好說得。這一天他檢了一個機會，趁舅舅不在家，自己向公事房裏告了半天假，趕快一人到孫家來，却不料稚瑩竟已出門去作她病後第一次的訪友了。他心裏立時涼了半截，痴痴的坐着沒有言語。

稚瑩所訪的朋友當然是李敏士。她對於他的用心之苦早領略了早憐憫了。雖

然她自己知道，也自己願意將來的夫婿一定是韋朗，但在下意識裏她却也有些兒迷着李敏士。她走到李敏士的房前，門兒沒有掩，便一直進去，見他正背着門默默的仰面坐彷彿在深思呢。

她又退了兩步，敲了敲牆，喚道：「李先生。」

李敏士猛的怔了一下，回頭見是她便笑着讓坐下，她在他那笑着的臉上看出苦悶勉強的痕迹，心裏也着實陡的有些淒涼。她究竟是一個未經實際戀愛風波的女子，感情容易動，又有一種女子共有的高傲，喜歡別人崇讚。李敏士爲她犧牲，爲她憔悴，爲她失神的情形既然她早明白了，現在這小房子裏一幅沈思獨坐的圖畫又被她一下碰見了。她在他這苦笑的一剎那間，激起了無窮的悵惘。她覺得他的一片真誠只在暗地裏埋着生長，面子上，不敢大露了出來，這正像平日在電影片裏所看到可憐的卓別麟一樣。這個可憐的卓別麟並不是假裝在電影片裏的，

却正千真萬確的立在自己跟前。她在這一剎那間，也竟忘了坐下忘了應該向他說甚麼話，只立了沒有言語。

李敏士倒沒有覺出她的感觸，見她立着，只當她不願意在椅子原來的地位坐，便將椅子移到她立的地方，輕輕放在她的後面請她坐下。

稚瑩坐下來想了想說道：「李先生，人的生命真是微細得很，一口氣不來就完了，我這回糊糊塗塗的就暈倒在運動場上，要不是你，我今天也不會來了。」

我怕說『感謝你』這一句話，因為我怕的是我說出來了，你會說我太淺了。……」稚瑩說這話的時候不自禁的自己凝眸看着他微笑起來。她見他眼裏露出忠厚的神色在傾聽着。她便一面打着主意想用微辭感動他，慢慢的向他說道：「我自從經過這一回生命的危險，固然覺得生命太細微太脆弱，但也正因此愈覺偉大的同情心之可貴和生命的可貴。我們既然死的機會極多，越要善於用我們的生命，所以

一切小問題可以不必爭的千萬不要糟蹋了光陰去爭。……」

李敏士聽了不覺笑起來道：「咳，你一病，倒病成了個哲學家了。……」他同時禁不住又慨嘆似的說道：「因為你今天引起來，我也可以將我近來的感觸告訴你。你上次和我曾經說起你要意志上自由的一些話，很給我不少的刺激，這話要按現在歡喜講唯物辯証的人看去簡直是沒有的事。現在都講人的意識全是社會的產品。生在甚麼社會裏便有甚麼樣的意識。自己是毫沒有自由的。現在是講集團的時代。若說意志只有集團的意志。個人滿談不到。即使我們不按照這樣講，承認我們自己有個人的意志自由，但這自由也可憐得很了。我們無論在公的方面抑或私的方面，能有幾寸地方讓我們自由……」

種鑿道：「呀，那麼你很灰心了。」

李敏士道：「當然不是灰心，因為就令灰心了也不能好幾分。不過總免不了。」

苦悶。我常常念及我這一種畫師的生涯，便想起許多畫家的歷史。當然我不願意我將來變成法國的路易大衛德爲了貪心富貴要作美術總督，便三番五次的變節譎媚拿破崙。像他那樣爲了恭維羅伯斯皮爾便替革命宣傳，後來同樣替拿破崙畫踏過阿爾卑斯山圖的筆也畫出皇帝的寶冠來，我是辦不到的。我的將來正許和那可憐的米耶一樣。雖然在他死後，美國的財神居然出十萬佛郎買他的一幅拾穗人，雖然法國政府用七十五萬佛郎從美國人手裏買回他的一幅晚鐘，於事何補？美國人爲的擺闊氣，法國人爲的不肯丟自己的臉，所以才出那麼大的價錢。於藝術的本身毫不足引爲貴重的。米耶身後走運，其實只作了有錢的人標榜的工具。可憐他生前不是一樣的窮得要餓死嗎？我將來若是走了最好的運氣，也許像意大利文藝復興的三傑之一。但是那三傑不是一個把一個打倒了嗎？現在我們看起他們三個人來當然各有獨到的精神，誰也不能鄙薄誰。但是頭一位英雄維黎拿多被第二位

英雄米侃郎琪羅打倒得多可憐！一個天才的老名士就那麼孤獨的銷聲匿迹死在鄉下！曾幾何時第三位英雄拉斐爾又從米侃郎琪羅手上把他從黎拿多那裏奪來的榮名奪去了！拉斐爾的晚年固然沒有人打倒，這也只是因為沒有好手出來。設使再出一個少年的拉斐爾，這老拉斐爾的高名早就保不住了。所以無論得意也罷倒楣也罷，由不得人作主，這還到那裏講自由去？……」

稚榮聽他忽然發起牢騷來說了這麼一大套，完全不像他平常那囁嚅不肯多說的態度，也聽得不能加入任何言語。

他還是沒有完，更說道：「我所感到的並不止此。方纔我們說了許多甚麼理論，舉了許多畫人，還不免蹈空虛，不免私念太深範圍太小。現在我們實際的生活上那一些兒得着自由？住家怕匪賊，說話怕文章怕坐監牢，一切的生活必需，甚至生命全無一星星的保障。有田有地不能耕還要納稅。有了技能也不能就有飯

碗。沒有技能也許有很好的飯碗。會拍馬吹牛的也不見得準得意。就是這樣一個毫無理性的社會。走到有外國人的地方還要挨東西洋鬼子的欺負。這樣一個可憐悲慘殘酷的環境裏，我們完全是過着地獄裏極端不自由的日子。若還要把這個痛苦忘却，談甚麼不着邊際的意志自由那不是精神病麼？……固然有些人主張學問超過一切。國亡家破，我們依然要在試驗室裏看化學反應，或是躲在屋裏作文章。我也曾想，就是作了亡國奴也可以畫畫兒。但是這個環境能夠容許我們永有一間試驗室或畫室麼？就令有這麼一間，但是一牆之隔外面全是呻吟，怒吼，血流遍地，哭聲震天的，我們又有甚麼方法可以使眼睛了耳聾了，去專心學問呢？因此我覺得自由的前面定還有別的東西。我想了又想，供獻在這東西的上面的要許的人，並不止是一個畫家，當然畫家也未始不能供獻他的能力。我爲這種意念所催動實在很想很想遷變我的生活。但是……」他說了不覺突然一頓，眼睛向地轉

了兩轉，纔似乎自己和自已說話一樣道：「我恨我不能沖決這個網羅。……我的心思正像山中的流水現在迴旋在一個極窄的溪口裏，不幸這溪口又有一些大石頭，所以水不能直奔前去，只在石頭底下潑沸蕩激。……」

稚瑩見他臉上神色悲悽，想找幾句話，找了半晌纔說道：「李先生，你何苦這樣悶呢？」

李敏士聽到她這一句話不知道她心裏正在難受，說不出甚麼要緊的言語，只覺得這句話又淡又沒勁，立時失望得忘了一切，便說道：「請你原諒我，我們不必這樣客氣好不好呢？你一句一個李先生的，稱呼得我很難受。假使我也可以算你的朋友請你改了罷。」

稚瑩聽了他這話立時耳根子飛紅起來。她看見他說這話時候的那種苦痛的態度，心裏憐憫已極，要忍也實在忍不住了，便走近他，伸手握住他的手道：「真

對不起，敏士，以後我叫你敏士好了。」

李敏士只覺得被她握住了的那一隻手突的如同有激熱的電流通過來。自己不由自主的也起了強烈的反應，將自己的手緊緊握住了她的，說道：「謝謝，多謝你！」

稚瑩的感情漸漸平靜下來，安慰了李敏士幾句，辭意之間仍然暗示着她友誼的地步。

李敏士沈吟着也沒得可說的，最後說道：「各人的見解本來不能強同。在中古固然是講男女授受不親，維持那個時節他們承認的一切道德。就是現在偏僻一點的鄉下，甚至城裏偏僻一點家族。不還是維持着像中古一樣的道德麼？但是你們諸位進步的文明人已經覺得那沒有甚麼意思了，所以狠大方的就公開交際了。現在更有一部分激進些的人又已鄙棄這一班所謂的文明人了。他們有他們新興的

道德觀念和行爲。這正如同現在人看中古的人，或城裏人看窮鄉裏的人一樣……」

稚瑩聽了眼對他瞅着道：「那麼，你鄙笑我的思想落伍？」

李敏士見她質問時半笑着似乎要裝作發惱的神氣，却由畫家敏銳的眼中，深深領略了女兒家的慫恻，心中一搖意思早軟了。他笑着解釋道：「請不要往譏諷的方面猜，我不過是普泛的說着罷了。其實我這種論調也是拾了人家的。」

稚瑩半笑着嘆口氣道：「李先……哦，敏士，我很感謝你的好意，我也知道你多少有些惱我，但是……」

李敏士覺這樣帶諷刺着使她不安，老大不過意，便誠懇的笑道：「真的，一毫惱你的意思都沒有。朋友熟了，不免放肆些，愛說着玩罷了。」

稚瑩也不便再說下去，只好改了方面談些別的。她無意中看見他的頭髮，而

目，和舉動，不知怎的覺得都比平常更嫵媚些。

稚瑩回到家，纔知韋朗已經來過了。便想立刻掛個電話和他談談。又聽得父親叫她，只得先到父親房裏。孫先生和她說了許多不相干的事，時候已經不早，她一直走進自己房裏來，看見桌上玻璃方座裏藍墨水的一孔，蓋子歪在一邊。一枝鋼筆斜仰在靠近桌沿的地方。一看就知道是有人匆忙將筆插在墨水孔裏，沒有插好，又栽倒下來。桌上亂濺了幾點墨水，好像那枝筆受了委曲流出來的眼淚。她知道是韋朗所爲，想他定有字條留在。於是按着習慣在藏信的地方尋覓也沒有。只是字紙箋裏有許多信紙，有的揉成一團，有的撕成碎片。她重新展開紙團，上面只是亂畫了些縱橫的筆道兒，偶爾也有一兩個不成語氣的字；再拚起碎紙來也是如此，讀不出一句話來。稚瑩賭氣將這些紙都又拋到字箋裏去。到得夜裏

，她上床睡覺在褥子裏發現了一個小信封上面畫着個小五角星的星。她赶快撕開一看，只見信紙上面簡簡單單寫了兩行字道：「妹妹，你好！現在是清夜，請自思罷！」

這一封信將她看得呆了。她這時也無氣也無悲，不是真個的沒有，是刺激得覺不出來了。她也忘了睡，只在床上靠着將那信看了又看，眼淚直滾。漸漸的她的心思清楚，怒氣也騰上來。她想這封信的語氣完全是肯定了她的過失，而且是一種權利者的聲調說出來的。她一面覺得自己受曲，一面覺得韋朗的面目猙獰可畏。她那副強烈的女孩兒家脾氣立刻要反抗韋朗這種無禮的舉動，這種無理的權利者的聲氣。但是她氣了好久，又將那信拿着看了幾遍覺得韋朗也是急躁得可憐，那三句話，固然魯莽極了，却是也有許多眼淚在裏面。不由得自己又想起對李敏士的情形，在理智上固是一毫談情說愛的心思都沒有，却是隱隱約約中似乎李

敏士的影子在自己心頭晃來晃去。她又漸漸由忿怒轉到煩惱了。

韋朗次日很早就跑到孫家來。孫先生還未出門，他只得蹓到公事房去，胡亂畫了個到，叫聽差打聽老頭兒出去了，他纔又跑去找稚瑩。她因昨夜睡得不足，起來得晚些。韋朗到時她剛洗過臉，看見他來了只作沒看見。韋朗坐下也不言語，只靜靜的看着她。她本來沒有事了，却啓開小抽屜取出修指甲的器具來。一人靠着軟椅坐下，拿那個小曲剪將指甲根上的護膜，細細的修得彎彎兒的。十個指頭兒全修完了，韋朗以爲可以說話了，她却又端詳了一下，重復要剪一剪指甲端。剪得十個指甲端，尖尖的斜收上去，正像曲線三角形的兩等邊。她又拿起小銼子輕輕的銼着。這時韋朗看着她的指甲上全是一些極細的碎屑子，知道她還完了只可仍就忍住了。果然她站起來到洗澡間去，將手又洗了纔出來。她將一個小

玻璃瓶的塞子啓開，用小刷子蘸着瓶裏淡紅色的油，慢慢的向指甲上塗。韋朗看她低垂着眼，仍然透不出一些兒緩和的意思，他自己悶得捏住了胸前的扣子，不覺嘆了一口氣。

稚瑩聽了將手上的小刷子向瓶裏一插，塞上了瓶，說道：「既然這地方您看着全都不順眼，又何必耍來呢？」

她說着想起他那封信來，真是又氣又悲不覺盈盈欲涕。

這情形恰像夏天鬱熱的黑雲罩住了長久的時間，忽然迸出幾滴雨點兒。

韋朗見她面色未霽，縱然有一肚子傷心，也說不出，還裝出笑臉來說道：「你吃了點心沒有？……」

稚瑩道：「你別和我扯這些淡話！」

韋朗笑着坐到她身旁來作出輕巧的聲音道：「怎麼這樣大的肝氣呀？」

稚瑩將身子向旁邊移開了些道：「對了，我的肝氣發完了，我可以說人家肝氣大了。」

韋朗又湊近道：「我發了甚麼肝氣？小二，好妹妹你這孩子簡直不知道人家多難受！」

稚瑩道：「所以寫一封轟雷掣電的信來罵人。還要特意藏在床上讓我夜裏看了無法睡覺。這是你待我好！」

她說着咬住牙將韋朗用力一推。

韋朗道：「我認錯了，但是我寫那一封信時候的心境你似乎可以稍微想想罷。」

他說着笑容自然漸斂。她看着他那副極力忍耐自己的抑鬱來安慰她的神氣心裏也就軟了。不過她一時還轉不過臉色來，仍將韋朗輕輕一推道，「天氣怪熱的

，擠住人家幹甚麼？」

韋朗此時見她氣平心裏轉覺傷感，伸出手來握住她的腕際說道：「妹妹，你是聰明人。我知道你處處都極原諒我。爲我，你也吃了舅舅許多的不快。並且你也正想向消除老人家反對的路上走。但是老人家的反對並沒有撤回啊。在這時候，實在不宜再增加我們的困難。我一和你說，你就生氣。我也知道你氣的是以爲我不信任你。我却也並不因你生氣就不說。爲甚麼呢？就是爲的我根本上相信你，但辦法上，我要更周密一些。現在就退一步說罷，你看見我這樣着急，你當然很不忍心的。但是要免去我的着急，容易極了，全在乎你一念的決定。這事你難道不能辦麼？你怎麼又忍心了呢？……而且，你和我從小到現在的許多往事，已經是不能磨滅的。你因爲我歡喜吃核桃仁，替我剝仁上的衣子，常時燙了手。那一次你又將核桃仁放到開水盪裏去，燙了手背。你怕別人知道，自己偷偷的去找

玉樹油。不料又將玉樹油的瓶子失手摔了，惹得奶媽還說你愛鬧。那一次我病了發燒說胡話。你嚇得哭了。這都是我們小時在一塊兒的事情。你待我的這一切，在這一生裏你能忘得了麼？你能爲了我和你這一點意見的不同，竟可以起無謂的爭執，犧牲從小到現在的恩愛麼？我和我的親密是任何人都不能分開的。你我還能自己分開麼？縱是你要分開，我無論如何也不叫分開。妹妹，我決不相信你會起離開我的心思。你自己不也是這樣的相信麼？……」

韋朗傾心而談，越說越入深處。稚瑩最初只是低着頭一聲不響的聽着。聽到後來，她的心好像漸漸的加了許多重壓。她不由想起夜來自己反省和李敏士之間的友誼，的確不免使韋朗難堪的事來。聽到他的最後幾句話，不覺心裏新舊之情一時涌起，竟自伏到韋朗肩上哭了。

韋朗又喜又悲，捧起她的臉來，將自己的臉貼上去一聲聲的哄着她。那眼淚

想要在兩張臉的夾縫裏尋出路，無奈臉兒偎得太近竟自不讓淚水沿着正經道路走。逼得淚水無法，只好也不講理，縱橫恣肆流了他們滿臉。

過一歇，韋朗將她和自己的臉揩淨。韋朗要求她從此以後不要見李敏士的面，她答應了。但她還覺得她感激李敏士的熱腸，佩服他的天姿一定要幫助他，她將這意思明白的告訴了韋朗，並且重新又說一遍，這是她的理想也是她的心願。韋朗也誠懇的說，他除却愛情以外，事事都願意幫助李敏士。因為他也深認識他了。這件事他答應由他盡力的去辦。他們兩個人從這裏重新又獲得愛情上的保障。韋朗歡喜極了，兩隻手圍住她的腰要「來一個」。稚瑩沒有法子，只得笑着將唇印在他的唇上，「來」了「一個」。

十一

經過上一段事情之後，韋朗增加了固有的勢力將李敏士從稚瑩的心坎中逐去了。他們三人之間，一面是純然的戀愛，一面是純然的友誼。所以互不侵犯的維持了三四個月的和平。稚瑩很得意她的光明態度竟得了他們的諒解。

一日。稚瑩在家裏讀了些書。父親有電話回來說是有朋友請他吃晚飯叫稚瑩不要等了。稚瑩自己在家裏吃了飯，休息一歇，想畫張畫兒。她搬好了顏色碟子和研池，又取出個扇面來要畫一幅淺絳的山水。她的性情喜歡要作就一氣作完。這幅畫兒鈎了稿，染了，皴了，擦了，加了苔點和小樹剛剛畫完已經夜間十一點了。她想着父親已經回家，便拿了這扇面，請父親看看去。一問纔知道父親還沒有回來呢。她對於這幅新作，很覺得意，定要等父親回來看了纔似乎稱心。她便

又自己將畫筆細細的自己洗淨了，收起顏色碟子來。她一看抽屜裏有許多零碎東西，便一一整理就緒。看看時間已經過了十二點，父親還沒有回來。稚瑩心裏奇怪這老頭子照例不會這樣晚還不到家。她又想也許父親被一班無聊的政客拉去狎妓，但父親向來不肯到這種地方去的。她不由恨起跟在父親身旁的僕人來，也竟自無電話通知家裏。她想着這幅畫兒只好過了夜纔能給父親看，一人悶悶的便解衣睡下。

她睡了不久便已入夢，夢見韋朗用手遮住她的眼睛彷彿在捉迷藏。忽然韋朗一跑，睜眼醒了却聽到乳娘正在急急的敲門。稚瑩只得跋了鞋將門鎖開了。

乳娘進來道：「李先生來了。他現在要見小姐呢。」

稚瑩聽了心下大是不悅，說道：「你沒有告訴他我已經睡了嗎？而且他怎麼一下就會和你見了面呢？你怎麼這樣熱心，三更半夜的替他跑？」

乳娘挨了她一陣言語滿面通紅，急得分辯道：「我本來不曉得的。是門房老高跑上來找我。他說李先生站在門口有事要親自見小姐。老高說他已經擋駕，只是擋不了。李先生一定要進來，所以他纔叫我來回一聲兒。」

稚瑩聽了，蹙着眉毛，怎樣也想不出他要見她的正當理由。她由不得便發話道：「你去告訴高升，請李先生明天再來罷。有甚麼要緊的事也得等明天說。我已纏鎖了門睡了，照規矩誰也不能驚動我！」

乳娘碰了一鼻子灰去了。稚瑩纔睡下，乳娘又將門敲得直響。

稚瑩氣得將門用勁陡的拉開道：「你犯了毛病了麼？」

乳娘急道：「這是那裏倒靛起！那李先生不容老高分說，他已經在客廳裏坐着了。他說小姐睡了也得起床來。」

稚瑩一看李敏士竟然如此橫不講理，只恐這樣深夜父親回來碰見了不成話。

她決定出去當面斥責他一頓，以免多費時間，她氣憤憤的將睡衣脫了，胡亂登上一雙襪子，穿了一件長袍便一直到客廳裏來。

李敏士在客廳正等着，一見她進來了，便趕上前聲低氣促的說道：「稚瑩，你父親怎麼被警備官抓去了？」

這好似個青天霹靂，直把她的滿腔怒氣震得蹤影全無，一時怔住了問道：「甚麼？」

李敏士道：「你父親叫警備官抓去了！」

這十個字清清楚楚的攢到她耳裏，立時她戰慄得立不住，因為從來沒有經過這種可怕的事。她走進李敏士面前直着眼問道：「真的？」

李敏士道：「怎麼不是真的？我從貝鐵雲報館裏出來，那時候不過九點鐘。就要回去，便穿大街走江南樓飯莊門前過，瞥見兩個瘦男子在你父親的兩旁，似

乎反扭着他的兩個手腕子。後面還有一個黑胖黑胖的人跟着，他們一直從江南樓大門裏走出來。我從前有一次在鐵雲那裏看見他們這一班吃官司飯的人，一眼就瞧出你父親一定是被他們抓了……」

稚瑩急得兩個眼珠都快失了光，莽莽撞撞的便插言道：「怎樣，怎樣？」

李敏士道：「我看見他們一擁就上了停在馬路旁的一部轎式汽車。那車子立刻關緊了門，飛跑走了。我趕快從車後面的玻璃窗向裏看去，正見那兩個瘦人將他夾在中間。我纔肯定了他斷乎是遇了險。我又折到館子裏來想看看情形，抵面就碰見一個穿藍布大衫的僕人手上拿着你父親的帽子對飯莊櫃上說：他是金老爺的當差的。孫老爺在金老爺的席上派他來取的。我認識這人不是僕人，却是警備衙門裏的。我立刻明白這是警備衙門玩的把戲。我就立刻電告老貝，誰知老貝怎的也找不着。於是我展轉託人，奔走到現在纔打聽明白你父親的確在警備衙門裏

，所以趕快來告訴你。」

稚瑩越聽這事越真，越發說不出話來。她覺得身上有一股冷氣從脊梁一直冷到腳心，又從腳心冷回上來，沖到腦裏亂打胡旋。她的魂彷彿出了竅。寒顫逼得她如在雲霧裏一樣。她可憐快要暈了，但她的一線靈明不許她暈。她掙扎着還直是顫。那眼淚像壺底漏了的酒一樣直瀉下來。

李敏士道：「你快不要害怕着急。現在的事情難說極了。你最好是趕快避開這家裏。我和老章去奔走罷。」

稚瑩此時聽到李敏士的這一番話，倒顯得轉過精神來了。她很鎮定的對他說道：「你叫我躲，我躲到那裏去？我又怎忍去躲？我父親是個君子人既不爲非作歹，又與現政治不生關係。他們竟然不分青紅皂白的便捕了去。我總得救出我父親來。我家裏又沒有甚麼人，只我父女兩個……」

李敏士看着她說着眼淚又吊下來了，便道：「你不要傷心。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我們立刻就去找和韋朗商量罷。」說着讓她略為收拾一下，兩人速即出來上了李敏士所預備的汽車，一直開到韋朗的家裏。

孫健庵被捕的情形怎樣呢？

原來他是一個清流。他固然因為年紀老了只以陶情書畫為生活，但他縱橫卓犖的氣概却乃舊保持中年的活潑。他鑒賞名迹，考訂固然精詳，批評尤其嚴正，又加以他的文字中有一種藏不住的鋒芒，越發增加了他表現的力量。他又推賢好客，朋友衆多。每當酒酣耳熱之時，一隻手掀起那副大鬍子來，一隻手抓着酒杯，對於法書寶繪的言詞說得風起雲湧，偏偏又拿許多現代聞人來作比方。本來說字畫是與這些人毫不相干，但經他老先生的粲花妙舌一拉扯，便作成了最妙的截

搭題，叫人聽了笑得腸子痛。在他已經是飽更世變深自晦隱，却不知龍性難馴無意中早惹起許多人的猜忌。

若說是完全因為猜忌而引起他的遭官司，那倒還有個道理。不意這一回的被捕却又與猜忌沒多大關係。究竟其中關係如何，連孫先生自己恐怕也摸不清楚。只是設計誘他人羅網的却是受過他的情誼的人。這個人名字叫作吳良，本來和他**不認識**。貝鐵雲介紹這吳良去見健庵，爲的是找他幫助一件事。他在健庵面前說吳良這人的歷史，說他是如何一個個慷慨的男子。健庵和吳良見面一談，覺得這人三十幾歲議論甚多倒是一個很有才氣的青年。吳良認識健庵之後得他小助，救了一時之急，和健庵便表示得很親切。健庵在朋友上是個灑落的人，當然和他也常往來。

這一次，不知怎的官界要和健庵開個頑笑。警備衙門裏忽然奉到密令要捕健

庵。吳良是在這衙門裏混差事的人。他和警備官的手下人稱兄喚弟打得火一般的熱。警備官將這密令交給手下人辦。吳良是其中知道機要的一個人。他們接着命令便商議如何下手。依別人的意思派上幾個捕快將健庵抓來就完了。

吳良是個細心的人，他微微笑道：「孫健庵是現在一個負聲譽的文人。要想抓他比不得抓別個，須要事先周密，臨事敏快，事後推得乾淨纔行。」

衆人一齊問道：「你有甚麼具體的辦法呢？」

吳良這時顯得通身都是精神，滿臉都是策略，不慌不忙的却將一對眼睛斜望着桌面子道：「諸位老大哥人人是諸葛亮。我不過說幾句閑話罷了」

其中一個作小首領的半真半假的帶着有怒意的笑容道：「喂，吳老弟，咱們現在是辦公事。你別說半吞半吐的話，悞了事不是玩意兒的。」

吳良將那對斜射在桌上的眼光移動了斜射到小首領的臉上，仍然笑道：「喝

，到底是當領袖的呀！你瞧，說說話來都帶鑽子鉤兒。我要不說，簡直是我悞了這件公事了。……」他又笑出聲兒來道：「嚇嚇！我還是沒主意。」

小首領也笑道：「老吳，你這小子簡直是條滑得沒了皮兒的鱈魚精！你出了主意還不是你的首功嗎？……」說着將胸口一拍道：「咱們兄弟共事，向來不肯虧心昧己。還會將你的勞苦吃了起來？」

大家隨着哈哈一陣笑。

吳良說道，「孫健庵這人我倒和他有幾面之緣。從前他曾經託人來認識我，求過我。所以我倒和他見面談一談。我想先得絆住了他的腳，使他穩穩的就擒，不要讓煮熟的鴨子飛了。……」

吳良說到此處聲音低得聽不出了。

第二天，吳良高高興興的來拜健庵。恰好健庵到一朋友家裏吃午飯去了。吳

良撲了一個空，心裏疑雲陡起，恐怕健庵聽見風聲溜了，不但不能邀功，還許背上縱逃的嫌疑。他不由心急如焚，趕快跑回衙門，用官長名義通電話到各交通要口告知健庵的容貌舉止，嚴加注意，毋得漏網。他又低頭一想，也許老孫到貝鐵雲家去了，便一直來訪他。

貝鐵雲見他閑問起健庵來，便笑道：「你今天在我面前問他，可真問着了。有位劉木齋請他吃早飯，說是有一本宋拓的禮器碑請他去鑑定。現在已是三點鐘了。我正想到劉家去，爲的是想找他借出來攝影登載畫報。」

吳良道：「劉木齋不是那位專門以買漢碑出名的收藏家麼？」

貝鐵雲道：「是呀！」

吳良道：「我也久仰劉先生的大名，也想看看這寶物，而且正有個朋友仰慕孫老先生要請他吃晚飯呢。我們一道去拜這位劉先生好麼？」

貝鐵雲道：「好極了。」

兩人一直使到劉木齋家來。劉木齋是個爽快的人，雖然看見吳良一面不識也很歡迎。吳良和他說了幾句套話看見坐中雖有幾個客，却無健庵，便問他那裏去了。

木齋道：「就是因為那本禮器碑的籤子紙不好，訪古齋拿去另換，要等一兩個鐘頭纔能送來，老健就到別一個朋友家裏看圖章去再來呢。」

吳良道：「等一下他準來麼？」

木齋道：「準來，準來。」

吳良本來生了一張油嘴，於是也不管人家見笑，便上天下地從古到今的足足胡說一氣，說得他的一些學貫中西的大智識看看枯窘起來，孫健庵還自不見來。

這天色已經晚了。

吳良正在暗中焦燥，孫先生來了。這時他歡喜得真是如同捨着了寶貝一樣，滿面春風的和老孫周旋道：「健老你老人家來了好極。有個杭州來的朋友久慕健老的大名拿他家藏的幾件東西求健老品評。其中有鮮于伯幾的草書長卷。有梅花道人的大中堂。有沈石田的十二個扇面。有沈石田唐六如文徵明諸家和倪雲林的詩卷。還有許多磁器。他極願早日到健老那裏去請安。是我這兩天忙了不曾引他去得。今天他在絳珠樓請客。他切託我邀健老去作個不速之客，脫略了一切的禮法賞他一個臉。」

孫健庵一面翻看着那禮器碑一面很覺得吳良惹厭，隨便答過：「我已經有了別的約。改天請你貴友送到我家裏去看罷。」

吳良還是一勁的糾纏，貝鐵雲一聽有許多名畫古磁，又是畫報的好材料便也助着撻掇。健庵告訴他實在有個別的約。吳良只可問好了健庵吃飯的地點，也不

再向下問了。他等待健庵看完了碑，恭恭敬敬的陪着健庵一道走，眼看他進了飯莊的門，纔和貝鐵雲別了。

健庵在館子裏和兩個人說着話，却不知他的隨從僕人已經被衙門派的便衣捕役引誘着捉去，斷了他傳消息的人了。不一霎健庵忽然聽到館子的茶房說有個許老爺的家人拿了一封信在外間屋裏要面交。健庵只以爲是許小姐的父親爲了韋朗的甚麼事，便毫不思索的向外走來却只見那家人。茶房說那人不肯進大門，健庵不知不覺已經走出來了，一看那人却不是許宅的家人。那人身材胖大腰粗臉黑穿了一身黑馬褂和長衫，滿面油光像個豪奴的神氣。

他手上捏了一個信封，對健庵行禮道：「我是胡老爺的當差的。許老爺在我們敝上家裏呢。他有一封要緊的信。您是孫老爺麼？」

健庵道：「是呀。」

那人又問一句道：「您是孫健庵孫老爺？」

健庵又答應了。却見那人弓着身子向後退，只不將那信交來。這時健庵猛聽背後有兩人從兩旁蹇近身邊來。陡的那兩人用力將他兩條手臂一人反扭了一條。健庵急回頭一看那兩人一個是個戴黑眼鏡的瘦黃臉，一個是一張雪白的臉彷彿只有一層皮緊包着骨頭。這兩張臉瘦得本來可怕，又加一聲也不作便突來抓人，越發凶得像個閻羅殿的小鬼。

健庵再轉過頭來，只見那胖人也立刻變過顏色來，臉上充滿了橫紋殺氣，瞪着一雙凶眼低低喝道：「放漂亮點兒！快走罷！」

健庵一時摸不着頭緒只道是遇了綁匪，深恐那兩個瘦人已用手槍逼在腰上，便夷然微笑道：「去好了。」

當時幾人更無一秒的遲回，急急忙忙五鬼鬧判似的將老孫擁到馬路旁一部轎

式汽車裏。兩個瘦子仍然分扭着健庵的左右手將他擠在中間坐了。那胖子便在倒座上對面坐下。早有人將車門砰的關起。

胖子問道：「門鎖了沒有？」

車外的人道：「還沒有呢？」

胖子怫然喝道：「下鎖！」

說話之間，那車子已自如飛而去。

孫先生看見他們這種如臨大敵見神見鬼的醜態，倒覺得突兀得有趣不禁笑道：「喂，你們幾位還是衙門裏的人呢，還是江湖上的朋友呢？」

那胖子一面喘呼呼的像一隻六月天毒日底下缺水喝的黃牛，一面却要作出講宋學的程朱老賢人的面孔，正襟危坐沈着顏色說道：「到那裏你就知道了！」

孫先生見他們還在努力的作修省天理的工夫不便再拿閑話耽誤他們成聖成賢

的光陰只可默然無語。車子一霎飛到警備衙門。在一間人物混雜的公事房裏，他們要搜檢孫先生。

孫先生道：「你們抓我是奉令的麼？怎麼也不將拘票給我看。我們是犯了甚麼罪名呢？這樣隨隨便便就想翻我。你們的差事並不很大，留神出了錯兒要弄脫了飯碗。」

那班人冷笑道：「少說廢話，還許有你的好處。咱們就是沒有拘票給你看！」正鬧着，忽然那胖子又忙忙跑來道：「不用搜查了。上面有話立刻解到彳西去。現在還有一班夜快車。快快預備走！」

那胖子說了又到一旁，揚威耀武恭喜發財的這兵調將去了。我們知道從龍城到彳西有一條直達的鐵路那就是我國惟一民有的龍彳鐵路。胖子調遣了幾條大漢將健庵又擁上汽車，便直開往車站，孫健庵被他們擁到一間頭等車房裏，房門

立刻下了鎖。可憐李敏士拼命的見着稚瑩的時候，那一系列車早已將孫先生飛也似的帶出龍城許久了。

李敏士和稚瑩一同將汽車駛到韋朗家裏。恰好韋朗剛剛從外面回來。他聽到他們報告的驚人消息，却是將信將疑。

他看見稚瑩急得臉上失了神，便忙說道：「這事我們須得立刻去問貝鐵雲。因為我在路上遇見了他。聽他說他和舅舅在劉木齋家還見面的。怎麼一歇工夫就出了這事呢？」

他們正說着，韋太太早聽到大哭起來。一時急得一團亂糟。稚瑩立刻叫了貝鐵雲的電話。貝鐵雲在電話裏聽得驚呆了，便將劉木齋家和吳良一齊會着健庵的話說了，他本是個很敏撻熱腸的人，但他膽子極小。平常夜間他聽到院子裏貓踏

得驚瓦響都怕是強盜，如何當得這種消息？他握着電話的耳機心裏後悔這一天萬萬不該和孫健麻見了一面，禍事會要沾到他身上來，那電話耳機已經在他手中顫起來了。他便將言辭說得乾乾淨淨，所有的責任都交給劉木齋和吳良身上了。說完了話，他掛上耳機自去睡覺。

這裏章朗等三人又將車一直開到劉木齋家來。劉木齋聽了也是大吃一驚。他和孫健麻是好友，便立刻四處叫電話，却也查不得要領。同時稚瑩問知吳良地址趕快去找他。夜已深得很了。走到靜些的街上只有他們的一部車子。稚瑩一句話也不出，只恨這飛快的汽車太慢。到了吳良的住所又是不巧。這所房子只是吳良朋友的住宅並不是他的家。吳良的家却在彳西。他這時附住在此地，却不一定每晚都回來。稚瑩叫開了門，問知吳良還未回來就想到客房裏去等一歇。那位看門的僕人正因深更半夜這一班不速之客鬧得他不能睡，滿臉不痛快的嚴辭拒絕了。

稚盤無法急得眼淚又湧滾下來。

韋朗對那僕人道：「既然吳先生沒有回來，不便留我們在這裏等候，我們就回去罷。我們留一張字在此地。吳先生回來了就請給我們一個電話。等一下我們也叫電話來問的。」

韋朗抽出筆來匆匆的寫了個條兒。那僕人睬也不睬的接下了，韋朗扶稚盤上了車，奈敏士愁眉深鎖的也是不得主意。車子向回家的路上駛着，稚盤眼快瞥見對面馬路旁來了一個人力包車，車上的燈照得雪亮，反映着車中的人面目非常清晰，正翹起一隻腿來吸着紙烟。

稚盤在家中也從旁屋裏看見過吳良一兩次，此時一見來的人正是他，便大叫道：「吳先生！吳先生！」

當時車子一齊停了。

吳良吹着口裏的烟，很悠閑的問道，「怎麼這樣巧，小姐也是剛下牌桌嗎？」
李敏士道：「我們正找吳先生沒有碰着。孫老先生被貴衙門捕去了。……」
「啊！有這樣事？決不會的。」

稚登道：「請吳先生趕快上我們的車罷。我們求吳先生格外幫助，現在就到
衙衙門裏去看個明白，便好請求釋放。」

稚登說着那種聲音哀切誠至直如在上帝面前禱告一般。

吳良吸了一口烟，搖頭道：「這樣晚的時候衙衙門裏沒有人了。」

韋朗道：「我們已經各處都跑了，還是一毫頭緒摸不着。吳先生請上我們的
車，一齊到您寓處商量如何？」

吳良想了一想道：「也好。」

便一齊上車，回到他寓處來。吳良又仔細問了經過，還是一味的搖頭。無論

如何他不相信孫先生是警備衙門捕去的。

他道：「你們想，我和他在馬路上分手的。孫先生吃飯的館子就在那條馬路上。若是我們衙門要捕他，馬路上早應布了我們的捕快了。那何以我一個也沒有看見？抓人不是容易事。怎會一個捕快都沒有就將健庵抓去了？再說，健庵是個純粹的文人與現政治毫無關涉。他也不配讓官廳抓呀。……」

吳良越談越來勁，將手臂揮舞了起來道：「再說，抓人也要有命令。如若警備衙門要抓他，我是衙門裏掌管機要的人。一切命令都應該從我手裏過去。何以我始終不曾見這道令？……」吳良的態度立刻又變為一個大膽的學者了。他一瞪眼珠下了一個結論道：「所以我敢斷言沒有這回事！」

李敏士道：「是有的。我親自打聽的。」

吳良將眼向李敏士一橫道：「那麼就是別的機關將他抓去了。我們在警備的

衙門裏反倒不如你清楚？」

李敏士碰了個釘子聽，不便再說，稚瑩見情形仍是一些端倪沒有，急得含着
一包眼淚忘記了掉下來。大家便都靜默了。

吳良不覺打了兩個呵欠道：「今天也太晚了。小姐先回去，健庵現在也許回
家了。我敢担保他沒有事。」

稚瑩見在此久留無益，只得又哀求了一番，纔和李章二人告辭吳良。吳良只
略點點頭算是送了他們了。

稚瑩從吳良家回來，只有章朗陪她守着慘寂的夜。因為竟夕奔馳，稚瑩勞散
了神也不想睡，看看東方發白了，她纔靠在枕上合了眼。章朗在外間屋裏也正將
睡去，稚瑩忽然聽得電話鈴響，便立刻起來，驚動了章朗便趕忙去取下聽筒來。
這却是劉木齋傳來的消息。劉木齋証明了健庵已經被挾到彳西，又告訴章朗說他

已經急電丕西的朋友在車站候接，他說這個朋友在丕西是個最體面的軍人，必定有力量使健康受到優待。他又問家裏的事情是誰管，千萬不要瞎着急。稚瑩聽得心下纔安一些。不多時天色已然大亮，劉木齋又親自跑來。他告訴如何打聽清楚的，並已又拍電請一個朋友保釋，這朋友名叫秋斐然是當今名宿，在丕西的地位是政治界的上賓。他看見稚瑩焦灼得可憐着實的安慰一番，又拿出一張支票來叫她經管家務不要愁沒有錢用。

稚瑩流淚道：「老伯如此恩德，真是令人無以叩報，只要父親承請一二日回來。家用是暫時不缺乏的。……」她說着，同時想起吳良相待的情形忍不住又哽咽起來。劉木齋便與稚瑩約定隨時接洽的方法纔自回去。稚瑩隨即拿章朗商量要親自到丕西去。章朗勸她稍等一二日。他以爲秋斐然若是肯出來爲力，老舅定可馬上自由。那時必有電報回來。此刻去了也是無益。不多時李敏士也來了。他聽到

這些消息也以爲她暫忍耐的好。於是稚瑩便忍住了。到得下午，劉木齋又來了。他喜孜孜的見着稚瑩和韋朗等人大聲道：「好了，你們看，秋斐然的回電就來了！」

稚瑩趕快接過劉木齋手上的電文來看。那上面寫的是，「立謁鈴幃請釋健歸妻」九個字。

劉木齋道：「健老本來不是風波裏面的人。這事極小。斐然這回電的語氣是極負責的。既然他如此義氣，憑他在那裏道德上說話的力量，這已經不成問題。小姐請放心罷！」

這時候不但劉木齋喜歡得笑，韋朗也笑，李敏士也笑，稚瑩更是臉上高興得放出光來。她笑着向劉木齋道：「明天我到車站接父親回來，就一直陪他到伯伯家裏去。我替我父親磕頭請伯伯吃一杯！」

秋斐然答應請釋老孫的消息同時也傳到吳良和貝鐵雲的耳裏。吳良的家住在江西，江西的警備衙門是龍城警備衙門的支部。他因職務的關係時常在兩地間來往。他對於江西的官場最熟習不過，一聽秋斐然肯這樣出力，他的態度便從心裏面的小孔一直改善到皮膚外面的空氣上來。他立刻跑去會着貝鐵雲，和貝鐵雲上天下地的談了半天。貝鐵雲豎起拇指來佩服他是個肝膽朋友。他們二人一齊來到孫家和稚瑩會了面。

貝鐵雲一下握住韋朗的手眼看着稚瑩義形於色的說道：「我今天才知道甚麼叫朋友了！」

說着他與吳良一齊坐下。貝鐵雲似乎沈了一口氣預備說一套長話道：「小姐，你不知道老吳昨天夜裏的事情。他自從你們三位走了之後，本來他絕對不相信

健老會被警備衙門抓去的，也却不能無疑。他於是也不睡了。趕緊就打電話到衙門去問值宿的人，纔知道這消息是真的。並且知道衙門裏面的人曉得他和健老有交情，怕他走漏了消息，絕對對他守了秘密，所以他事先一毫也無知覺，等到火車已經開走了，衙門裏知道他也無能爲力了纔不瞞他。但是他一聽這個消息急得立刻去見大警備官。大警備官公館的門上說他瘋了。他也不管，一直跑到大警備官的面前替健老立了保狀。他拿身家性命替健老具了結！……」

貝鐵雲嘆了一口氣道：「像老吳這樣的肝膽！……」他說了這一句感嘆的話，將腦袋一直搖着，表示這句話感嘆力量還要待搖頭的方法來補充。

李敏士這時看見稚瑩的臉上已然相信這一套話露出十分感激的面容了。就是韋朗也聽得出了神。他微笑着問道：「以後怎樣呢？」

貝鐵雲經這一問格外有精神了，指着吳良道：「老李，還有呢。讓老吳自己

說！」

吳良臉上這時候的神氣端正極了。

他說道：「我在大警備官面前具了保狀以後。恰好總統有電話叫他進府去，我也就回家睡下了。不意我剛剛脫了衣服睡下，門外邊忽然起了一片喧嚷。外面又有汽車的卜卜聲，又有人挑起拳頭來打大門。當差的恐怕有甚麼意外，嚇得不敢開門。那所房子的大門本來不高，門外面的人等不及便翻牆進院子裏來了。這時當差的看見他們穿了府裏侍衛的制服，才知道他們是府裏派來的。我赶忙問他們爲了甚麼事這樣的慌張，他們說大警備官正在府裏說孫老先生的事。總統因爲我立了保狀就要傳我當面去問。……」

吳良談到此地真是義俠極了，歎了一口氣道：「我那時真是害怕。我心想着如若孫先生真是犯了甚麼大事，我也拼着完了。等到府內，所幸總統顏色還好。

但是他告誡我這樣隨便就立下身家性命的保狀，自己會要吃苦頭的。」

稚瑩聽了幾乎吊下淚來，便說道：「真是太感激吳先生了。吳先生這樣的英俠，交家父這樣的朋友，平日總可曉得他是個君子人，斷斷不會作出壞事連累吳先生的！」

吳良且不容言，還是高興的說道：「現在秋斐老已經答應保健老出來。斐老是在西最尊敬的上賓，斷無別慮。一兩天健老就可出來了。我今天奉了公事就到西去。到那裏我就叫廚子預備酒席請健老和裴老在我家裏吃一頓，一則替健老壓驚，二則我可以和裴老認識認識。」

貝鐵雲也笑道：「我也要擾你呢。」

稚瑩問他怎的也能擾他。

吳良笑道，「小姐不知道，他已經得了西礦務局的會辦了。報館的事暫時

託人料理着。我們到那裏怕不又有一番熱鬧？」

他們說來說去，直把個李敏士和韋朗說得坐立不耐。好容易他們纔走了，李敏士望着門外不覺冷笑了一聲却又嘆了一口氣。

這時種瑩滿心歡喜商量着怎樣去迎接父親。怎樣謝吳良和貝鐵雲。

李敏士道：「且慢謝這位吳先生。我看他言多語詐不定懷了甚麼鬼胎。最顯著的是他一夜之間將個冰得死人的面孔，換成了含笑花一樣的，就不免另有作用。甚麼總統傳他，簡直是狗屁。」

韋朗也點頭贊成李敏士的識見，但他却有一種解釋。他道：「這沒有甚麼。橫直都是勢利眼罷了。現在他看見舅舅沒事了，他又想認識秋斐然了，所以樂得錦上添花，又作面子，又遂了圖謀。你聽他最後的幾句話說得多麼光滑。不過只要舅舅平安回來了就罷。這些虛面子於我們也沒有甚麼損失，就算他聰明把我們

混住了也好。」

這個意見三個人都以爲然，所以他們便靜靜的等待孫健庵歸家的好消息。

一天，兩天，過去了，已經延到一星期了。東西的消息一些兒也沒有。稚瑩急得發快信打電報，又去問劉木齋。劉木齋也是急得想不出法子來，只好好好的安慰着她。最初吳良和貝鐵雲還有回信來，說是秋斐然已然而見了當地長官，並且也有極懇切的長函爲健庵剖白，只是手續上還不會辦完，所以遲幾天。信裏並且說一切事情他們都盡力帮忙，有了他們就行了。叫他千萬不要跑來，以免跋涉的苦。她看了這些懇切的信，也安靜了幾天。後來，時日竟延遲到兩個多星期，快信電報雖然照常的發送却無一字的回覆。最後吳良來了一封快信。稚瑩又驚又喜急忙打開一看，那信上竟寫的是斥責她的言語。大意是如此重大事件，豈可憑小孩子的脾氣，一味胡焦燥。現在已經有許多人在說他的閑話了，以後不許再有

快信大電報來煩擾了。這封信將稚瑩氣得暈了過去。她悲悲切切的哭了一場，就叫了韋朗來。她告訴他要立刻要去。

韋朗沈吟之間，她已經不耐了道：「五哥，現在我不能不去了。豈一個人被官廳抓去了半個多月，家裏親人一個不出面的道理？這讓人家看去，我父親明明是個壞人了，而且壞得連自己的骨肉都不管他了。這還成個話麼？我們一直到現在都是太信任朋友了。事到如此，就是要死我也和我父親死到一處！」

韋朗道：「這樣也好，我就收拾東西，陪你一齊去！」

稚瑩道：「叫你來的意思不是要你陪我去，是要和你商量一個辦法。我看我一人去最好。留你在此地可以通消息，籌方法。現在只有你我二人，務必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用纔好。若是你我一齊走了。到了有需要此地設法的時候，就沒有人

韋朗想想也覺龍城方面不可缺少他謀畫一切，又怕稚瑩路上萬一發生危險，就說道：「我就在此地罷。只是東西是你不會去過的地方。在那種人地生疏的情形之下，就不說有甚麼意外，也是萬分的不方便。你又是個小姐。我看請老李陪你去好了。好在他是個畫家，沒有職務上的牽扯。我們求他，他一定答應的。」

稚瑩連忙搖頭道：「不要他去，不要他去！……」

韋朗看她那種堅決的態度中，蹙着兩鬢秀眉似乎露出許多不能用言語形容的委曲。他自己心下慚愧，以爲她恐怕他嫉妬，就說道：「妹妹：我願意他陪你去……」

他說着臉上很覺忸怩。稚瑩已經看出來了便說道：「我所以不想請他去的原由，並不完全如你所猜。我只是想不勞他去更好。我覺得他幫助我並不要緊，正如同我們幫助他也是不要緊的事。但是若叫朋友太犧牲了，我們就不安了。上次

接血他已經犧牲得使我不安，所以這回我不願他去。

韋朗無法，便和她商量了幾樣辦法。先拍一個電報給貝鐵雲，告訴動身時刻請他到車站接一接。

十二

稚瑩一人坐在車上，只恨車子走不了幾站又要停留很長的一兩分鐘。一路風景都不是她習見的。路上有幾處地方正在大水災之後，車子停在站臺上，那些窮苦人就立在棚欄外面討錢。稚瑩看見他們都是黃瘦藍襤聲嘶啞的叫着老爺太太。那些小孩子簡直全是赤條條的，可憐渾身皮膚都變成了黑紫色，胸前的筋骨一根根的在這黑紫皮下起了稜。稚瑩不覺心中陣陣悲傷，一想父親和自己就不會嘗過這樣餓鬼的生活總算僥倖得很。但她又再想父親身在羈囚雖然不餓却不能像這班貧民可以自由自在的站着討錢討不着還可自由自在的走開，就覺父親現在連個飢民都不如了。因之她又想起李敏士那天和她談自由的時候那一種話竟又給她一重新鮮的刺激。她一忽兒又想到自己孤身奔走，便覺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危險在腦

中晃閃，一忽兒想到貝鐵雲可以到車站來，便又覺心裏稍爲安靜。因之她的女性先天富藏的眼淚在眼眶裏時漲時沒，直鬧得頭昏昏的。那飯車上的茶房照例按時來問她吃甚麼菜飯。她只在晚間覺得肚子有些餓，纔胡亂吃了些許。

夜十一點火車到了河西。那河西地方是個古舊的城市，雖然也有繁華熱鬧的場所，却不在車站。車站只是很頹破的零碎房屋湊起來的。站上也沒有甚麼亮燈，只是一些慘黃色的燈勉強的二三十步有一盞應景兒。所有的旅客下了車來能夠彼此不認錯面孔就算是萬幸。站台只是一個光光的砂石坡子，上面也沒有遮雨的鐵棚，夜間的風大得嚇人。稚瑩等車子一進站臺停住的時候，便只見亂紛紛的一羣脚夫彷彿綁匪一般的向車上擁來。同時叱喝叫罵的聲音夾雜着旅客的忙碌脚步聲直鬧得如同來了一陣急雨。同時便看見那些綁匪式的脚夫全像一班鬼影子在地獄裏伸手舞臂的亂撞。

在這一羣活鬼之中忽然有一個鬼從車窗口裏便翻了進來，一伸手正好拿着稚瑩的一床毯子，稚瑩剛要問他是第幾號的，突的看見身後而另外躡出來一個，端起她的提箱便走。她趕緊喊住，同時那拿毯子的鬼便罵了起來，說這小子無理由的就要來搶他的生意。但那另一位却也不讓。稚瑩便要斥退這後來的一個，剛好張口，一陣風捲了一陣臭土撲了進來。噙得稚瑩氣也喘不過來。她怒極了，一手將這位侵略的鬼衣服扯住便向門外推去。這捷足先登的腳夫纔提了行李引她下車來。

稚瑩這時看見站上如此紛亂，風又是呼呼的叫，心中疑懼叢生，眼巴巴的只望貝鐵雲立刻便在眼前纔好。她在慘澹的燈光不住的用她那副秀眼向人叢裏搜尋，那裏有個貝鐵雲的影子？

看看走出了站台，却有一班凶頑惡煞的督察處的人攔在木柵口上。這一羣旅

客的行李便都得老老實實的受檢查，脚夫將稚瑩的箱子拿到一個長人面前。那長人喝教開鎖。稚瑩將箱子啓開。他便在箱子裏一陣亂翻，箱內有一個白鐵盒子，表面上是花漆的很是好看。那人喝問是甚麼東西。稚瑩告訴他是化妝品。他毫不客氣的將盒兒打開。稚瑩眼看着他翻得香粉灑得一盒子，盒子蓋兒也擰開了，只是着忍不敢言語。那人看了看稚瑩的臉，便根究她許多的問題。她纔看見那人臉上滿是數不清的大黑麻子，心裏不由害怕得緊。那人問了半天，纔對她很輕薄的笑了一笑，從鼻孔裏哼出個去字來。脚夫便又提起行李出了站門。稚瑩以爲貝鐵雲也許相左了。

這時站外地上的灰塵比站台上的還多。大風將灰刮得成了濃霧。脚夫一出站門，立刻一羣車夫將他和稚瑩兩個包圍起來。她耳裏只亂七八糟的聽到「洋車」「馬車」「汽車」的吵嚷，也不認識路也不知到那裏去纔好的脚夫好像和一個黑

瘦的人力車夫訂有互惠的條款，一下將提箱從擁擠的集團裏排出來放在他的車上，叫稚瑩坐上。稚瑩已經讓這一陣風沙和脚夫督察車夫們收拾得頭暈了，也便懵懵的上了一輛車。這脚夫立刻拿出開國元勛的腔調來站在車旁訛詐她的搬運費。車夫便活像個超然派的元老，一聲兒不作的立着只管賞鑑這站門外面的風景。稚瑩被脚夫敲去一些搬費之後，纔想起原來打算想到貝家去的，此刻不知遠近還是先住一個旅館再說。所以她叫車夫送她到一家好些的旅館裏去。

那車夫滿口內行的說容易，立刻一溜水的報道：「太太，你老上那一家都行。福安旅館，迎賓棧，福星棧，華成店，太平飯店，普利生，全是好買賣！」

稚瑩道：「你找一家最近最乾淨的去罷。」

車夫答應着便邁開大步要飛跑了去。車子走在車站外面的那條街上還有些明亮，及至轉過彎子來却是暗黑的小胡同。稚瑩坐在車上耳朵裏聽的是颼颼的風叫

，眼睛裏看的是土地上三尺多遠暗黃色車燈的光，鼻孔裏，唱的是飛撲過來的臭土。那車夫又不知輕重的在瑩稱高低的路上將車子直向前闖，顛得她在車上，像個不倒翁。轉來轉去，車子停在一家客店門口。稚瑩看那招牌是太平飯店門面雖土俗却還乾淨。此時店裏正等候着這班火車下來的客人，一見稚瑩在門口遲疑觀望，便直讓她例來。

稚瑩進來一看房間，橫在裏中間就是一方大土炕，並且還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氣味從地下泛出來。稚瑩心知上當，但又想到這種店在人力車夫眼中已經是最好的了，若叫他另找未必不還與這一樣。她一下將主意決定爲了父親甚麼苦都忍受罷。她叫店裏開發了車錢，將行李拿進房來，便檢出懷中小冊要尋出貝鐵雲的地址和他通電話。電話叫到貝家，貝鐵雲正好還未睡下。他一聽稚瑩竟然到了西，不由也爲這女孩子一慘，便由僕人手中將聽筒接過。稚瑩聽到他的聲音便如鈞

天的音樂一樣令人歡喜。

她道：「我剛到太平飯店，一切情形都不熟習，貝先生能夠此刻來一趟最好。我有許多事情須待請教呢。」

貝鐵雲道：「現在天氣太晚沒有法子叫車。明天我再去罷。你的電報到我家裏，恰好我出城住下了，所以也不會去接你。」

稚瑩聽了這套不冷不熱的話只好謝了一聲將聽筒掛上了。這時店裏伙計拿了一床被褥來。稚瑩一看那個被裏子的白布已經污成灰色，兩頭膩了許多的油垢，也不知道是蓋了多少人，從未洗過的髒東西。她趕快叫伙計拿出去。自己檢出一床毯子。也不敢在那髒炕上睡。只將毯子圍了身，坐在椅子上手扶着頭，略爲休息。

次晨，稚瑩等待貝鐵雲不來，她自己便去找秋斐然。秋斐然的家住在城北新

村裏。道途離城內大約有十多里。她一人叫了輛洋車一直走去，行過許多高低泥淖的路纔到了秋家。秋斐然是個愛睡早覺的人，一聽孫小姐忽然親身到了，也就趕快起來。稚瑩雖是個新式女子，但終是舊家庭裏出來的。此時救父情切，經了許多的奔波都是碰得滿頭的冷釘子，一見秋斐然如此熱忱爽快的就出來見她，不由淚如泉涌，跪下去哽得說不出話來。秋斐然安慰了她一陣，告訴她這事本來一天就可了的，却又發生了許多無意識的周折，現在只可暫候一候再說。老秋又問她住在何處。稚瑩告訴了。他便說一個小姐住在外面旅館裏極不方便，可以住到他家裏來。他又說他也常時不在家，家裏只有一個外甥女兒，很嫌寂寞。若是她在這裏住倒很可彼此破悶。稚瑩心裏雖是歡喜，却怕打擾了他不好，便一時沒有肯定的答復。秋斐然又叫他的外甥女兒關潔出來和稚瑩見面。關潔和她也是很親熱。她在秋家商量了一些辦法。她覺得第一件要緊的是設法和父親見一面，到

底待遇的情形如何。秋斐然告訴她這可以問吳良去，大約不會爲難。她便辭了老秋，一直又來找吳良。

吳良住在城南柳林街。這地點恰好和秋只兩家成了一個似乎兩等邊的三角形。吳家便是三角形的頂點。稚瑩在車上獨自着急，恐怕碰不見吳良，白走這一程長路。却千巧萬巧，她正到了地點下車來看門牌的時候，大門一開吳良正從裏面出來。稚瑩固然滿心歡喜，吳良也一時躲不開。他將她讓到裏屋坐下，稚瑩就將請他設法讓她見見父親的來意說明，又說老秋也叫她來找他。

吳良心下計算着，賣個人情也好，便說道：「大警備官已經到西來了。我去請示。若是能讓見，我明天帶你去見。」他說完了這話覺得神氣太嚴峻了些，又放和緩了說道：「你不知道我的困難。我因爲出力幫助你父親。那班捕緝的人都恨我了。他們寫了許多匿名信給大警備官罵我是漢奸，同時也寫給我，警告

我不要毀了他們的功勞。所以我現在只能暗中幫你的忙。你千萬不要到我這裏來，免得遭他們的偵察反使你父親受惡影響。」

稚瑩心知他的詭詐，不過正在求他也只可一一答應了，又再三懇求他要一定辦好，方纔向旅館來。她在車上一看時表已經下午二時半，纔覺得肚裏餓了想吃東西。等到了店裏，不覺使她大出意外，李敏士竟然站在大門前迎她。

稚瑩正要問他，李敏士臉上帶着一種焦迫不定的神情，露出一些笑意道：「你真莽撞！……」

稚瑩這時正因吳良方纔一番奸諂的言辭，高傲的態度使她悲憤得沒有話說，一見李敏士也不知是悲是喜，沒有回答他的話就眼圈兒紅了。李敏士陪她到房裏來，她纔問起他是怎樣來的。

李敏士道：「你走的那天中午，我到你家纔知道你孤身走了。我趕快去找韋

朗，纔知一切詳情。我們商量的結果，連夜我搭最近一班的車就來了。剛從老貝那裏知道你住在這裏。……你這人也太……小氣，怎的不叫韋朗告訴我？這地方野蠻得利害，城外稍爲僻靜一些的地方就有土匪劫人。你一人怎好在這裏瞎撞？

稚瑩想起夜間的情形，當時倒不覺怎的可怕，經他一提醒倒反怕了起來。她只低了頭不言語。歇一下，她問他預備怎樣住。

李敏士道：「我要住的地方很容易。陪你在此地也可以。我還有個同學的在城外當教員。我住到他的學校裏去也可以。」

稚瑩便將找秋吳二人的結果說了一遍，又提起貝鐵雲來。

她氣得罵道：「老貝從前多麼和氣的一個人。他和我父親要好得不得了。現在他接了我孤身求援的電報都只當不見。夜裏推說不好叫車。現在他們口裏都說

得好，事實上推得乾乾淨淨。幸而我來了，還知道這種情形。若是信了他們的話，我在家不來，我父親也就聽其拘押了。不知道這些人的心是怎樣長的！」

李敏士道：「你不要爲這事煩惱罷。像老貝這種人也不是壞人。不過他們的算計是極精明的。從前當然和你家越親熱越好。現在你們有了禍事。他怕沾上了，所以不願意理了。試想他們怎肯犧牲自己來惹火燒身呢？……這些地方，我們只能自己多多原諒他們罷了。」

稚瑩聽着，蹙起眉頭又覺得餓了。李敏士去街上館子裏要了一碗湯飯一碟臘腸來，看着她吃了。稚瑩將飯吃完，漱漱口便覺得疲倦起來。

李敏士看出來便說道：「既然昨夜你全沒有睡，就休息一下罷。我可以出去繞一個彎子。」

他說着便要替她鋪上褥子。稚瑩也實在乏了，看了那不潔的炕一眼，沒奈何

還是權且睡一下好。她便由李敏士將褥子鋪了，和衣臥下。李敏士看她合上了眼，便輕輕將門反掩起來，自己到鐘樓街最熱鬧的地方繞去了。

他在街上看了些民衆生活的貧苦情形，覺得這一種帶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景像，很是一幅大畫的材料。他想藉這個機會多畫幾張賣些錢用也好。一面他又惦记着稚瑩會要醒來，趕緊就回店裏來。他輕輕推開門一看，她還睡得正酣，她那向來由西洋女理髮師燙成連鬚的秀髮，自從遭家難以來久已不收拾了。此時斜掩在她額際的髮却是很舒直的。那彎彎的兩個眼睛合上的縫，露出兩排睫毛顯得格外柔和。平時會說會笑的小嘴唇兒，此刻並了起來，連着一張可愛的臉都形出一種睡夢中的憂慮之容。他又看到她的一雙腳沒有被毯子覆起。襪子上顯有深淺不同的色。凡是鞋口所掩的地方露出淺些的絲光，沒有鞋口掩的腳背上却被飛塵污得成了黯澹的痕迹。這在她平素愛潔習慣上，從來不會發現這種情形的。於是李敏

士不覺看了一看她睡的這一張炕和房間，不禁輕輕的替她嘆了一口氣，但他這個時候心裏却又想了一層意思。孫健庵遲早總要出來。她一個舒服慣了的小姐却因這一番磨折得和他發生更深一步的友誼，這對於他未免有許多幻想了。同時他又陡的自恨心思太卑鄙。在人家這樣艱苦的時候，竟然想到這似乎乘火打劫的事上去。他一人心思不定，就想法子排遣自己。於是他拿出懷中小冊子來，抽出鉛筆在上面亂畫許多稚瑩的睡像。正畫着呢，稚瑩醒了。

他笑着將小冊子收起來，稚瑩却說這炕上有臭蟲。他便提議換到一個好旅館裏去，稚瑩告訴他秋斐然一番的好意只是自己似乎不便去得。李敏士一聽極力贊成她就搬到秋家去。他的理由是，一則老秋所慮女子住旅館的不便是誠然的。二則老秋意思誠懇，他這種情形待稚瑩如同自己子姪一樣了，無論就事實就人情去看，不去反是自己小氣；三則他的朋友在普通師範，距老秋家近，他可搬至學校

就近去幫助她。於是稚瑩意思活動了。李敏士飛快的叫店家算清了賬，喊來一部汽車，送她一直到秋家去了。李敏士見了老秋將稚瑩如何躊躇，自己如何拿主意，滔滔不絕的向老秋說個痛快。老秋雖然老了，少年時也是個通脫尙意氣的人，一見他那種銳氣也自歡喜，誇獎他作得敏捷。稚瑩在一旁看見他素來不大說話的人居然如此灑落也抿着嘴兒笑了。這邊自有老秋的外甥女兒和她一齊到裏面去，李敏士也自去普通師範校舍落宿。忙忙已到夜間，稚瑩用快信通知了姑母和表兄。李敏士便照稚瑩所囑咐的話，通知了吳良她的移居消息並且探問明日探視父親的事情。

次日稚瑩到吳良家去。吳良已經出門了。他的僕人告訴她，且回家去候電話。稚瑩便又回來，一直候到下午三點鐘吳良在警備衙門傳了電話給她，叫她立刻就來。李敏士也在秋家等着，於是陪她一齊到警備衙門來，在衙門口上兩個站門

崗的兵一見他們來了，喝令到號房裏去。他一齊到了號房，拿出名片來請會吳良。號房的差役便是那間屋子裏的皇帝。其中有一個黑大漢子慢慢拿起名片來讀了半天纔突然問道：「那一個是孫稚瑩？」

稚瑩道：「我是孫稚瑩。」

那黑人纔看了看她：「哦，你是孫志雲。孫健庵是你老子麼？」

稚瑩道：「是的。」

黑人道：「這裏犯人向來不許接見外客的！」

李敏士道：「吳先生打電話叫我們來的，我們是來看吳先生的。」黑人橫了李敏士一眼道：「你是甚麼人！你姓李，不與他們相干。你是進不去的，少說話！」

李敏士只得忍了不作聲。黑人又盤問了稚瑩許多言辭，才叫她往號房外面站着聽候，他自去傳報。歇了半天，黑人叫稚瑩進去，走過兩個院子，到了一排三

間的辦公室外。稚瑩猜想這是吳良辦公的地方了。黑人又叫她站在臺塔下面。他先進去。又出來了說道：「吳老爺辦着事呢。我帶你去。」

稚瑩跟着他又轉到一個院子。黑人又叫她在一間屋子外面站着，他自己先進去了。稚瑩一看那上面掛了個牌子寫的司法科三字。一歇工夫，黑人出來帶她直向對面屋裏走，這對面的屋子也是三間一連的，外面掛個牌子寫了第三兵棚四字。黑人進去，稚瑩又想站住。

黑人道「進來罷。」他一面說着，一面叫道：「牛排長，接見。」

稚瑩走進一看外面兩間全住的是兵。也有在擦皮靴的，也有在洗小褂子的，見她來了都切切私語着。牆上掛了許多破舊的軍帽。和零碎東西。却見裏間屋子走出一個高長身材奸狡面孔的人來。

稚瑩靈機一動趕緊問道：「這位是牛排長罷？」

牛排長虛情假意的回答了一句，便用手向裏間屋裏一指，叫她進去。她這進去一看父親正站着臉向門口，不由立時心酸眼痛，淚水一齊涌了上來，只叫得「爸……」一個字已經就哽住了。

孫先生本來坐在屋裏看書，忽然聽得門外有稚瑩的聲音，知道女兒間關跋涉的來了。他立刻如同觸了電似的離坐起立看着稚瑩進來。這時他心裏念着自己的嬌女不知經了多少風波受了多少驚恐纔得到面前來。一面愛她孝思，一面憐她嬌貴的孩子不曾慣得辛苦。老先生吞着聲兒也說不出一字來，眼裏老淚一樣的涌如泉水。

那牛排長却同時進來看見如此情形便道：「得了罷。你們爺兒兩個不用傷心了，且坐下再說。」

稚瑩一聽那聲音，一看那態度，又刺耳又刺心，但沒奈何還謝謝他的好意。

原
书
缺
页

他說着苦笑道：「這裏只有一部水滸是外間屋裏一位弟兄的。我看來看去，也看膩了。現在只看步兵操典。」

稚瑩又告訴父親，帶了些洗換的衣服來，明天可以送到，又在皮包裏拿出些錢來交給父親。

牛排長發話道，「喂。孫小姐，你太不懂事了。在這裏無論甚麼要緊不要緊的東西都不許直接交付的。你應該……」

孫先生趕快接口道：「我的小孩子不知道這些規矩。對不起得很。」說着叫稚瑩將錢交給他點數。直把稚瑩恥的滿臉通紅。她知道此地不能久留含了一包眼淚對父親看了一晌，便說走了。她起身的時候還特意留心向牛排長謝了兩聲纔出來。牛排長叫一個兵監送她一直到大門。李敏士却正在號房外面站着等候。那個兵向他留神看了兩眼，彷彿要說話，一遲頓之間他就回去了。

十三

李敏士扶得稚瑩出了門，叫了車回到秋家來。一路上她只是無聲流淚。偏又老秋和他的外甥女兒姪子等人一齊去出了。李敏士怕她獨自傷心就坐在一旁不肯走。

稚瑩向他長嘆了一口氣道：「唉，敏士，人間的道路怎麼這樣難行呀！」

李敏士在几下的鞋盒裏拿了一塊絨布來遞給她，讓她擦去鞋上的浮土，放緩了聲音勸她道：「不要這樣太傷感了。這還不算甚麼酷境，也許我們更要碰大釘子呢。你愁壞了精神，怎會有力量再跑？」

稚瑩接過絨布來放在一旁，凝望着天花板。忽然她想起來問他道：「你一直是站在號房外面的？」

李敏士微笑道：「這些號房的大爺還有甚麼客氣麼？……」他又怕她替自己煩心便接着說道：「像號房裏那樣的髒，我真不願意在那裏坐着等。站在外面舒服多了。」

稚瑩只是蹙着眉搖頭，她纔將看見父親的經過告訴他。

李敏士想了一想說道：「既然這樣爲難，恐怕下一次你要再去未見得還可以進門。我想等老秋回來了，你和他商量，求大警備官準你隨時去見纔妥當。吳良不是說大警備官已經來了麼？」

稚瑩道：「你這話不錯等他回來我就和他說。」

李敏士看見的漸漸平靜些，便要回去，約定明日在普通師範借了書來。

秋斐然回家時，稚瑩和他說了經過。他以爲吳良一定會陪她去見健庵的聽得如此情形便答應第二天和她一齊到大警備官家裏去當面說。所以李敏士次日來了

，稚瑩就叫他一人將書送去。李敏士將書送到衙門，以後，便走到大街上去買一些作畫的材料預備畫一張大些的粉畫。

他轉過灣子來，忽然覺得後面有人叫道：「李先生，回家去麼？」

他回頭一看正是昨天大門口遇見的那個兵。他心中不由暗暗一驚，不知又有甚麼花樣出來，但面子上仍舊很坦然的笑着答應道：「很好，很好。你到那裏去？怎麼知道我姓李呢？」

那兵道：「怎麼不知道。李先生不是在現代畫報上常時印了畫兒麼？連孫先生孫小姐的名字我們都很熟的」

李敏士見他形貌很是誠懇，只是心裏還免不了疑慮，便問道，「你貴姓呀？」

那兵道：「名字叫申保國。今天這時候，我當了巡查這一帶地方的班兒，恰好碰見李先生……」

申保國說着又放低了一點聲音說道：「孫先生的事真冤透了。我們當弟兄的在旁邊瞧着都氣不忿。孫先生待我們很好。你們對於他的事情光憑那見一下兒的工夫是不會清楚的。李先生你住那裏，我晚上下了班告個假，換了便衣可以去你那裏告訴你。」

李敏士見他來得突兀，又問他的住址，疑心這申保國是來探他的。但他又一想，自己並無可探之處，好在自己沒有說甚麼有把柄的話給他，倒要看他有何用意。他便將普通師範的地址明白告訴了他。申保國行了個舉手禮自去了。

李敏士買了東西，便回秋家來。稚瑩已經回來，正在寫信給韋朗，見他進來，便說大警備官很同情於她的父親，知道冤枉，只是不敢就放。他答應她問一天可以去探視一次。李敏士也將遇見申保國的事說了。稚瑩便說晚上也到普通師範去，聽聽申保國怎樣說父親的情形。

晚上，申保國來了。李敏士早已請稚瑩在學校相候。申保國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兵。他身材不高，面孔很瘦，神氣却來得精細，見了稚瑩倒局促起來。尤其是稚瑩稱呼他作申先生，他簡直羞得像個鄉下大姑娘。他說他曾經在高小畢業，因為家裏窮在街上作小買賣。有一次霍軍長的汽車將他撞倒。軍長立刻叫人送他到醫院去。病好了他去謝軍長的仁慈。軍長見他誠實，就留他作衛兵。現在軍長解職到上海去了。他屈負在此地吃糧。他說他愛看畫報，早已知道孫小姐和李先生。這一次孫老先生拘在衙門裏所受牛排長種種待遇，他們弟兄看見了都不平，只是沒有法子帮忙罷了。所以在門口一看見李先生也和孫小姐一齊來的，他就想說幾句話，只是怕號房的人曉得了，故不曾說得。他又說孫老先生待他們不錯，雖然自己在拘留裏過日子還極力的幫他們的忙解他們的災難。他相信孫先生完全是好人背了冤枉，所以更不能坐視。李敏士聽了他這一番懇摯的話，感動極了。

。他一下抓住申保國的手，不知從那裏來的許多勁，幾乎將申保國的手捏痛了。

李敏士道：「兄弟，我比你年紀大一點就叫你兄弟罷。你真是個有血性的小夥子！」

稚瑩得聽父親受了令他們不平的待遇，悲傷得眼裏全是淚水，只好極力忍着等他說下去。她趕緊打斷他們的插話，問父親究竟怎樣了。

申保國道：「牛排長最是勢利眼不過。孫先生是晚上到的。白天我們就聽說有一位旅長打電話來讓優待。所以上邊傳下話來了。牛排長知道孫先生有來歷，所以一見面就客氣得不得了。他對面那個床本是我們一個上士的床。也叫讓給孫先生睡了。第二天有幾個體面人來看孫先生。節度府的錢秘書還給孫先生送被褥來了。我們衙門裏若是勾起人來，無論案情輕重，任何人都不能接見。牛排長一看上面都讓這些人來見了，格外對孫先生恭敬。他從來不請客，居然買酒買菜來

請孫先生吃晚飯。歇了幾天，消息沈悶了。他的神氣也變了。我們每兩點鐘輪守着班兒看住孫先生。每班兩個人，晝夜不停。自從他的神氣一變，我們輪班的也跟着倒了霉。他自己常時睡倒半夜，突然起來圓睜着兩眼查看我們睡了沒有。您想，深更半夜誰不發困。我們因為有兩個人，不免有一個有時就靠着牆睡一下。他拿起戒管照頭上就打。他說我們誠心放孫先生逃跑叫他坐監牢。其實孫先生睡着了還滿不知道呢。他又在我們面前說孫先生是江洋大盜。又叫我們不要巴結孫先生，孫先生變臉就不認識人的。我們誰也沒有想巴結，都是他起初有這種心思，後來變了，疑心我們也和他一樣呢。因為他這樣虐待我們，我們全不服，又因為他的心思太驕，我們格外看不起他。孫先生也因為在他這樣見神見鬼的情形下面當然受了許多說不出的委曲。最可惡的，他當初對孫先生既然那樣好，現在也不一定敢十分得罪。他就想法子叫孫先生難堪。譬方說罷，他喝了幾杯酒，高

起興來就嘻嘻哈哈和孫先生稱兄叫弟的瞎談心。他談的話不是那一年在甚麼地方嫖姑娘就是甚麼時候軍隊裏搶人。這種又驕又惡的話，孫先生怎樣聽得？但也只好聽着，還要敷衍回答他的話。等他的酒勁兒過了，話也完了，他可變了臉了，或是和孫先生說他怎樣用手段對付想逃走的犯人，或是把我們召集在外間屋裏叫我們立正聽他的訓話。甚麼訓話！簡直就是叫我們虐待看守所裏的犯人。他這意思完全對孫先生示威的。孫先生那裏不知道？您想這種碎刀子割肉的辦法多麼可惡？……」

稚瑩聽到這裏真是心如刀割，只咬着牙將手巾拭淚。李敏士趕快對中保國作個眼色，叫他不要說，却被她看見了。

她噙着眼淚對他說道：「中先生，你請往下說罷。我當然非常悲痛，不過我要知道個究竟。……」她說到這裏彷彿夢囈似的喃喃說道：「我也略微知道一點

中國的殘酷了！」

李敏士恐怕她過分的刺激，便要送她回去。她却一定要申保國向下說去。

申保國只得說道：「其實我們大警備官和副警備官，都知道孫先生冤枉，都對孫先生非常的好。只是牛排長這小子混蛋。他梗在中間，上邊絲毫不知道，我們常小兵的更沒有機會去說。這小子常時拿弟兄出氣，不是罰跪。就是拼命的打手心。我們軍隊裏的規矩又利害，誰也不敢說個甚麼。每次都虧得孫老先生給我們講情。牛排長這小子背地裏還向我們說孫先生不懽腔。其實孫先生那裏不知道他是想借我們耀武揚威的嚇孫先生，只是不忍我們受罪，裝作不知道，反要出來替我們講情罷了。……這小子早晚不得好處。我們軍隊的事兒，說變了臉，小七星子是不認識排長的！」

申保國說說就激昂起來，忽然又想起司法科，便說道。「我們是歸司法科管

的，科長姓胡學問很好。他時常來和孫先生談話。胡科長又會作文章又會作詩。他和孫先生都是談作詩的事。我瞧孫先生倒還和他談了不少的話。不過這胡科長也不夠人味兒。他向來待人口甜心狠。說不一定他就是要用繞着彎子的話來套孫先生口供的。……」

稚瑩急急問道，「那麼我父親知道不知呢？」

申保國道：「恐怕未必知道罷。」稚瑩焦灼得恨不能立刻去警告父親，只鎖得雙眉加緊，到底嘆了一口氣道，「我父親是好人。只要沒有作壞事，也不怕他套。」

李敏士道：「對了。你只管放心。他那麼大年紀的人還不會自己小心麼？」

申保國一看桌上的鐘已經到了他輪班的時間了，便急急忙忙要走。他臨走又誠懇的向李孫二人表示爲了抱不平，他願意遇着機會盡力。他們的感激自不用提。

李敏士將稚瑩送回秋家，一路上勸她不要只管傷心，叫她再和老秋商量辦法，同時問草創努力的結果如何。李敏士看着她進門去了，才獨自一人回學校。這夜裏月明如水。李敏士走在寂靜的路上覺得風吹着有些冷。他也忘記了月夜的可愛，心裏只是默想着申保國所說的一番情形。在這種局面之下，孫先生雖說不幸，已經算是好而又好了。尚且被一班蠅子臭蟲的科長排長勢力所阻隔所侮弄而無可如何。在上面的人也就無從知道。他又想起曾經聽見從普通看守所或監獄裏出來的貧民說他們親身的經歷。那裏面的情形更是不堪想，不敢想，不忍想。夜裏連在土炕上睡覺都是特殊的權利。平常要想在炕下土地上臥倒都不能夠。必須向獄卒用錢租麻布袋作褥子纔容許有五六尺長的地方睡。一個涕唾灰土沾滿了的半塊麻布袋，帶一塊青磚作枕頭，便要幾角大洋一夜的租價。所以一個作小生意或當小公務員的人萬萬承受不起這種剝削。等到官家公文承轉三權四阻之後證明無

罪，放了出來已是破家了。身體若是比銅鐵差一點的也就瘦死了。李敏士想入彀中，不覺將路走錯。等他發覺再走回來，進了學校睡下，仍然睡不着。他一面爲稚瑩悲感，一面爲孫老先生僥倖，一面又爲這事兒久延着無消息發急。他掀起被子來望着天。月亮已經隱到雲裏，美麗的山川皆已不見，只騰滿天星斗作成了個黑黓黓不清不楚的渾沌世界，他不覺熱血涌瀆傷心的想到何以生在這樣一個可愛而又可恨的國家裏！

稚瑩探視父親的日期還要等一天纔到，她在房裏和老秋的外甥女兒關潔商量半天也無好主意。因爲她現在最靠得住幫助的人是老秋。老秋也實在是天天着急想不出方法來。稚瑩看見他平素名士的架子很大，爲了她的父親幾乎甚麼人都求了。求了無効，便是跌了他的架子老秋仍然絲毫不以爲意，鬧得稚瑩都不好意思問他了。

關潔道：「大警備官那裏既然一時想不出方法來，只好另找別的方法。我們再去和舅舅商量。」

稚瑩跟了關潔到老秋房裏來。老秋聽了她們說的話只是攢眉不語，過一歇，他對稚瑩說道：『這件事我和節度使都當面說了好幾回了，南方你父親的朋友打給節度使的電報也不少了。怎奈他們只是攔着不理，纔叫人急不得惱不得。昨天晚上我看見江南節度使的代表烏先生，心裏想着是個機會。因為他也是幫助中的一人，我便拉他再去當面說一次。那怕暫時保出來，隨傳隨到呢。但是如今的大官兒太無事忙。無論甚麼人和他說不上三句正經話的工夫，老烏和我剛剛要說話碰見一個冒失鬼將他的注意打開了。於是我們就沒有再找着適當的機會了，這樣一來又不知要歇幾天纔碰着一個適當的時間。你看我們的政治就是這樣！連說句話都要揀運氣，試問事情如何辦得好？』秋斐然說了又向稚瑩低聲道：「現在

節度的親信郭先生爲這事仗義氣。他是節度的同鄉。性情很爽快。我自己既然直接辦不通。只好繞着請他來辦罷。一兩天我隨時告訴消息給你。」

稚瑩呆呆的辭了出來。關澤使要她下棋排悶。她也只可陪着下了兩盤。

十四

稚瑩到衙門裏來投片請見。

那號房裏的黑人叫她在一旁等着。他找出火柴燒了一枝烟，裝入黃黑油膩的松香烟嘴子裏，送到嘴裏含着，慢騰騰的取出一本簿子來要往上寫些甚麼，那神氣彷彿是個考古學家要作一篇甲骨的釋文，惜墨如金半天也寫不下個字去。嘴裏啣的那枝烟一縷兒的向上薰着，害得他閉上一隻眼。稚瑩靜靜的等他寫完了簿子，他又在桌上，床上，文書架子上亂找郵差久已遞到的信件。找來找去，他發現了一封節度府的公文不見了。他這一急非同小可，徧地亂找亂罵人，纔在床底下找出來了。於是他夾了信件和她的名片向裏走去。稚瑩一看時間已是上午十一時半，心想進去了和父親談談，大約回去也得一點鐘了。她正忖度着，

黑人出來道：「科長今天告假。排長沒有科長的話不敢讓見。你改天來罷。」稚瑩立得許久，脚版都有些酸痛了，一聽結果如此，又急又悲便問道：「科長下午也告假麼？」

黑人將身子向床上一倒，順便脫下一雙鞋來，提高了嗓子道：「那誰知道！」這時黑人的脚因為脫了鞋子，便有一陣濃烈的臭氣鑽到稚瑩鼻孔裏。

她趕快掩了鼻子道，「大警備官已經答應我可以歇一天來一回。今天是應該來的日子。勞駕你再到科裏說一聲讓我進去罷。」

黑人聽得不耐煩，一個筋斗從床上翻了坐起來瞪眼道，「我們是給你使喚着的麼？」

稚瑩只得陪笑道，「因為我住得遠，勞駕方便一些。我就可以免得白跑一次。而且也是大警備官允許了的。」

黑人道，「大警備官和你說沒有說，我們不知道。橫直你今兒不能見了。」

稚瑩看見實在沒有法子想，只好回去。臨走恐怕黑人下次還要留難，只好再打起精神來和他客氣，纔出了門。她知道父親被羈的屋子雖在大門裏轉了三個院子，其實還是臨外面的。她在街上看了那牆壁想着不能見面的父親就在牆那邊掉了一陣酸淚只好走了。

李敏士在下午的時候到秋家來。稚瑩正拿着一封韋朗的信發默。她順手將信給李看了，也是一些懊喪的話。李敏士便問了稚瑩纔知道上午的事。

他看她愁得不成樣子，便想用轉移的方法減少她的悲痛，向她笑道，「我今天早上因為求畫畫兒方便又換了一間房。我的那一張大畫兒也快完工了。你去看看罷。在家裏悶着也是悶着」

稚瑩道：「剛纔關小姐邀我去看影戲，我都沒有去。我現在覺得甚麼事全無

意味了。」

李敏士道，「是呀，越覺得無意味，越要去散散心。哪哪，這是你的皮包，拿上走罷。」

稚瑩見他情不可却，便對鏡子掃了掃眉毛和他一齊到學校來。看見李敏士的那幅畫正釘三腳架上。那是畫的一個擦皮鞋的老頭兒。他對於題材的剪裁十分經濟。老頭兒占了畫幅最大的部分。那個高坐着伸出腳來讓擦的紳士只露出下腿的一部褲子。背後是高樓的屋腳，表明是在一個巷子的轉角。老頭子身旁的地上放了個盤子，裏面有兩三個小銀角子。通體只騰了下邊的一角沒有補好。

稚瑩道：「很好，很好。你的畫題差不多都是這樣的。叫我看了很難受，尤其是現在。不過你的畫筆非常柔和，顏色也安靜……」

她說着越覺心頭一陣作嘔，喉裏堵住了。她趕快想閉上嘴，找個孟子吐去，

不想一時竟嘔出來了。那幅畫兒便不幸濺污了一大片。李敏士嚇得一跳，急忙扶了她的頭讓她坐下，好吐到孟子裏去。又快取了一碗冷水來讓她漱了口，纔叫她重新洗過臉，稚瑩便告訴他從警備衙門裏回來，心裏悶得不想吃飯的。無奈關小姐再三勸她吃。她想着在人家裏許多不便，不可任自己的意思，免得人家麻煩，所以就勉強吃了。吃下之後一直不舒服，却想不到這裏吐了。

她看着那一張髒了的畫兒歎了一口氣道，「可惜你一番工夫又白晝了。」

李敏士且不答她這句話，只握住她的手，鎖着雙眉對她說道，「稚瑩，我可以和你說幾句話麼？」

稚瑩道，「你說罷。」

李敏士道，「我還是勸你不要太氣惱。你想，冤枉的事一時不得完，你又是一氣就吐。這種情形能夠持久麼？我覺得這種厄難也正好磨練我們一點力量。……」

「唉，你是個嬌女孩。我不應該在你這樣傷心的時候不安慰你，反說這種冰冷的話。不過我總以為你必須放寬了心。使精神身體都支持得來纔能辦事。那纔是聰明的孝順父親的道理。並且還有愛你的人看了心裏也悲痛。……」他覺得說滑了口，恥得滿臉通紅，趕快繞一下說道，「韋朗要知道你這樣，不知如何的着急了。」

稚瑩此時却没有理會到他這滑口的話中所流露的深意。却因為他說應該寬懷養精神好替父親奔走，聽了十分感動。她也對他說道，「你太好了。我從前不過由於青年的滿肚子好奇的心思纔對你發生友誼。實在想不到你回答我的友誼比我誠摯十倍。自從我父親遭了這件倒楣的事以來，無論甚麼至親好友一概躲了。惟有不常往來的秋斐然和新交的你熱心到如此地步。要不是你們，我簡直以為天地間朋友兩字可以廢了！」

李敏士見她肯聽自己的話，心裏很高興。但見她後面的話却有了牢騷，趕緊又用別的話岔開了。他和她說了些時候，料她可以再吃東西了，便提議要出去買些食品來給她。稚瑩辭了不要。

李敏士笑道，「我也餓了。請你陪我吃一點罷。」

說着他就跑到號房裏向差役借一部腳踏車。他駛着車子到市上買了些新鮮麪包，牛油，熟火腿，和酸菜回來。在那個相簡的桌上，李敏士烹孜孜的洗了手一樣樣的打開紙包來，和稚瑩吃了一飽。

晚上秋斐然回來告訴稚瑩那郭先生已經知道一切，滿口答應親自和節度使說明白，不過他要和稚瑩當當問個詳細。秋斐然又說老郭已經在午後四點鐘搭車子到龍城去了。要等他在龍城回來，她纔能見他。稚瑩心想如此又要延誤許多日子。父親可憐在羈囚之中一時一刻也是難過的，如何可以遲緩得。她將這意思告訴

了老秋，並且說自己要立刻到龍城去見郭先生。她可以向老郭說明一切，同時就要求老郭在龍城向關係的人說明，也可快些了。却這一樁公案，秋斐然很贊成她的意見，還誇獎她的勇氣，立刻就寫了一封信，叫她拿這信去見郭先生。當夜她在電話裏告訴了李敏士。他第二天清早陪她到車站去。稚瑩叫他就住在西隨時去探父親的消息，並且設法告訴父親她已經到龍城去了。

稚瑩到了龍城，章即接她回去。所以她就住在章家。章太太一面哭着，一面說章則在北平奔走得毫無門徑。章太太在這一套嘮叨繁瑣的言語中，十分稱道許家的好處。她說不但許先生盡力幫忙，許小姐也是非常關心，時常來送消息。稚瑩聽了自是感激，也陪姑媽流了不少的眼淚。後來她說起郭先生這一條新路，章即便說他願意去，好教她勞頓之後休息休息。

稚瑩苦笑道：「五哥，我已經不是從前的孫稚瑩了。現在我不怕勞，只怕勞

而無功。我因為父親這一件事，窺見了中國一切政治的腐敗，無論事情如何重要緊急，他們全是用「辦公事」的態度來搪塞積壓。一切全是麻木的。有一點最少的不麻木的部分，那就是奸狡。所以我們用盡了氣力得不着效果。我知道我們國家不講法律只講人情。但講起人情來，也還是走不通。我只禱告上帝不要叫我這一回再白費氣力。不過向那裏去找上帝呢？」

稚瑩說着眼淚又滾。韋朗只有再三勸慰她。她告訴韋朗，郭先生要親自問她，又說不願意他耽誤了上公事房的時間。於是她匆匆的洗了個臉，便將秋斐然的信帶上，按着地址去找郭先生。

郭先生的公館非常高大。她從前是歡喜高大的人，現在却見了高大的門就有些膽怯。她將門上電鈴按響。裏面的僕人出來了。她說明了來意，又將老秋的信也給了他。那僕人就將信收下來了。告訴她郭先生已經出門，叫她晚上再

來。稚瑩便又回來，等到晚上在電話裏問郭公館。郭家僕人說叫她第二天早上八點鐘來。

稚瑩一夜又歡喜又憂慮，一時想到郭先生能將父親立時救出來，一時又怕其中會生他種的波折，翻來覆去不得好睡。次日，他一逕起來梳洗後只不過五點鐘。她見時間還早，忽想起許久沒有練習運動，就跑出院子來自己作了幾段體操。可恨這早上的時光走得格外慢，體操作完了還只不過五點半。她慢慢耐到六點鐘，忽又恐怕老郭萬一有事先走了。於是她決定立刻就去等候他。她見韋朗等人還在睡着，便沒有聲響，招呼了僕人一句就出門了。她到了郭家的時候，只得六點二十分。那大門前樓上面的電燈還是亮的，映在一片太陽裏，只騰了一小點紅光，表示這公館裏的人還在酣睡。她在門前徘徊了幾次，覺得立刻叫門不合式。所以她又走出胡同外去繞了兩個灣子再回來。這時候已經快七點了。她大着膽子將

門鈴按了兩下，恐怕僕人不高興她太早。僕人出來了，幸喜顏色甚好。但却告訴她，大人天亮四點鐘纔回家。現在正睡着呢。看情形八點鐘斷斷起不來，叫她九點鐘再來看罷。稚瑩心下躊躇。要想回家再來，又怕老郭在這空子裏起來出門了，要想在這裏等候，也不便要求在人家客廳裏一人獨坐兩三點鐘的時間。

那僕人見她愣住了不言語，便說道，「孫小姐，儘管放心。我必定等大人一起身的時候就替你回明白。我們大人必定等你的。」

稚瑩趕快謝了他。她一人走下郭公館的大門臺階兒，心裏想找一個就近的地方等候老郭。萬一他出門，也可看見他的車子。她走了幾走看見有一個基督教的教堂正在郭家的斜對面。這時教堂的門開着，稚瑩心想進去歇一歇也好。她便走進去在那個靠門近旁的長條凳上坐着。她看見一排排的凳子靜悄悄的都在這間大廳堂裏。凳子最前面就是個宣道台。牆上掛了有聖母像，基督被難的像，還有

許多聖經上的格言，襯得這廳堂格外肅穆。她靜靜的坐了些時候，想起天堂地獄，最後審判的一些事來不覺心裏淒涼虛惘，竟生了一些相信宗教的心思。她默默的對着那聖母像不自知的已經流下兩行眼淚來。

她心裏對聖母哀求道，「聖母，你是最仁慈的。你的心可以代表世間一切父母的心。你的兒子在十字架上受慘刑的時候，你的聖靈可憐悲痛極了。我現在也正是人間最可憐的兒子。我父親蒙了極大的冤枉被壓在無理可講無情可通的勢力之下。我未曾被釘的只是身體，但我的精神已經被碎割了。你一定能以憐憫你自己兒子的慈悲，憐憫世間一切的兒女憐憫我。你救出我父親來罷！你救我罷！」

她如癡如夢的這樣哀禱着，哀禱着，漸漸的恢復了理解。她知道那聖母像只是一張紙的，一切可以救人的神力都是虛無。她不得不收起眼淚來，看看時刻，走出教堂去探郭家門前的情景，幸好郭家大門忽然開了，開門的正是原先那個僕

人，他只當是她一直站在門外呢。他也爲她的誠懇所感動！趕快請她到客廳裏坐着，答應立刻再去看大人起來沒有。一下工夫，僕人告訴稚瑩，大人起來了，洗臉就來。稚瑩聽了高興，一直又等了些時候，郭先生果然出來了。

稚瑩一看郭先生身材高大舉止粗豪，和她談起來很是爽快。他問了稚瑩許多話，答應無論如何必將健庵昭雪出來。稚瑩見他答應得如此斬截倒出於意外，當下千恩萬謝而別。她回到家裏來告訴了韋朗這些經過。韋朗也高興得很。

他說道：「本來麼，我們國裏法律只是闖人的喜怒。舅舅關在衙門裏，他們說放就放了。在他們原不是個屁大的事。老郭既然這樣負責的答應了，一定不成問題的。」

稚瑩經他這樣一說越發放心。她臉上纔顯得有些活氣。

韋朗又問她，「老郭預備怎樣去和節度使說呢？」

稚瑩道：「他說由他作保當面拿便牋請節度使隨時畫一個字就放了。他說一兩天到西去首先就辦這件事。」

韋朗笑道：「如何？我說他們就拿這事不當個屁麼！唉，不必說了，只要舅舅出來也就好了。」

十五

稚瑩當時心念着父親，怕他焦灼想發封電報去。但因警備衙門的法律比法院的還嚴厲，不許通一字的消息，所以她急於要親自跑到西去告訴父親。當天她又到劉木齋家裏去了一次。因為劉木齋一直還照應着她的家。此時她的家實際上也無異是破了。到得晚上，她又趕上夜快車向西去。

秋斐然見着稚瑩，聽她談了也極高興。關潔見她風塵僕僕的，就趕快讓她休息，一面告訴她，李敏士天天有電話來探問情形。稚瑩就用電話約了李敏士來一齊去看父親。李敏士來了聽說一番，照樣的又喜歡起來。

他笑道：「你來的時候怎麼不通知我？你還不知道從車站到此地一截路的壞麼？你瞧你太辛苦了。」

稚瑩道：「你且不用問這些。你說你的經過罷。」

李敏士道：「我這裏的經過說來真虧了那申保國。他時常溜了空子就來學校裏問消息。他老先生在裏面悶是悶極了，時常繞着屋子走走又坐下，坐下又走走。他看書特別加了快。他缺了書就暗地知會申保國告訴我一聲。我就借了書來送了去，只作爲是我們自動送去的。我已經送了三次。送書的時候，他們真可笑。那牛排長親自出來，不許我放下書就走。要等他派一個兵將那些書一頁頁的檢查過了纔許我走。他說怕我們放了毒藥在裏面，將你父親藥死了滅口。你說這小子可壞透了！還有我想把你去營救的事託申保國告訴他幾乎被覺察了。我在學校裏用假姓名通電話叫申保國出來到東大街一家咖啡店裏會面。剛剛我們說完了話就看見牛排長從店門口走過去，將臉向內一掠。申保國背向着街一毫也沒知道，還是大大方方的和我談。我却瞥見他一眼赶快低下頭拿杯子向嘴裏送。同時我又偷

偷的看玻璃窗外，小子似乎因為我的忽然低頭，引起疑心，又向裏看了一眼。我的膽幾乎要炸了開來。我就低低告訴了申保國叫他特別防備，居然這小子沒有問起他。」

兩人說着稚瑩又將帶來父親所用衣物拿出來，便一齊出門向警備衙門去。警備衙門這一次對待稚瑩痛快得多。她一進門，號房的黑人就引她到了司法科。科長還親自和她說了些客氣話。他說大警備官已經告訴他允許她來探視，又說郭先生也有電報來，意思和大警備官一致，同時他更向她說了許多套交情的話。她也願不得聽這些嘮叨，匆匆的向他謝了，就趕快來見父親。她看見父親鬍子長得不成個樣子了。昔日那一種瀟灑的鬚髻此刻只像一叢亂草。她將如何去會見郭先生的情形向父親說了。稚瑩來的時候覺得一肚子話似乎三天也說不完。及至此時說了經過之後却再也想不出話來。她只得將衣物交給父親。這一次她已經學了乖便

恭恭敬敬的先請牛排長過目，牛排長却也大客氣起來，只叫一個兵隨意用手翻了兩翻就完了。稚瑩這回非常滿意，坐些時候就起身要走。

牛排長殷殷留住道：「小姐在這裏多坐些時候不要緊。孫先生有了郭大人替他說話，就是有天大的禍事也完了，何況一些兒罪過也沒有。我猜準了他老人家遲則兩三天，早則今明天就出去了。那時要想求二位見見面也不容易，說句老實話，要不是他老人家八字裏有這點災難，憑我們就能認識您二位了嗎？坐坐去，坐坐去。若是您爺兒兩個想起甚麼一句話沒有說完，到得夜間衙門裏又不方便來了。」

老孫和稚瑩趕緊又謝謝他，重復坐下談談纔走了。

稚瑩出來和李敏士說了這些事。回到秋家又告訴了秋斐然和闕潔。他們都非常高興。因為衙門裏的人都忽然變得這樣客氣，當然健庵出獄有把握了。李敏士

這一天格外湊趣，邀了老秋關潔和稚瑩一齊去看夜間的影戲。老秋因爲第二天一早要到外縣去辦他的私事，必須先睡辭了不去。稚瑩也不去，關潔更不去了。不過稚瑩雖然沒有答應去，但她的精神的確愉快多了。

歇了一天，稚瑩已經寫信告訴了韋朗，又跑去衙門裏看父親。號房的黑人告訴她下午再來。她只好下午又跑一次。誰知這回那黑人又變了。

他對她惡狠狠的說道，「科長有話不許你來見了。」

這句話又是個青天霹靂。她趕緊問那黑人道，「怎麼忽然又不讓見了呢？勞駕你先生行好，問一問罷！」

黑人道，「不用問，事情準又是糟了。要不然，會不讓你見？」

黑人說罷關了門進去。稚瑩呆立在門外，腦子裏天旋地轉。她可憐是一隻驚弓之鳥，神經非常容易激動，一想前天那些衙門裏人對待她和父親那樣客氣一定

是反面的虛情假意。她又想到常聽人說官廳裏要處置人，事先總是客氣，越發覺得猜想不錯。她又急又悲又怕又憤全身的毛孔都緊縮起來，頭髮根兒彷彿一根根的都漲得要站起。她想只有一個老秋，偏又走了，老郭又沒有來。她想只有立刻發兩封急電給他們。她在西別的道路雖然不熟，但郵政局和電報的路程却熟極了。她急急忙忙便叫了一部汽車到電報局去。到了電報局她匆匆下得車來剛一踏大門的臺階兒，纔猛然想到電報不好措辭。若是說些像以前發過的電報，一樣的乞援言語決不足說明此刻的緊急。若是說得太過分了又怕情形或者尚不至如此，反減了帮忙人的熱忱。她一面想起報紙上前二三年殘酷的紀載，許多人都是一霎眼之間便不明不白的斷送了，令人幾乎不相信人間竟有這樣無人性的事。不意今日這種凶惡的事就真的臨到自己頭上來。纔知道昔日那個中國的人間的確和今日的同是一個，並無絲毫虛假差別。昔日替含冤者的家屬流過同情的眼淚，不意今

日自己就許已經成了這一類向家屬了。以從前的惡例不許家屬一人見面，與今日比較，事事相同。誰敢保最後一着不相同，誰敢保父親還在人間？但一面她沒有得着證明無論如何又不肯相信父親真會這樣無影無聲的犧牲了。所以儘自腦子裏昏昏的飄過去無數血肉悽慘的影象，還是有一線靈知掙扎着叫她要究問明白。她的心中正像佈滿了濃墨一樣厚雲的天，其中電光時時劃然一閃。

那汽車夫見她立在臺階兒上也不向前也不退後，呆呆的竟成了個石刻的人了，便叫喚她道，「小姐，你忘了甚麼了嗎？」

這一句話纔把她驚醒過來。她又想一想還是先要努力打聽父親此刻的情形，得着真像再說。她一下便想到吳良却怕吳良又推辭。於是又想到不如拉貝鐵雲一齊去。她急急上了車告訴車夫開到貝鐵雲的礦務局來。她在會客室裏等了貝鐵雲出來，急急告訴了來意。

貝鐵雲道：「小姐歇一下再來罷。我這裏正忙着。總辦還正在看一件要緊的公事和我商量。我作會辦的不便在他以先出衙門。」

稚瑩知道和他久談無益，又怕更延悞了時候，只得急急辭了他一直到吳良家來。吳良的僕人通報之後，他立刻請見。稚瑩心裏因為他如此痛快，倒輕鬆了一些。在客室裏專等他說一句實在的平安情形，她也就解除了這突來的驚懼了。不一歇工夫吳良走了進來滿面怒氣。

他不等她開口便大聲叱咤道：「你這孩子怎麼這樣不懂道理！你父親關在衙門，乃是受國家法律的制裁。我們在衙門裏都是奉公守法，絲毫不敢亂動的。我因為你父親的事已經背了不少的黑鍋。許多人都在大警備官面前說不滿於我的話。匿名信告我徇情枉法來偏袒你父親的更是每天都來個十幾封。你在衙門裏橫衝直闖的出入無忌不算，還要盡向我這裏跑。顯得無私也是有私。你這不是誠心要

砸我的飯碗麼？」

稚瑩萬想不到吳良竟是如此翻臉不認得人，驚愕得也忘了受侮辱，倒覺得吳良很有理似的。她惟一要問的只是父親刻下安全的消息，所以仍然很惶悚的問道，「吳先生，求你發一點慈心罷。告訴我，我父親還好好的在衙門裏麼？」

吳良道，「這句話我不能答覆你。這地方是我的私宅，不是打聽官司的地方。我並不包攬詞訟！」

稚瑩看見絕望了，只得站了起來出去。吳良當然不送。

稚瑩出了吳良的門只好到學校找李敏士商量。她走到李敏士的那間房裏一眼見他正在整理桌上的書。她的神經一直都是緊張的所以並無一滴眼淚流出，反可以一氣跑去要發電報，找貝鐵雲，找吳良。雖然受了貝鐵雲的冷待，受了吳良的叱責，但緊張的神經並不爲意，還能發揮智力驅使她跑到李敏士這裏來。不過一

見李敏士，她的神經驟然弛鬆了。她只乾號了一聲。剛剛李敏士轉過身來，看見她眼光發直面容慘澹他心裏驚疑伸手來扶她的時候，她一下撲到他的肩膀上就像軟攤了一般。李敏士兩臂用力承住了她的脅下，她的身子却沒有力量站住，兩條腿看看要垂下跪在地板上，頭伏着大哭起來了。

李敏士也嚇呆了，嘴裏連問是甚麼事，稚瑩哭了一氣，覺得胸口通暢了一些，立刻又警覺父親性命未卜不是哭的時候。她急急將剛纔的遭遇告訴了他。

李敏士苦思了一陣，忽然將手一拍道，「放着個眼前的人，我們不去找！快去問申保國罷。」

稚瑩也驚喜道，「真是我急糊塗了，竟然忘記了他。不過他一個當小兵的，靠得住麼？」

李敏士道，「唉，你這人怎麼到現在還沒有明白過來！申保國至不濟也比甚

麼作會辦的強十倍。我們不能再猶疑，趕快去。」

稚瑩道：「我是怕他智識不行，不是說他血性不夠。既然如此，現就走。」於是他們匆匆忙忙便一直向警備衙門左近去。李敏士到了路旁一家咖啡店，便對稚瑩說道：「本來你這次可以不必出來。因為怕你在家裏候了發急，所以你一路出來也好早一些聽到消息。你現存就到這家點心店裏去要一杯紅茶，坐着等我去設法找他。這裏有報紙有雜誌，你拿起看着等着。人家也決不注意你的。」

稚瑩依言就到這店裏去。李敏士便一人向衙前頭走去想借一個電話探一探申保國在不存衙門裏。他看見一家油醬店，想進去了，一看裏面買東西的人太多說起話來恐怕萬一不方便。他又跑到另外一家米店門前，看其中只有幾個夥計在櫃臺裏。他就進去很客氣的向他們借用電話，所幸店裏人沒有拒絕。

這時天色已經晚了。李敏士查過號簿摘下耳機來還不會要號數，先自心裏陡

然一陣酸楚。他心想着在這個悽迷的晚色裏却打聽這一件哀慘的消息。那咖啡店裏還坐着一個苦孩子在痴望着。萬一消息不好，自己却怎樣好告訴她呢。這一剎間，他聽到耳機內的聲音便要了警備衙門號房的號數。

那邊便有一個極凶橫的聲音問道，「找誰？」

他趕緊放平了聲音，很客氣的說是要找申保國說話。

那邊道，「申保國？幹甚麼的？」

他又告訴是當兵的。

那邊大聲道，「我們這電話不是給當兵的傳的。」

他趕快道，「勞駕勞駕。我是他的親戚呀。有要緊的事和他說，勞駕，麻煩您一次罷。」

那邊突的已經將聽筒掛上了。他無法可想，只得再試一試。這一回他恐怕那

號房大人聽出他的聲音來，又想到申保國會和他說過有一個龍班長是他的好友，於是他得了主意。摘下耳機來要了號，聽到那邊的聲音，他使學着當地人的口音凶惡的喝道，「叫龍班長來接電話。我是旅部的。」

他喝完了不覺暗暗好笑，但那號房大人居然聽命了。一歇工夫，他聽到那邊有了聲音，便趕快問道，「你是龍班長麼？」

那邊答道，「是呀。」

他道，「勞你駕叫申保國來說話。我是他的親戚呀。剛纔我請號房裏傳話，他們不給傳呢。」

他說完了就聽到龍班長諾諾連聲的去了。又一歇，申保國的聲音果然在聽筒裏傳出來。

他又驚又喜趕緊道，「你是保國呀？」

申保國答應着却一勁的問他是誰。這時他又怕說出來萬一叫號房的人聽去了，又怕吞吞吐吐的叫店裏人看出來起疑心。他急得恐怕功敗垂成，直將兩個眼珠子向櫃台裏面溜，裝出隨便嘻笑的樣子却放嚴肅了聲音說道，「保國，保國，你聽不出我的聲音嗎？你聽聽，聽出來沒有？」

申保國猛然聽出來了不覺脫口道，「哦，你是……」

他急得不等他說出來，便接說道，「不錯，是我。是我！現在有要緊的事情問你，我就在這街頭上。你出來和我談談罷。」

申保國道，「我就來。」

李敏士暗叫了一聲慚愧，掛上耳機，謝過店裏，便向街頭走去。他走到街盡頭還不見申保國來，只可又轉回頭走，仍然未見申保國的影子。他想也許申保國在街口外等他，便又趕幾步向街頭走。忽覺後面有個人擦他右肩而過，已自走到

他前面去了。他一看那人正是申保國，却自頭也不迴，默默的一直向前走去。他不敢怠慢，放緩了脚步離申保國兩丈多路默默跟隨。申保國走到快出街的一個胡同便折了進去，他在後面看見赶快追了幾步，也跟進胡同裏，申保國却在胡同裏一塊空地基旁邊等着他，見他走來便問道，「李先生，甚麼事？」

他一下抓住申保國的手臂，憂愁的問道，「老弟，你說老實話。孫先生怎樣了？」

申保國一聽這話，摸不出頭緒來，便率直的答案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孫先生還不是在受那排長的欺負嗎？」

李敏士一聽，歡喜得叫起來了道；「真的？」

申保國道，「怎麼不是真的。孫先生剛纔吃了飯就睡了。我瞧他也真夠悶的！」

李敏士不覺長嘆了一口氣，笑道，「可嚇死我們了！」

申保國仍是莫明其妙。李敏士便將稚瑩日間所遇的種種事情約略的告訴了他，並且叫他再仔細打聽清楚。申保國答應了便走，說夜裏再告訴他。李敏士也轉背回去。

他忽然又掉過頭來喊道，「老弟，老弟！」申保國又走過來。他低低說道，「你設法叫孫先生寫一個字條兒來；那怕一個兩個字都行。」

申保國點頭又去了。他纔趕快跑回那家咖啡店。

他走進門看見稚瑩愁眉深鎖，正拿着一張報發呆。趕快向她喜笑顏開的說道，「一點兒事也沒有，放心罷，放心罷。」

稚瑩見他說得這樣高興，也不覺跟着笑起來。她却又猶疑不信的道，「真的麼？」

李敏士看見左右的客人都已顯出一種略微騷動的樣子，便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們且去吃飯。慢慢的說罷。」

他們一齊走出去。李敏士一面說着，一面怕她餘怖未去，就邀她到個廣東舖子裏吃了一餐飯，說着請着逗她高興。飯吃完的時候，送她回到秋家，叫她等着聽申保國的回話。他自己跑到學校去歇了一下。夜裏很深了，申保國到學校裏來交了一個香烟畫片兒給他，告訴他一切可笑的事。他看那張片兒後面只有簡單的「平安勿念」四個字，便珍重的將片兒收起。申保國說完匆匆的走了。他就立刻來找稚瑩。稚瑩一接過那片兒首先仔細看是父親筆蹟心便放了下來。

李敏士道，「這一回的事非常使人覺得官場裏可憐可恨又可笑。原來大警備官在前天晚上和他們兩三個作科長的閑談心，說是有兩個有力量的人說他的閑話，批評他待孫某太好了。大警備官說了這幾句話之後，還說了些抱不平的話，覺

得這班人叫孫某老羈押着不算，還要編排到他頭上來。他只有遵照老規矩辦，不能事事聽人家的挑剔。大警備官這一番話到了他們耳朵裏就不得了了。司法科長立刻告訴牛排長不許你再去探視。所以號房裏對你就凶起來了。其實大警備官並沒有禁止你去的意，他的話是利於你的。這班東西反到替他作起惡人來了。他們以爲如此辦去，大警備官就可以賞識他們會聽話會承意旨了。辦起公事來他們比駱駝還要慢十倍，巴結起長官來比猴子還靈。你說這理向那裏講去？」

稚瑩聽了，纔自恍然。她默默的將父親寫的那張片兒上四個字翻來復去的看個不休，却自滴下淚來。她向他道，「敏士，你看証明我父親沒有出了意外固是解去了一層驚恐，但父親還是依然羈押着的。現在情形還是這樣沈寂。我們的心力也用窮了。父親開釋更不知在何時，怎麼叫人不悶死！」

十六

光陰一天一天的在愁苦死寂中過去。郭先生曾經到西來過一次也說沒有辦法。老秋又不知寫過幾多次的信都如石沈大海。稚瑩到衙門裏看過健庵幾次，健庵一次比一次瘦了。這一邊她急得心都要飛炸開來，那一邊官家只是歌舞昇平。在這一段長時期內，也曾經有幾個面子大的人熱心試過一兩回。結果因為辦不通，他們全抽身不問了。只有老秋始終不懈，却又不得效果。所幸郭先生還沒有說謝責，只有一勁的求着他不放。看看又是一個月過去，郭先生在龍城預備一切要迎節度使到雁宕山游覽風景去。稚瑩聽得這個消息更是心似油烹。她想着節度使是個愛游的人，這一去他流連光景不定一年半能不再來西。父親的案子在他們眼裏更是滄海一粟，看也看不見想也想不起了。她千憂萬慮和李敏士商量要請

郭先生帶她去見節度使當面涕泣求情。

李敏士說：「無可奈何之中這也未嘗不是一法。」

她又去和老秋商量。老秋也贊成她的意思，並且說他自己和節度使不便說了，由郭先生引去最好。於是老秋立時拍了一封電報給郭先生。稚瑩搭當夜的快車又到龍城。事情偏有這樣不湊巧，郭先生正是此時由龍城到西來。兩次車子在中途錯過去了。稚瑩一到龍城聽待老郭走了，她不等洗去衣服上的浮灰便又上了火車追到西來。這時她因幾晝夜不曾睡覺，眼眶子全陷下去了。

她趕到了西，便一直到郭先生家裏去。郭公館的僕人說他到節度府去了要到第二天早上纔能回來，或者一直又到龍城去就不回家。那僕人很是和善。他告訴她最好在車站上打聽好了，今天夜裏郭先生的專車是不停在站台外面。若是沒有，可以到家裏來。若有，就到車上去見他。稚瑩果然依他的話等到夜晚上

車站去探聽，纔知道郭先生的專車定在第二天早上六點鐘開。她還怕有錯又在電話裏問了郭家，方始放心。

次晨，她四點鐘就匆匆起來，一直到車站去。問明了專車所停的站台，她便到候車室等候。那候車室裏的燈亮亮的照着一間大空屋子，顯得異常的沈寂。她從窗戶向外看去，停在站台外的那一列車正像一條睡熟了的長蛇。她心裏煩，坐一歇又到站台上來走走。漸漸的車站上人來了。到了五點多鐘，站上已是亂轟轟的聚集了許多衣冠齊楚的老爺們。那些人有的在月臺上三三五五的彼此悠閑的談着，有的便在車上坐着。從車窗的大玻璃裏映出每個人都是笑嘻嘻的。她看見這許多人面孔都不熟，對她彷彿很留意。她覺得很有些不安，便仍走到候車室裏坐下。看看時候到了七點鐘，問了許多次，郭先生還是沒有來。她腹中覺着很餓，嘴裏又乾得想吃，只索耐心等着。時刻已經到九點了，陽光射得不睡的眼睛

生纈，她忽然聽得亂轟轟的說郭大人已經上下車。這一下她精神陡震，也急忙向車上走去。在一節客廳車的旁邊圍了一圈子人。郭先生正站在近車門的月台邊上和他們說笑。她便由另一頭的門，走進車裏去，在許多人的中間尋了一席坐下。郭先生和車外的那些人應酬一陣，轉進車來正要和車裏這些人寒暄，這些人也正忙着要立起來迎他。

他一眼看見稚瑩便先說道：「你來了。你不要忙，我正在給你極力的辦。」說着他已經轉過頭去要和另一個人說話了。稚瑩趕快趁這時候，走上前去和他說道，「家父的事現在越發沈寂。最近又忽然絕對不許探視。家裏都魂飛魄散恐怕萬一不幸了。現在的事完全繫於在上的人一動嘴角就可放出，要不然任何方法都不行，任何危險隨時都可以發生。……」她眼圈兒一紅，喉裏又哽往不能說下去了。

老郭看見她面容慘澹心裏也爲之惻然，便暫時不和別人說話，隨坐在一個椅上向她說道：「你說的誠然不錯。我也不是不知道。不過這個事情，你急不得。你太急了，惹得他們越發不高興，這事就越僵了。總得等着他們高興的時候，我的話纔有效力。總之我時刻記着你這事就是了嗎！」

稚瑩道：「我們此刻所完全依靠的也就是您一人。您一直負責援救，令人感激涕零。現在就怕他們聽了您的話仍然和以前一樣的認作平常，而家父的危險隨時可遇，老伯那就來不及了。我請老伯帶我同車去見主管的人。我當面向他叩頭乞哀。您再當面替我說話。我想人心總是一樣。他不能再不可憐我了。這是我走盡了路途的一條路。請您准許我去罷。」

老郭道：「那怎麼行！這是一個最笨的法子。他一不答應，事兒就全完了。」稚瑩道：「是很笨的法子，不過沒有別的辦法了。請您帶我去罷！」

這時車裏的人全被這一件悲涼的事激得鴉雀無聲，老郭看見她眼淚如同潑了水似的蓋住一臉，聲嘶力竭的已經跪在地毯上。老郭又窘又急，却是心裏很替她淒然，捺着性子對她說道：「你起來，你起來。你是一個小孩子，一點兒也不知道官場的微妙。照你這樣辦，非僵壞了不可。並不是我不帮你的忙。這火車也不是我家裏的，也不化我一個錢，我帶你去一次有甚麼要緊呢？只是不能這樣辦。」稚瑩此時神智已經有些近於痴狂，依舊跪着不動。眼淚成串兒的滾下來哀求道：「您帶我去罷！……帶我去罷！」

郭先生見她怎的也不肯走，不覺窘得發起氣來，漲紅了臉大聲道：「你怎麼這樣不聽話……」

話還未完，已自有個人來說車要開了。

郭先生急得頓足道：「你要一定要去，你自己去。我不替你引見，我也不管

「你這事了，你趕快下車，我必定盡力替你辦好。」

稚榮這時見老郭真動了怒，又說不管，恐怕他真個不管更無希望。老郭又連連叫她起來下車去。她只好含悲忍痛自己起來。老郭見她起來了，轉過好顏色勸她不要如此着急，送她下車回去。

她一人如痴如醉，出得車站來，只見街衢寬闊天朗氣清，陽光耀着眼使得她不相信還住在這麼一個光明的都市裏。地昏昏的走着回家，不想走了一程纔自己發現走錯了路。原來她正走到與秋家相反的方向名叫歪河灣子的地方來了。這地方是一條穿城外的小河一截。河身因為地裏土石參錯，生出許多曲折，並且有不少的小水岔子。在這低濕的所在，一帶全是雜生的柳樹，成了一片林子。這時柳樹多已黃落。她一發現走錯了路的時候，立刻纔覺着腿也沒有勁了。道旁邊高些的岸上有些突出的大石塊。她走去坐着。四周圍靜悄悄的，偶爾有些樹枝子響。

她頭腦這時冷了一些，想起車上的上情形。許多人都存旁邊睜着大眼睛，看她跪在地毯上，哭着哀求着。老郭一再的發脾氣，最後還是自己碰了釘子下車。車裏的人知道起些甚麼猜度呢？車站上還有無數的人每個人都有兩個懷疑譏刺的眼珠子送自己出站去。這一幅難堪的圖畫，激刺得她的頭又飛熱起來。她覺得是有生以來從未經過的奇恥大辱。自己受了如此重大的恥辱，但父親的命運還是捏在人家的手中。她真看這個人間太無情理不值得留戀。眼淚不知何時流了下來，却早已流完了，只有餘下未乾的淚迹，使得臉上發癢。河中的水悠悠的往下流。她便想聳身一下就跳到河裏去。四面看看也沒有人。腳底下只是些半黃半萎的柳葉子。這個境地這個時間是最適宜於聳身一躍的了。

但一人在圖死前的片刻，總會將自己所有的事情作一下總檢查，然後覺得實在可以死了纔去死呢。只這片刻，却往往是不可轉機。稚瑩將腳來往的踏着殘

葉子，默默想着自己如此一跳，屍身漂走了，父親還在盼望呢。死並不是難事，如何處置這一死纔是難事。自己死了，父親依然無救。這一死未免死得太不負責任了。但是四周的壓力是如此之大，自己哀訴的功效又是如此的小，小得不能拿一粒米去比須彌山，不死又將何待呢？

她一人正自沈吟着，遠處却有個人漸漸的走了近來。那人走到她的身旁，看見她一個女子坐在那兒發呆，不免注意的看了她一眼，便失聲道：「咳，您不是孫小姐麼？」

稚瑩一看那人正是師範學校裏的一個齋夫，只得略微招呼。

齋夫道：「您怎麼一個人坐在這兒？天氣怪涼的！李先生一大早還到您那兒去了。」

稚瑩道：「哦，我知道了。」

齋夫道：「您現在還是回家呢，還是到學校裏去呢？」

稚瑩道，「還不一定，」

齋夫道：「我叫車送您回去罷？」

稚瑩經他這樣嘮叨一番，心裏煩了倒想回家休息，便立起來謝了那齋夫，自己走了。在街上她又想和李敏士計較辦法，便叫了車到學校。不想半路，他已迎來了。她很奇怪他怎的會來迎接。

李敏士慌張的道：「是那齋夫通電話給我的。你一個人跑到河邊下坐着幹甚麼？」

稚瑩沒有說甚麼，便和他一齊回去。他在學校裏聽了她如泣如訴的一遍敘述之後，想勸慰也無從勸慰起。

他攢了眉頭半天，忽然向她說道：「稚瑩，我因為窮，又不願意用你的錢，

所以一面來照應你一面還畫畫兒賣來維持生活。以此常不免和你分開。現在不是講這個狷介的時候了。我從此一張畫兒也不畫。無錢，向你索。我要陪着你無論上那兒去，直等你父親出來爲止。因爲你的安全比我的狷介還要緊。」

光陰又過去幾天，天氣越發變得淒涼。在平常，稚瑩唯一着忙的事是選新材料作時樣的衣服。在此刻，她見了時樣衣服就討厭，唯一憂愁的事是節度使已定期要走，父親的冤獄擱下不辦了。郭先生忙着節度使旅行的事，駕在火車裏往來，一直沒有和稚瑩見面。

這一天的晚上是節度使啓節的時間。稚瑩已經奔走得精疲力盡了。她痴想在這短期內，拼着命弄出一些結果來，所以她使像發了顛癩似的呼籲於任何可以得到去得了的地方。但情形仍是一樣的死寂，終竟到了節度使從容盛壯的行期了

。稚瑩和李敏士商量在這晚上直接的到車上去求節度使。節度使出行的路線由節府到車站都有警蹕。怎樣可以進門呢？李敏士幾度的苦勸，只足激長她的堅決。她向老秋要了一封親筆的信介紹她去見警蹕長。她起了黑早想先去和警蹕長會見，纔可以通行無阻。李敏士也在一齊。

他們先到警蹕長的家裏，沒有；又到節府，沒有；又到辦公處，沒有。在每一個地方要費了許多的解釋，纔能得到聽話人的同情，纔能得到警蹕長縱跡的約略消息。因爲這一天是節度使啓節的吉期，空氣太嚴重了。警蹕長負有了不得的安全責任。誰敢輕說了一個半個字兒萬一招出禍事來？這樣的周折看看一天將過，稚瑩和李敏士都不曾有一滴水的食品入喉。

當他們在昏昏的時候走到街上，氣象格外顯得肅殺。馬路兩旁每隔不到十幾走，就有一個兵，作預備式的立着。他們是一色的簇新灰綠色薄呢軍服。頭上的

軍帽硬得起梭，彷彿從裏面绷呢的鐵絲裏都發出一股子勁氣。腿上的裹帶結起了魚鱗形的紋，襯出雄壯精實的腿肚子，一絲兒不許帶軟。手中的步槍上了刺刀，擦得雪亮雪亮，似乎不必到刀口上就可以殺死人。這些兵一字兒分佈在兩旁還不算，更有全付武裝的保安警察隊，雙人散立在馬路的中間。他們未帶步槍却是佩了一色的小手銃，也是服裝整肅，個個面上帶了不得的嚴肅。這還不算，更有高大軍官騎着雄駿油光的好馬，像座瘟神似的挽着繮來往梭巡，眼睛的溜的溜的向四圍搜視，只恨搜不出個東西來。這還不算，更有許多穿了便衣的偵探，裝出和平無事的行人在這陰森的街上來往，終竟掩不了臉上譎詭的神氣，尤其是掖在後腰上的小槍柄子在長衫的掩蔽的底上時時頂出個包兒來，使人望而慄慄。這種陳列，雜在晚上的氣氛裏，完全成了一種使人窒息的氣象。

稚瑩和李敏士一逕走到街口，立刻便有個哨兵大喝道：「走開！」

李敏士陪着笑臉道：「我們是要到車站去的。」

哨兵道：「拿通行証來！」

正是此時，一個官長模樣的人彷彿看見了奸細似的趕上來喝問，「怎回事。」

李敏士道：「您來了很好。我們要到車站去會郭大人，一同送節度使的行。」

只是因爲時間太倉卒，來不及領下通行証，所以我們拿了秋先生的親筆信要見警蹕長，請他放我們進去。」

那官長道：「信呢？」稚瑩便將信拿了給他看。他看了一下道：「節度使的車這就開了。多添你們兩個人送一送，他也不會知道。我看你們還是回去罷。」

稚瑩道：「不能，不能，我們還有要緊的事情和節度使說呢。」

那官長沈吟了一下說道：「警蹕長在車站東揚旗樓外邊。你們由這條胡同向北繞道去罷。」

稚瑩急道：「專車不是就要開了麼？恐怕我們繞道還沒有到，車子已經走了。由這條街一直就到車站。我們不進站去，只由旁走到楊旗樓外去找警蹕長。請您方便一點罷。實在是……」

那官長將臉一沈道：「這不是公事話！」說着他便走開，吩咐那哨兵道：「注意警衛！」

李敏士看這情形只得拉了她走。這時車站上的燈光已經大明。稚瑩看着就在眼前，說不得只好跟着李敏士走灣路去。

他們很想僱個汽車却一時又沒有。於是兩人趕快叫了兩乘人力車，向北繞去。這樣的繞路，差不多要灣出小半城的距離來。稚瑩一心只急着怕趕不上火車。李敏士時時回頭看她的眼神滿含着焦灼恐懼的意味，光采全是定直的。他也愁得沒有話了。車子走了久而又久，天色完全墜入深沈的黑暗裏，又起了連續的風吹

得人打寒噤，繞到了東揚旗樓的左近。早有哨兵又將他們的車子喝住了。他們極力的又解說了好久，幸而繞到了警蹕長臨時辦公的那屋子裏。警蹕長恰好到前面去布置，說是一歇就來。稚瑩首先打聽專車還有些時候纔開心裏悄悄安定。但是等了又等，警蹕長猶自不來。這時有個辦事員認識老秋的筆迹。幸他發了慈心，拿起電話機來和警蹕長通話，說明這件事，並且說明有老秋的亲筆函，問可以不就可以就填發通行証。警蹕長答應了。稚瑩和李敏士纔千恩萬謝的得着通行証。

那辦事員道：「節度使已經上車了，正在和歡送的人談話。我看不多時車子一定要開了。你們若從街上趕去，大概是趕不上。不如沿鐵道線一直趕，雖是走路，反比較快得多。同時我告訴沿線的哨兵不留難你們。因為已經臨時裝置軍用電話了。」

夜色深黑，風越來越緊。他們二人雖是不顧一切的向前爭取這最後的機會，

而道路却不容許他們輕便的向前直跑。稚瑩心急如火，高一步低一步的向前直跑。李敏士一手緊握住她的左臂，支着她不要摔倒，一面自己趕着兩隻腳和她一齊跑。這時四外的風捲着灰塵沙石漫天蓋地的吹來。他們完全忘記了風力的窒住呼吸，忘記了塵沙的陰咽喉，忘記了身上的寒冷，忘記了路旁哨兵的槍口，只覺渾身浸在一個追求，希望，憂慮，急迫的大海裏，血脈憤張不顧一切的向前竄。

距站遠些的鐵路線兩旁全是碎石舖成的路基，將枕木填得平平的。他們在這上面奔竄着，雖然碎石的雜稜使腳底發痛，還可以坦然向前走，愈近站，路線愈繁，又道愈多。那些尖頂的鐵軌交錯在地上，雖然有燈光却不甚亮。他們心焦腳亂越發感覺難行。李敏士見稚瑩沒命的向前跑，只好更緊的握住她，防她萬一的傾跌。稚瑩跑得氣喘短促，已經趕過一大程。不意臨面前又有三丈多寬的一條乾水溝橫在鐵道之下。鐵道由橋墩上穿越這條乾溝。橋墩上舖的是直鐵架，枕木便

一根根的橫在鐵架上，托着綱軌。

李敏士一下看見便叫道：「留神！留神！枕木是凌空的，留神跌下！」

稚瑩也無工夫回答，只慢一些一步一步的將腳踏在每一根枕木上走着。李敏士提心弔膽，扶着她好不容易的渡過了這水溝，才將心放下。

這時離車站更進了。遠遠的可以看見站上燈光如晝，映得紅了一片天。他們跑得格外急。

忽然李敏士猛覺得腳踝上遭了一下極重的撞擊，身子突的便向旁一傾幾乎將稚瑩也帶倒了。但他知道一定是鐵道上甚麼東西碰的。他立刻正過身來，扶着她一直向前跑，因為他並不覺得怎樣痛。跑着，跑着他的脚不大聽話了。但他咬定牙關一聲不作的仍舊扶着她跑。

忽然車站上樂隊的宏壯樂聲大作，衝破這風沙死寂的寒夜。接着便有一種尖

長銳利的放汽聲從樂聲中更衝了出來。那正是機車的號笛。只見遠遠沈黑無邊的暗影中所透出的一片紅天裏，接連有鬱怒的濃白烟氛帶着無數的火星子噴得四散。那正是機車開行時噴出來的煤霧。

稚瑩長號了一聲猛的摔脫李敏士的手，狂奔了去。

李敏士猛的便追。還差一步，她已經跌倒在地上暈過去了。

李敏士又急，又怕，又悲愴，趕快要將她抱起來。只是疲竭之餘，覺得她的身軀格外重。他坐在地上用盡氣力將她托起來些，使她的頭枕在他的大腿上，狂呼道：「稚瑩！稚瑩！……你醒來！……稚！……」

他看見她雙眸緊閉，出氣比入氣長，不由喉嚨要喊也喊不出，眼淚便亂雨般灑了下來。

車站上的宏壯樂聲，不知何時已經止了。站上立時靜悄悄的。四周的風却仍

舊呼呼亂吼，吹得路旁樹枝也作颯颯的哀鳴。李敏士心想稚瑩在這樣冷風裏悶了氣，更許凍出毛病來，胸頭發急，仰面只有冷峭的亂星如同憐火。他於是想起替她行一點人工呼吸法。那知剛一動脚，便痛激神經。他只有勉強的就勢拉起她的手臂來，又放下去。如此動搖幾次，稚瑩悠悠的纔轉過氣來。

他心下安定一點，再去看自己的脚怎的這樣痛，不由他大吃一驚。他的右脚骨踝下的肉已經去了像銅元大的一塊。血從破口處流下，已經染濕了襪和鞋。正當破口處，血和灰塵已凝結一些，只是鮮血還是涓涓的向外漏。他急忙拿出手巾來，又找了口袋裏的一些紙片，將紙片揉了幾揉塞在破口上纔將手巾包紮緊了。他趕快咬着牙忍痛將稚瑩抱起，想平托着她回去，無奈兩隻手臂實在沒有多少氣力。他於是放下她，想背起她來。忽又想起她在背上一定風吹得更冷，便又解下自己的一件外衣，替她籠上。他這纔蹲下用盡疲乏後的賸餘氣力將她背起，一步

一跛的走向鐵道外去。

稚
登

三
一
三

十七

秋斐然見了稚瑩回家的情形，心裏又悲又悶。他將自己這天沒有到車站的原因，如她的經過詳細寫了兩封信，分致大警備官和老郭，措辭非常哀痛，悄悄的寄了去。

稚瑩次日醒來，處在完全絕望中倒反安靜一些。她精神恢復得很快，先去探視了父親，便向學校裏去看李敏士。他的腳已經請醫生療治了，臥在床上伸出被外來，棉紗裹得像個北方的毡鞋。她看見這樣子，心裏又悽酸又忍不住要笑，背過臉去只用手巾擦眼睛。

李敏士請她在床邊椅子坐下，笑着問道，「你完全好了嗎，這麼快就出來？你看你多跋，白跑這車站一次！」

稚瑩瞅着他似笑非笑。

李敏士忽的脚又一陣刺痛，不禁反嗜了起來。

稚瑩道，「安靜些罷，我吵了你了，你要甚麼東西，我去替你買來罷。」說着她便想走，好讓他安歇。

李敏士道，「你坐一坐。」

他嘴裏說着眼睛看見窗外日光斜射着她的影子投在椅子背的白布套上。

他笑道，「請挪動椅子坐近一些。」

稚瑩將椅子挪了一挪。

他伸了一隻手到她的背後，口裏連連說道，「不要動！不要動！」隨又笑着說道，「回頭看哪！」

她回過一看，却見自己的一個側影已經被他用鉛筆勾了出來。

李敏士笑道，「影子到底不如人好看。你瞧，你的鼻子怎麼那樣又斜又長呀？」

稚瑩見他笑得有趣，也跟着笑了。她又坐一歇，便自回去。第三天她想他的傷口應該更好一些了，買了一束鮮花兒便去看他。她走到他的房前，門兒靜悄悄的虛掩着。輕輕推開，李敏士正臥着呢。她看他睡得很熟，一張清瘦的臉兒，白的微見紅絲，合着眼，一聲兒不響，床前面那張椅子背上，鉛筆勾的影子仍然好好的在着。她的一雙妙眼，看看那影子又看看這睡着了的人。她心中不由突突的忽然跳得起來，自覺着耳根子底下有一縷熱氣衝將出來。她痴痴的想着他歷來千周的好意。自己只爲了韋朗，對他却真也太冷澹了。她這時看得李敏士的面孔格外秀美。

她同時飛電也似的閃憶起狄愛娜乘月游天，和地上睡熟了的牧羊童子偷吻的

故事來。她也想乘他睡熟，輕輕吻他一吻，但又怕吻醒了他惹出麻煩。這時她胸際有兩股熱潮相衝蕩，倏然間她的手已經微微發顫。她忍不住伏下去在他的頰上深深欸欸輕輕慢慢的印了一個唇痕。這一吻，着力甚微。李敏士睡得正香，一絲兒也不會覺出。她吻了一次，略微抬起些頭來，只覺得眼睛發澀，腦袋暈暈的，竟自留戀得有些兒不足。她不自禁的又伏下去吻了一下。李敏士朦朧中却睜開眼來。她真窘得急了。李敏士在這一剎中見她通紅的臉，一隻手抽出床外一隻手猶在枕旁，心中起疑便完全清醒了看看她發楞。

他道：「你怎麼這樣失神呀？」

稚瑩窘得幾乎要哭，退到椅子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見了這個情形，又看見有一束花落任床前的地上，似乎也惘惘的覺得似乎曾經有個軟棉棉的蟲兒在臉上爬過。他那清秀的眸子轉了兩轉便也明白過來。同時他瞥見她羞得那份兒好看

，又不忍喝破了，使她更加難堪。他咽住了這一個字也默默的一聲兒不響了。

忽的聽差敲門，說是關小姐有電話請她說話。她走到電話機旁，拿起聽筒一問，只聽得關潔放出極喜歡的高聲說道：「孫老伯今天可以釋放了。你快到家裏來，和我舅舅一齊到衙門裏去。」

稚瑩這一驚非同小可，趕緊問道：「姐姐，你說的是真話？」

關潔道：「快來快來，決不假！」

稚瑩喜歡得將聽筒向桌上一放便跑到李敏士屋裏來。她急急忙忙一面拿手皮包一面向他笑道：「告訴你歡喜，我父親今天可以出來了。」說着也等不及他回答便跑出門來，嘴裏還說道：「我就去接他。」

這句話，李敏士只聽得一半，她的影兒已經不見了。

第二天，李敏士的脚已可下地行走。稚瑩又突的跑了進來，一看他在椅上坐

着呢。她喜得一下抓住他的肩笑道：「你能走了！這兩天真是叫我的精神喜歡得不夠用。昨天我和秋先生車子一到，父親就回來了。今天又看見你這樣！……」

李敏士看見她笑靨裏透出個迷人的小渦兒，唇邊顯出一排閃眼的玉牙，眼波流媚，彷彿要飛出些溫柔的雲霧。這是幾個月來不曾有的美麗。他轉因她這樣過分的喜歡，想起她以前的愁苦越發憐惜，心裏一動眼珠子的溜溜的覓弔下一顆大淚珠來！

稚瑩爲之一愣，急問道：「你怎麼了？」

他蘊着一點餘下來的淚看她直如同在薄霧裏，便對她含笑道：「我因爲太歡喜了！」

稚瑩這時斗的想起昨日之事，斗的更感觸到他此時的情形，斗的念起在龍城的草朗，一古腦兒辣醬麻油的感情全都潑上心頭。她沈默了半天，心裏轉了千百

過，彷彿有個神給了她一個主意。

她兩隻手上一下一齊緊緊合握住他的一隻手，向他說道：「敏士，好朋友！你聽見沒有？我着力叫你好朋友三個字！你待我的一切我都明白，澈頭澈尾的感激你。我告訴你，我昨天忍不住在你睡的時候吻你了……我也幾乎自己持不住。……不過後來我想一則不忍負韋朗，二則我起初沒有愛你，現在因為你這樣，我使和你戀愛，這是近乎買賣交易的樣子；不但我自己毀壞了自己的愛情，也貶損了你待我一片仁俠心腸的價值。敏士，我們努力實現一個理想的意志生活罷！我們要用意志的強力爭取精神的自由，不要讓身體的欲望所限制。敏士你……你怎樣？」她說着自覺感情奔溢，不由也滾下淚來。

李敏士對此一朵啼紅竟自沒有辦法，而且她這一番轟雷掣電的話也使他感到不可言說的刺激，他非常興奮的對她說道：「你總喜歡說自由。我知道你要追求

一個自由的理想。我們太痛苦了。我也想要改換方向了。我只恨我的心怎的這樣不容易死！……總之我尊重你的自由罷！」

稚瑩道：「你這話的意思，我明白。你想走了，是不是？我不相信你是這樣的小氣。」她瞅着一對多情眼光放重了聲音道：「不許你走，我說的！」

李敏士看她面上倔強心內纏綿，又不忍嘔了她，便笑道：「不要談這些虛玄的問題。你的心思太踏空了。你告訴我，昨兒情形是怎麼樣的。」

稚瑩道：「昨天我和秋老先生一車到衙門去。大警備官已經陪着父親在一起了。原來秋先生還寫了一封信說那一天追車的經過。也是湊巧，郭先生和大警備官拿了這信，向他們懇切的說了。便立刻答應放了。父親和我們一齊回去就暫住秋家。他昨天洗了澡理了頭髮，和秋先生痛飲了幾杯酒就去熟睡。今天有許多熟朋友備酒替他壓驚。他都還沒去，因為也實在太疲乏了。我看父親總得休息幾天，

謝謝客還還席，就快回去了。他昨夜極力說你和申保國是不可多得的人。他還說遭了這回事情，換來了像你們這樣的知己是很值當的呢，」

李敏士笑了一笑道：「這件事簡直是一場大夢。歇兩天，我再去看他能。」

健庵自出獄後精神仍未十分復原。他此時的心境極其易感。本來厭惡虛偽的酬應，現在更其厭惡。本來恨人情險話，現在更其覺得可恨而可憐。他那好幽閑，好瀟灑的性情經此事變使得他十分想念家鄉的湖山風景。更有一個很消極俗氣的念頭使得他決定想去出家。他的想出家，與其說是覺悟了，毋寧說是他找着了另一種消遣人生的法子。他是一個垂暮的詩酒名士，總覺得葛巾野服徜徉於水邊林下，意味極是深長。此時更覺得這種戲法兒不但意味好，並且是個逃去險惡社會的聰明主意。所以他越發相信這是他應取的途徑了。

李敏士在和稚瑩見面後的第三天，脚疾完全好了便去慰問他。他見了李敏士非常的歡喜。稚瑩這時立在他的背後。他牽着女兒的手，叫她挨着自己的膝蓋旁一個小凳上坐着李敏士看着他那蕭蕭的美髯圍着一張比從前更清瘦却更興奮的面容。

他對李敏士道：「敏士，你太辛苦了。我經過這一回事情，自己並沒有吃甚麼苦，却只苦了朋友，尤其是你。你幾乎犧牲了你所有的時間和事業，救我這個老朽無用的人。古人有忘年之交。你和我現在是最好的忘年朋友了。」

健庵這樣的說着，原是稱心而出的話；李敏士却聽着非常客氣。他一經人家向他客氣，便窘得又等犯了那說不出話的老毛病來了。稚瑩坐在一旁，看見李敏士那神氣竟又是和以前在學校客廳裏的一樣，由不得自己想來好笑。

她用手搖着健庵的腿道：「爸爸少客氣罷。這位先生再讓爸爸一客氣就要跑

了。」

健庵且自不理她這話，却自向他另提起心事來道：「我經此小滄桑之後，已經決定回家鄉作一個老頭陀了。我在龍城久住，固然因爲那地方可愛，但也因爲我的孩子年輕，沒有人照顧。我現在知道作父母對於兒女往往懸心太過，總以爲小孩子幼稚，反致認不出少年人的能力。卽如這一次事情，我萬想不到我這女孩子能有如此的毅力，不避任何艱苦來救我。她原是個嬌慣的小孩，誰也知道她膽子最小。下雨打雷都嚇得向被裏躲的人，會奔波往返毫無畏怯。所以這一回的試驗，已經証明了她的意志堅強。這是我以前所不會看出的。她既有救父親的能力，當然自治已經有餘。我也不再管她的閑事，以免因爲隔了一代年齡的關係，倒反悞引了她。我預備一兩天就到龍城去，料理完了家事便回鄉去。現在交通便利她也很容易回去看我。我要幾時想念她也可以來的。現在所想和敏士談的另外有

一層意思。敏士這次原是爲我的事纔到此地來。比刻事完了。當然也不願久居在這裏。我想我們可以一齊回龍城去。我知道你是個極有希望的畫家。我很願意幫助你成名。你也無須客氣，也無須堅持那在我們之間用不着的猜介。這一切都交給小瑩和你商量着辦好了。」

李敏士還待要說幾句話時，稚瑩早打斷了他的意念搶先說飯已預備了，請他們吃飯去。

歇了三幾天，李敏士收拾了畫具和簡單的行走也和健庵父女一齊到龍城來了。龍城依然是那樣一個灰騰騰的舊樣子。只是他們這一小部分最親近的人，生了異樣的感情。最悲喜第一個的是韋太太，見了哥哥雖是無恙歸來却已經面黃肌瘦哭得像個雨淋的黎山老母。稚瑩見了韋朗覺得他意氣發揚。她心裏異常歡喜只恨一時找不出個機會和他親親密密的談別後的相思。韓蘊玉接着電話也趕來了。她

見着稚瑩便連笑帶跳的揚起兩隻手一下將她抱住在她兩邊腮上情不自禁的接了兩個長吻，却也不自禁的流下淚來。她又和李敏士親熱的握了手。李敏士和韋朗也非常喜歡的互相握着彼此的兩隻手。韋朗直是說了許多感謝的話。健庵却忙着安慰姑太太。這時屋子裏充滿了熱鬧祥和的聲音，連稚瑩久已不見的小白貓兒也偎在她的腿窩裏不肯走。

一天完了。健庵依舊進行他回鄉的計畫。李敏士受了稚瑩的強制力住在一家清幽的高等旅館裏。她對於他的態度忽然變得強硬了。這一家旅館是她爲他覓的。她說這地方有花木之勝無嘈雜之聲是適宜於作畫的地方。她不許他不住。她又強迫他一齊到衣店裏去看定了素雅的衣料，就在那店裏替他量作了，她又像綁票似的將他綁到帽子店裏替他換了新帽子。在她這種溫柔的壓迫之下也無從抵抗起。在韋西所作的許多大件畫稿，他就在這個悠閑的時期內想完成起來。她也非

常高興，天天總抽出些工夫來看他作畫。她這個時候可以說是忙極了，要幫助父親處分家務，要和韋朗往來，還要儘量的安慰李敏士，更要和韓蘊玉說她這幾番冒險的經歷。

孫先生家事處分好了。他將重要的財產交付給女兒。自己便輕身南下了。所以這時候的稚瑩不僅是個美麗的姑娘並且是個握有財權的家主。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時候最快樂的人應該是以表兄資格候補新郎的韋朗了。孰知事實上他竟不快樂，而且是非常的憤悶。爲甚麼呢？都爲他看見稚瑩待李敏士太好了。他一件件的看存眼裏使心煩意亂。這不僅是簡單的吃醋而是一種不肯服輸的心理。他覺得李敏士若在他手裏將稚瑩奪了去，那簡直不如讓一個不相知的人奪了去還好些。他和李敏士打架的故事始終不會忘記。好容易稚瑩回心轉意向自己表示了真態度誰知又生出老鼠這一段大枝節。李敏士現在是汗馬的勛臣，比以前更進一步，說不

定這小子便要人財兩得。他積了這幾層的怨忿，必欲去了李敏士纔覺痛快。

不過他是有經驗的人了。他知道蠻幹不得。稚瑩現在對待他如此尊寵，要想和李敏士再打一架，那是只有增加他們的友誼。要是在稚瑩面前提出抗議，她一定仍舊堅持純潔友誼的主張，罵自己不信任她。他覺得要在她面前打倒李敏士，定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於是他便自然的想從李敏士本身下手。他研究李敏士的性格一共得了兩三個特點：第一，李敏士這小子是個驢子脾氣，逆了毛便要跳蹄子，順了毛反可以跑得飛快；第二，這小子是個可笑的理想追逐者，爲了虛空的事他甚至可以犧牲性命；第三，這小子如若遇見感情上難解決的事兒，只要激起他的攔勁兒來，他能夠斬截的割斷一切。他得着這一些見解之後，心裏便約略定了點主意，一時也不發作只獨自怙懣着、預備檢個適當的機會再向李敏士施展他的戰略。這個時候，他格外在稚瑩和李面前表示脫略親近的友誼出來。

稚瑩覺得他大方多了，不像以前那樣烏眼雞似的，也非常歡喜。她的心孔裏，覺着怪有趣兒的。兩個青年都爲她的人格所感動竟在衝突裏溶和了。一個美麗小姐的成功還有比解決了這件難題更大的麼？嘿！

十八

天氣入冬格外來得冷。像行空天馬一樣的寒風驅得老樹枯枝提尖了嗓子哀號。稚瑩的舊老師史密斯夫人，便是在五十幾年前的這樣冷天裏出世的。這班小姐學生要爲她祝壽。到了那天，稚瑩便去了。韋朗一看，就知道她一時回不來。這正好預備了一個長時間，給他去打李敏士。他毫不遲疑的將外套穿上便去訪他的敵人。他將帽子戴得齊了眉，一個人坐在車上，低頭思索最適當的措辭以銷磨這個長距離中的時間。

他到了旅館，走近李敏士的屋子，用手輕輕敲了兩下。

李敏士一開門見是他，歡喜極了忙道：「老韋，這老風天兒你怎麼來了？快洗洗臉，去了灰塵煖和煖和罷！」

李敏士說着忙接下他的帽子和外套。又趕快在洗面臺上的龍頭放了熱水，請他洗臉。

韋朗也笑嘻嘻的將臉洗了。他靠李敏士對面的椅子坐下，順手摸出枝烟來送給李敏士。李敏士笑着搖頭。

他也笑着執意道：「不行，咱們得舒服舒服。你瞧外頭這風呼呼直叫。屋子裏却是這麼暖和。不抽枝烟，吐幾個小圈兒，顯不出咱們的福氣！」

李敏士見他興致這樣好，只得接過。他一手打着彈簧銅盒自來火，先後燒着了李敏士和自己嘴裏的烟。由這個噴烟的嘴裏，兩位朋友談了許多隨意相得到的話。韋朗更向畫畫兒的一道上引去。凡是李敏士關於作畫的意見，他總檢好聽的順着說。李敏士這可樂了。

這兩位說來說去，漸漸說到稚瑩身上。他們二人當然都一致的誇獎她。由誇

獎她漸漸到研究她，這可比以前說的深了。

李敏士笑着歎了口氣對他道：「老韋，你真是個有福氣的人。難得她始終如一的愛你。她的性情真是堅固，偏語言態度又那麼溫柔！」

韋朗聽了這話，微微鎖了鎖眉頭，突的伸出手來握住李敏士的手用力搖了幾搖誠懇的向他道：「老李，你我是好兄弟！你剛纔這句話說起了我的許多感觸，我本來是想到你這兒來談談閑話，尋尋開心。不想你又說到這兒。……」他沈吟了一下道：「也好，我想和你就談談我最隱曲的話，行麼？」

李敏士見他說得誠實，便道：「我當然很願意聽的。」

韋朗道：「哪，我相信我們之間已經有一種深切的諒解，這種諒解是起於我們長時間的互相認識，我們已經不是初交時候的誤會了。在這一個人諒解之下，敏士，請你仔細認取我說話的真誠，我對你這種表現在愛情上的勇敢沈毅的精神極

其敬重。因爲在這一點上可以推見你性情的全部。現在不客氣的向你說，因爲你所愛的女子也就是我所愛的女子，當然你給我許多痛苦，不論你是有心的與無心的。雖是如此，但我站在一個客觀的觀點上，仍然敬重你對於稚瑩的態度。因爲你對她的態度，是一切男子對於女子所應持的典型態度，不由得我不敬重你。敏士，你了解我這一層毫不雜私人感情的意思嗎？」

李敏士被他的低沈聲音與凝重神氣包圍了，不自禁的很覺得他的話懇切，不自禁的就給了他一個同情的首肯。

韋朗道：「好極了！剛纔說的是第一層。現在我告訴你她和我的情形，我所受的痛苦。她和我表兄妹你是知道的。我們互相愛好你也知道。只是我們怎樣的相愛，你並不知道。我的愛她固然從小時候就起，到現在愈來愈利害。敏士，我不瞞你。她那手膀子多圓潤，那腰多柔，那嘴窩兒多秀氣，那眼睛多迷人。我

現在不見她就幾乎要瘋，見了她，我也要瘋。我常時攬着她的腰，抱她坐在我的腿上。我因為喜歡她的眼睛太利害了，時常在她眼上接連的狂吻不休，吻得她眼睛皮啓閉，一霎都忙不過來，常常擠出眼淚！」

韋朗說這話的意思就為要刺激李敏士。他留神李敏士的臉上雖然力自鎮靜，却已經不自然的流露出些酸味兒來了。他暗自得意，却裝作一毫不覺得的往下說道：「她呢，她是個心高志傲的女子。但她同時是一個沈醉在愛情裏的最易使人沈醉的姑娘。她和我在一齊的時候，她自己總是先就被自己的情所顛倒了。她的眼睛不自覺的就是發澀；身體不自覺的就失了氣力，向人懷裏倚來；她的聲音更其不自覺的就變了。那不是她平常所發的聲音，那是一種女性陶醉時的自然柔媚迷人的神秘聲音。她平時對於社會事業一切的夢想在這時都溶化得無形了。這時她祇是一個最美麗最輕盈最溫柔的女子。這時候可以使人立刻為她死也甘心！」

韋朗沈住了氣，頓一頓道：「敏士，你看這是她對待我的情分。我們這情分得來不容易，是從小兒慢慢養到今日纔成熟的。但現在我們中間起了許許多多說不出的苦痛。她有許多時候，爲怕我不痛快，向我隱瞞了許多不必隱瞞的事。我也同樣有許多極難受的心思怕和她說。我爲這些痛苦所刺激，引起我很深的思索。我常想我是愛她的人，就不應該使她受痛苦。既使她受了痛苦，而我的痛苦依然存在，更是愚蠢的行爲。因此，我想假使我受了痛苦而她可以得到快樂，我寧可犧牲一切去忍受痛苦。敏士，我和你說的第一層意思你了解了。我因爲十分敬重你深知你是一個真摯愛她的人，所以我常想讓你娶了她罷。……」

韋朗這句話說得態度真是誠懇極了，使得李敏士失聲道：「咳！……」

韋朗道：「敏士，你知道我若拋棄了她，當然我十分痛苦。不過假使世上有一個人真能愛她真能使她快樂，比我還好，我爲她也決計忍受痛苦，捐棄私見，

將她引薦於這個人。敏士，所以我說願意讓你娶她，如若你能比我使她還快樂些。」

李敏士聽了他這一番話悶住氣一聲兒也沒有言語。

他冷眼看着這呆瓜有些入彀了，他更誠懇的說道：「敏士，我從前的態度錯了，現在非常後悔。人總應該替別人想想。而且人也應該去追來理想。我以前因為愛她而嫉妬你，和你鬧出一場笑話。雖然我們反倒因為那場鬧成了好朋友，但那場鬧也太可笑了。我現在很了解你。我覺得如若我能忍受痛苦，使我所愛的人得到更多的快樂，那意義便是我犧牲了現實成就了理想。一個理想的成就非有很堅強的意志不為功的。那麼在這一點上我試出我自己的意志來了，我也可以滿足了。再說……」

他最刻毒最精采的一段出來了。他接着說道：「再說稚瑩是個嬌小姐，舒服

慣了的，你知道。她口口聲聲要清高，要講究藝術。這當然是她可愛的地方。不過，要有了錢纔能講清高，纔能講藝術，纔顯得風雅。她自己很知道不胡亂用錢。她不像別的小姐一花幾百元作一套舞衣，稍微不順眼還就不上身。這樣比來，她是最能省儉的了。不過比起普通人的生活來，她仍然是奢侈的。我知道你很清楚。但我還有一點力量，我願意買你的畫。請你不要誤會，我這是和以前一樣的譏諷你。想你從河西回來，畫的也很不少了。你的畫實在名世之作。我很欣幸可以作你的第一個鑑賞家。你所有的畫，我願全買來。你拿這筆錢也可以帶着她遨遊幾年了。在這幾年之中，你的聲名定更要飛起來增長。你的畫一定更值錢。我還許沾你的光。保存了你的畫，可以賺錢呢！」他說着微微一笑道：「敏士，你想，在事實上打算，只有這一條路。我的計劃並沒有甚麼粗疏的地方。你，」

李敏士這時心裏刺激得太難受了。他忽然剪住韋朗的話道：「老韋，不要說

了。我很明白……」

他說着立起來握住韋朗的手搖了兩搖，臉上蒼白得非常難看。他對韋朗道：「對不起你！你可不可以讓我休息一下？我想至遲明天總可以答覆你的盛意。」

韋朗覺得他的手搖動得沒有甚麼力量還夾着些微顫，心裏明白這小子着了道兒了。他於是說道：「敏士，我很抱歉勾起你的煩惱。不過，我的心地是極其真誠的。我也煩惱得夠了。所以我掏出心來想和你把這個難題解決！」

李敏士極力鎮靜的說道：「多謝你！我也實在感激你的好意。……」

韋朗見他眼睛裏的神色已經變得似乎有些可怕了，便對他道：「好，我先回去罷。……」

說着道了歉，他便穿上外套戴上帽子走出去。這時颯颯的風平在他們談得緊張的當兒悄悄的止了，天上却飄飄拂拂的落下雪來。李敏士送他出了旅館的大門

，呆呆的看着他的背後直有雪花兒積落，又看他向着對面來的一輛車子招了招手就上去了。李敏士看不見他的影兒，還兀自對着路旁的樹出神，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要研究這年第一次下的雪落在樹枝上含着幾分新奇的畫意呢。

他走回屋裏來仍然坐在椅上默默的看着窗外飛舞的小雪花。他這時身體上覺得疲乏已極，很想將剛纔的一些煩惱事暫且拋開，休息休息，再仔細度量。無如那煩惱的思緒直如秋原上的野火，碰着枯草根兒就燒，纔踏滅這兒又燃了那兒。他起來推開窗子斗的冷風吹進來，撲得熱騰騰的腦袋清涼一些。雪花兒偶然飄落到他的嘴唇上條的化了。歛一下他又覺得身上冷得受不住，重復關上窗子。想起韋朗說的話固然一半兒假可也一半兒真，雖然一半兒真但那意態却又一半兒令人忍不得。他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還是忍這口酸氣不忍。

這時他心頭的怨火激得他忽然想了一個壞主意。那正是俗話說的將計就計。

他所以用假慈悲的口吻來管自己，正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平素挺直必不肯受這一套，纔將自己陷到絕境。現在偏不上他這一着！既然你言先生慷慨好義，我就索性裝個糊塗愧頓了。明天或是今天夜裏便去會他，說明自己感謝他的美意，并且請他買畫。看這小子還有甚麼辦法？這樣無論稚瑩愛自己不愛。總算將姓章的價跑了。他想到這兒不覺下意識的笑了一笑。

但一剎間那無論稚瑩愛與不愛一層的薄影突的濃厚起來。他這時從極深極隱的靈感窟中泛出一縷最悲涼最纏綿的幽情，使得他悽然無語。他想，他爲甚麼這樣的 not 痛快章朗，其實章朗還不是個相當的好青年麼？他的言辭固然很銳利，但怎的就斷定完全是惡意呢，難道不許也有點兒善意麼？自己這樣的不痛快他，只是因爲稚瑩可愛，而他是勁敵。稚瑩誠然可愛，她也許已經有若干愛自己的意思，但她從前曾經坦白的說過她對自己只是像耶穌愛人類的愛。這句話在一個女孩

子嘴裏說出來自然不免夸誕得可笑，而且現在她也待自己極好，只終竟是一種親近的朋友罷了。她對自己的態度真是又溫柔又磊落，自己縱使不痛快韋朗那能將她陷了？韋朗到底還算知道自己忤直總這樣辦，自己又豈可爲一時意氣犧牲了平素的品格？更進一層，這些都是虛空的意義。韋朗所說那一段物質的困難到底是事實。稚瑩的確是嬌小姐。她又從小兒就愛上了表哥。人家是有錢有情的天生一對。自己是一個窮小子。這是現社會的一堵高峻的鐵壁限制了貧富間一切情感的交流。自己一個人有甚麼法子呢？唉，往開了想罷，如此社會如此人間，一個青年應作的事多得很多。歷史上的人物在戀愛上失敗了所激出來的力量，促進了事業的成功的不知多少。而且自己在初度苦悶中，和稚瑩論到自由也曾表示過這一番的意見。現在苦悶愈深，這仍舊是一條平坦的出路。

他看着天色完全入夜了。外間的雪積得已經二寸來厚，反映着沒有點燈的屋

子顯得明亮。他亮起燈來要找一張紙寫答覆韋朗的信。桌上，抽屜裏，都沒有了紙，他便向那小提箱裏去尋。打開箱子，一觸手正是那塊畫有稚瑩側影的布椅靠。他不覺手軟了！沈吟，沈吟，他珍重的折起那塊布放到箱角去，仍自找出一張信箋沈靜的寫了下面的一封信：

韋朗兄：

在這個現實的環境裏，沒有我生長戀愛根芽的土壤。請你愛護她罷！

敬祝你們幸福。

弟李敏士。

十九

稚瑩從西洋老太婆家裏回來已經很晚。她和韓蘊玉幾個人坐在一輛車裏看着街上的雪景非常有趣。她不禁想起和韋朗在李家花園踏雪的事來心裏盤算了些主意。車子將別的兩位同學送到了家，車裏只騰了她和韓蘊玉了。

她道：「瑪格銳特，我想明天和你一齊找韋五哥李先生去。咱們到城外花園去摔雪團兒倒也不錯。」

韓蘊玉道：「你不怕冷？」

稚瑩一笑道：「你這話不是誠心引我吹麼？你想，還有個運動家會怕冷！」

韓蘊玉也笑了道：「那咱們就去」

次日，雪尚未止，稚瑩起來得晚一些。她又寫了一封長信寄給父親，不覺就

過了韋朗到公事房的時間了。她想先去找着李敏士約他一齋來家早些吃了中飯，隨即約韋朗去也好。於是她和韓蘊玉兩人一直便向旅館來。她仍照平日習慣大踏步直走向李敏士的房門前，伸手輕輕敲了兩下，裏面也無人答應。這時已有一個茶房走過來。

稚瑩問道：「李先生不在家嗎？」

茶房道：「李先生搬走了。」

這句話連韓蘊玉也聽得驚訝起來。

稚瑩忙追問一句道：「你說甚麼？」

茶房道：「李先生今兒早上算清了賬走了。這兒是空屋子。」

稚瑩驚得幾乎生氣了，更問道：「李先生爲甚麼忽然走了？上那兒去了？」

茶房道：「那我們不詳悉，您到櫃房兒裏去問罷。」

稚瑩顧不得再問其他的話，拉了韓蘊玉便直奔櫃房來。櫃房先生看見她急急的跑早知來意，便不慌不忙的迎着笑道：「孫小姐你來問李先生嗎？」

稚瑩道：「是的，你且說他爲甚麼忽然走的？」

櫃房道：「那我們可不知道。李先生今兒絕早起來就叫人收拾東西，一面叫旅館預備輛車到車站，一面自己親自和我結賬就走了，匆匆忙忙連點心也不會吃得。」

稚瑩見還問不出頭緒來便道：「哦，他竟離開龍城了！他是坐你們車子走的呀，走到那兒去了你們會不知道麼？」

櫃房道：「車子這頓到車站就停着了，當道總好幾千里長，他又說，誰知道他上那裏去了呢？」

稚瑩無法，只得問道：「李先生沒留信下來麼？」

櫃房道：「沒有」

稚瑩道：「也沒有一句話？」

櫃房道：「有倒是有句話。他說若是孫小姐來了就說很多謝很對不起，匆忙走了也來不及去辭行。這也不過是句客套罷咧。」

稚瑩呆得只向韓蘊玉臉上看，呆了一下忽然問道：「李先生昨天接着甚麼信沒有？」

那櫃房先生似乎已經膩了便只答了一個字道：「沒！」

稚瑩：「可有人來找他？」

櫃房嘮叨道：「韋先生來了，是他的好朋友。兩人談了半天半天的話，難道還有甚麼錯兒？」

稚瑩一聽忙向韓蘊玉道：「我明白一些了！瑪格銳特，咱們快找韋五哥去。」

她們兩人一逕到了韋朗的家，用電話將韋朗找了回來。她們叫電話的時候，韋太太也早聽見了。這位老太太心裏雖然不贊成女孩子這樣的鬧，但因為是嬌慣的姪女兒也無法可想。她老人家就裝作痴聾始終不管了。待到韋朗回來，稚瑩劈頭一句話就問道：「五哥，敏士上那兒去了？」

韋朗見她問得這樣急，不覺狼狽的冷笑一聲道：「咦，這是該問我的麼？」稚瑩經他這樣一譏諷，立刻覺出這句話理，含有極深的酸味兒，不由又羞又惱：羞的是自己也實在太像衛護李敏士，惱的是韋朗始終沒有認清自己的態度。

她心頭一陣緊，淚珠兒就滾下來了，氣憤的說道：「不該問你問誰？你昨天和人家不知說了一天的甚麼話。今早人家單身走了！不問你，還要問我麼？」

韋朗一時也轉不過臉來，彌得耳根子也全紅了，眼睛看着天花板說道：「我決不問你。不過你爲甚麼要這樣發急呢？」

韓蘊玉見他二人真鬥起口來便勸道：「韋先生，你們兩人別這樣。你們因為從小兒鬧慣了，拿吵架不當回事。其實，兩人都氣惱一陣，何苦來！韋先生，本來麼，瑪格銳特一早高興要邀你和李先生一齊去掃雪。大清早起巴巴的將我還鬧出來。一上李先生那兒，連影子都沒有了一。你道，人家李先生熱腸熱血的共了這麼一塢患難，忽然不別而行。叫她心裏總覺得對不起人不是？因為這個，所以纔發急找你。她也不是不會客氣的。你想，她要和你忽然客氣起來，那不是笑話？不想這一句不客氣的話就問起你的少爺脾氣來了。我猜你也不能因為這個就發脾氣。說不定你心裏已經想到小灣子裏去了。你別盡多心拿她當糊塗人，你索性沈下氣看看也就好了。瑪格銳特，你也太猴兒相，……」說着，韓蘊玉自己也笑起來就接不下去了。

稚璽聽韓蘊玉一番話差不多句句打入心坎，尤其是拿她當糊塗人一句最刺心

。由此看來，自己所愛的章朗倒反不如韓蘊玉了解她得深。她不禁愈加傷心起來。章朗見此情形心裏也悔了。他向韓蘊玉使個眼色。韓蘊玉驟然還不明瞭他的意思，遲疑了一下，她忽然省悟過來，便陰溜了。

韓蘊玉走後，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章朗得意極了。這是他生平最勝利的時節。稚瑩已經諒解了他的嫉妬，他的氣惱，皆由於真誠的愛她之一念。她對於李敏士的出走，雖然覺得在友誼上很向這畫家抱歉，但也覺得這是無法的事。同時她還進一層想到，如若他不走，以他那樣的纏綿，也許會發生想不到的悲劇，不若這樣割斷倒是一了百了。她既然這樣的忖度判斷了，當然對於李敏士的下落也不追問了。

她本來與章朗是蜜裡情親的好伴侶。現在孫老先生的阻力已除。章太太又是兒子說一她決不二。成爲頑強的李敏士終於不戰而退。那他們兩人更不定婚還待

怎的？不消三個星期，韋朗和稚瑩莊嚴富麗的典禮已經舉行了。稚瑩的手指上已經套上表哥最貴重的約指。她和他在一處的時候，有時忘形她還叫他一聲「五哥」。但大部的時間已經將「五」字取消，只低低的喚一個「哥」字了。

韋朗呢，他尚有何求？他所求的皆已得到。美滿的幸福正像一個諂媚的小人，大張着兩隻臂膀請他進去。他只消大踏步的走去作主人翁便了。

但韋朗果真知道這是幸福，這是絕不容易得來的幸福而珍惜愛重用十分注意力去護持麼？這是他心裏的事，誰也不知道。我們只在表面知道他們的一點事實：他們定婚後，稚瑩的心思和態度完全穩定了。

她在這時候除了愛韋朗的一念之外幾乎沒有別的思想。她簡直是要滿引繆戀的美酒來療止熱情的渴飢。在以前是一個韋朗追她的局面，在此時似乎成了追她韋朗的形勢了。她覺得韋朗有時愛她愛得非常猛烈，幾乎是類似壓迫的愛。但也

有當她正希望他更強更整的愛她纔覺滿意時，他却淡淡的似乎不大在意。他們商議在春天結婚，即到南方去省親健履。於是一對新夫婦便順道到西湖去游三竺二峯之勝，看雲棲的大竹子，到無錫去飲惠泉，到蘇州去游天平。上虎丘弔真娘墓，在狹街上買零食吃。她對於這種計畫感着異樣的興趣。尤其是春天結婚時應該預備甚麼材料，顏色，和剪裁的衣服纔合式，成了一大問題，使她常常要和章朗討論。章朗總是說「隨你的意思」。甚至說着他就作別的事情或竟走開了。

她爲這個常時間得不高興。有時，她忍耐不住便質問他。地却又十分誠懇的道歉。他說明他不是忽略，只是因爲職務上的雜事太多，一時沒有照顧得來。他更舉出了許多的例。

稚瑩一聽心裏倒又慚愧起來，後悔不該錯怪了他攪擾了他。不過她的興趣却因此減退許多了。她有時悶得難受，只一個人畫畫兒排遣。提起筆來心裏又想不

如去打網球。想打網球，又覺得草間不在身邊缺了個伴兒。因此反倒坐下自己惆悵的尋思了。每在這無聊的當兒，倒虧到韓蘊玉總是來和她玩玩，或是坐在一起吃些點心談談說說。

這一天，韓蘊玉和稚整對面削梨子。稚整右手勒着刀刃兒輕輕的旋，梨子皮垂垂的懸下來在搖蕩。韓蘊玉正用個小木籤戳了片梨吃着。兩個人都沒有說話。

忽然稚整悠長的嘆道「噯！……」同時梨子皮落了下來。

韓蘊玉以爲她想一氣削一條整梨皮，失手斷了嘆氣呢，一看她手上的梨通體都是雪白的肉，不由便說道：「綠綺思！你又犯毛病了。」

稚整切下一片梨來遞給她道：「小玉，我覺得是這樣的，在定婚以前男的對女的已經極好，但女的還不見得完全表現她的愛，縱然她心裏許了。定婚後，女的覺得此身有屬，一切都決定了。身子既然給了他，屬於他了，靈魂也跟着身子

一齊去了。這靈魂一去，她自己反而覺得有些空洞洞的抓不着甚麼似的！玉，你說是嗎？」

韓蘊玉紅着臉兒笑道：「你看你這人！自己顛來倒去的成天瞎想，想糊塗了倒來問我。我知道麼？」

稚瑩也不禁笑道：「哦，我錯了。不過你也不用害羞。我只是要和你談着散悶。」

韓蘊玉走過來和她坐到一个椅子上來，握着她的手說道：「是的，綠綺思。我看你退步了。你本是個活潑的女運動家，要養得黑皮高嗓子纔對。近來你好像要學林黛玉。我不贊成你這樣開倒車的態度。況且你自己又不是不滿意你的好表哥，我勸你不要要樣，要仍舊活潑。……你看，同學的都散了。即使從前在學校裏和我們不相好的人，現在想起來都叫人發生同情的難受。只有你和我現時還在

一起。你這樣悶氣，我瞧着也不舒服呀。」

稚瑩道：「你說得不錯。我告訴你，他和我近來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好，決不像預想的那樣美妙。而且有時他似乎很不理會我似的。我有時疑心他對我的感情冷淡了些，不免嘮叨他。將他的事情忙碌的情形說給我聽，我又後悔錯怪了他。但，我雖知道他並不曾冷淡我，我總覺得沒有甚麼多意思；并且我覺得後悔的時候我心裏的難受也很夠瞧的。所以，我覺得戀愛苦。」

韓蘊玉道：「我常看見他和你起膩，幾乎沒有一次看見他不服事你。你別自己多心。我覺得人的感覺太敏了也不好，容易自己引起無中生有的煩惱。你是和他太要好了，所以有些神經過敏了罷。」

稚瑩道：「他膩的時候兒真膩。但是也許一兩天就碰不着他。他不像以前那樣有常性了。」

韓蘊玉和她漸漸談入深處，聽了她這話不覺引深厚的同情，很不痛快的說道：「噯，我說這班男人真不是好東西。起初總是急得要死，隨後就拿人三文不值二文的了！」

稚瑩聽了沒有甚麼感動，只很慨嘆的說道：「瑪格銳特，也不能儘怪男人，我現在倒真有些覺得戀愛這個事根本很簡單，我從前都看錯了，以爲多麼奇怪呢。……只是，現在我心裏總還爲這事苦惱得精神發亂。」她這樣！說着不自禁的眼圈兒有些濕，接着緊握住韓蘊玉的手道：「小玉，還是我們兩人纔算得真正能維持長久的好朋友。我們都是女的，沒有男女間的許多麻煩——說友誼不友誼說戀愛不戀愛的！玉，我們要永遠好，你要永遠幫助我呀！」

韓蘊玉沒得說的，痴痴的望着稚瑩，他們兩人一忽兒便互相抱起來，眼角裏彼此都含了一些女孩子童心真誠的淚。

二十

歇了兩天，稚瑩爲了韓蘊玉就館的事急迫的去找韋朗。韓蘊玉本是個家庭不富裕的老實女子。她的英語學得很漂亮。因此她藉着教一點書的收入補助用費。

這一次有位商人在報上徵聘一位女教師，去教他兩個女兒的英文。稚瑩告訴了韓蘊玉，韓蘊玉就寫了一封信去自薦。一切的待遇都講好了。只是這個商人家庭裏的底細她不清楚。她恐怕在現在這個奇險的社會上，萬一碰見的這個商人家庭足以危及她。所以事先她要探清這商人的情形。恰好韋朗談起這商人和他在一個朋友家裏同席吃過一回飯。這人就是他朋友的親戚。韋朗說他可以設法問問他的朋友。韋朗說了這話之後，稚瑩和他見了兩回面。問起他來，第一回他道歉說忘了，第二回他說立刻就去問。商人和韓蘊玉約定的期限只有一天了。韓蘊玉怕對人

失了信，來催稚瑩，好決定就與不就。稚瑩因此不得不去找着韋朗。

她從家裏通電話。他已經到公事房去了。她便一直到他的公事房裏來，却不料他也不在那裏。稚瑩急急忙忙打聽了他在東城一個朋友家裏。她便又叫車夫將車子拉去。車子拉到城東八仙大街的時候那條廣闊的馬路竟是車馬擠塞得像一個正起波浪的海，稚瑩心下急得怕延悞時候便問車夫是怎的了。

車夫道：「今天歡迎外國人哪！」

一句話纔提醒稚瑩想起這天是政府招待英法美意各國司令官及新到中國來的一班外國救濟華南災區的闊人的日子。

這時稚瑩的一輛人力車擠在汽車馬車行人和別的許多人力車之間，竟無法前進。她本想叫車夫繞出另一條街去。恰好這時路中閃開一條縫，車夫機伶趕緊就跑上去想在這條縫裏溜出。說時遲那時快，這車子的擁擠成的波浪中一條小縫，

後的叉合，將她的車子卡在中間要出也出不去了。

忽然前面一陣大騷動，這車子浪彷彿遇着狂風似的一層過一層的倒下來。稚瑩看去只見中間馳來一大隊騎馬的保安警察正舞動手上的指揮刀向擠在路中的人力車夫和行人身上兩旁分砍下去。那成千帶萬的勞動者紛紛後退，退也退不及，便震天價自相亂踏起來。她這時嚇得心頭直跳，幸而許多的車子將她的車擠到一個三輛車轅所叉成的空裏去了。她從那雜亂的車桿兒和人頭の間隙裏看見大隊騎馬警察已經克奏膚功，將水洩不通的馬路，硬劈出一條寬闊的人和車築成的胡同兒來。大隊警察立時分在兩旁，端端正正規矩的行着軍隊中的最敬禮。不知何處來的一陣神仙似的音樂立時奏起，便有二三十輛藍的，黑的，灰的，淺綠的，亮漆汽車擦地無聲的飛馳過去，那車裏裝的是些洋大人洋太太和一班咱們本國的官僚。

這一陣車子飛馳過去，馬路上的緊張空氣驟然一鬆。一切的車和人都要舒散到四處去。因之由求舒散的掙扎中又入聲嘈雜起來。稚瑩的車子也就在這個嘈雜聲中檢着車縫兒和空兒向前竄。突的又有一樁事擋住去路。原來正是一個雄糾糾的警察抓住一個人力車的後篷子，手揮着棍子打那車夫。車夫連躲帶逃，警察連打帶追。稚瑩看那車夫手上已經涔涔的流出血來。

警察口裏一邊還破口大罵道：「媽啦個必！也不瞧瞧今兒是個甚麼日子！就是沒罪，打死你也不屈！」

稚瑩這時氣得渾身發戰，趕忙喝問怎麼回事。

那警察見她喝了起來也自一驚。一轉眼見是個年輕的女娃子，他不覺更放冷峻了面孔大吼道：「你也想妨害治安麼！」說着橫過眼向稚瑩的車夫怒喝道：「快滾！」一句話未完，砰的猛震車箱上早着了一棍。

車夫怕吃眼前虧，看見前面有一條可擠過去的路便如飛的溜跑了，稚瑩在車上顛得腦袋發昏，等待車子轉了幾轉，到那朋友家裏，章朗却已走了。稚瑩更不悔嘆，便叫車夫毋庸再找章朗，却一逕回來。她獨自如醉如痴的坐在椅上定着眼光發悶。

不一時韓蘊玉來了。她告訴稚瑩，章朗剛纔送了封信來說那商人裏有三個姨太太和兩個女兒都不大融洽。她覺得這樣情形不容易在各方面都應付得好，已決定不去了。她又說章朗告訴她現在還有一個應酬，怕稚瑩着急，特意叫她來先說一聲。他隨後也就來了。稚瑩聽了長嘆一聲握住韓蘊玉的手竟自大串的淚珠兒直滾下來。

韓蘊玉驚道。『你怎麼又哭了！』

稚瑩不答理她這話，滾了一忽兒淚，自己擦乾眼睛，對韓蘊玉道：「你知道

我今天怎樣了？」說着便將剛纔的經過說給韓蘊玉。

韓蘊玉咎歎已極。她口裏說不出來甚麼適當的話，只對稚瑩囁嚅着。

稚瑩滿沒有理會這一回事。她只很興奮的告訴韓蘊玉道：「今天的事使我想起救父親的時候一段令人憤痛的經驗。在那一座死鬼城池裏，東洋人的勢力大極了。尤其是守備東洋鐵路的軍人利害得如同白日裏的閻王。我原也聽到許多他們任意虐待我們中國人的事，例如他們可以任意譴蔑我們偷了鐵軌上的道釘，縛在電燈柱子上灌煤油，可以任意拿手槍逼在我們的胸前搜檢。這在平時已經養成喧賓奪主的形勢，積威之下我們的人民久已都帶有恐怖屈服的的心理。所以一到下午六七點鐘以後，靠近東洋人的地方，我們的人都不敢走過去，有一天上午我坐在車上經過橫跨鐵路的高橋，遠遠就看見一個東洋兵拳搥腳踢的打一個我們的人。我的車子走近了，那東洋兵已經不打這人了。忽然那兵似乎還要開開心，突的他

抽起手上的一條平時預備好了專打我們人的長鞭子追着這人猛力打去。打得那人連號帶跑，但是橋上我們的人還站着看熱鬧。……」稚瑩更道：「還有，……還有，……還有，……」

一次，東洋的警察爲了一件小事，痛打一個我們的脚夫。最可憐可憤的是，我們這個脚夫一面跑着躲開，一面臉上還有無恥乞憐的笑！玉，你知道，我們的人已經被人家威力壓得忘了本來，成爲毫無羞恥的劣種了。但在那裏究還可以說是被人家壓的。今天的情形是在我們自己的大城裏上白達官下至警察全在趨承外人而擺隊伍，爲捧外人而奏樂，爲逢迎外人而淨街而打自己的人。我今天險一險也挨打了。你想這樣不知廉恥的下去，還有我們活的日子麼？」

稚瑩說到這裏興奮極了。她道：「這使我想起李敏士來。他曾經嘲笑我的愛自由。他在我注血病愈之後，很痛切的向我說若把實際痛苦忘却，而談不着邊際的自由，那是精神病。現在這種情況，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碰不到不是人的生活。

待遇。我們還是走了些特殊運氣的人呢，越是道地的老百姓越糟。我現在漸漸覺得我所理想的自由真是離我們太遠了。這裏面有千層萬層的阻隔與不平須待沖去，纔可以求得一些自由。但是我從那裏纔能取得許多勇氣來沖決這一切的束縛呢？

她心裏轉到韋朗身上，不覺悽楚得聲音低沈了。她道：「別說這些，就是戀愛，即爲我的最大一重束縛使我不得自由。我也時常想，戀愛雖然是束縛，却也具有陶醉性。人生百年，那裏管得許多？我很想偷安在戀愛生活裏作個自了漢。因爲戀愛可以陶醉我，使我忘却了一切的理想，那即令束縛了我，但陶醉的束縛是不自知其爲束縛的。……但是，但是，小玉，你看韋五哥，他似乎變成了空中的飛絮一樣，我儘自追他，他却飄飄的總不着實！而這個不着實的原因，又緣於他事務的太忙。所以在事實上我要體諒他，不忍責他，存心境上，我又禁不住要

怨他。……」

這一番宛轉淒清的心緒媵媵的由稚瑩說來，屋子裏面已經完全寂靜了。

二十一

溫和的時間也正如溫和的陽光一樣，總是不能永久的按日不絕。天上的陽光時時被烏雲遮去了采芒，溫和的時間也被意外的事件喝斷。韓蘊玉急急忙忙的跑到稚瑩家裏來。稚瑩看見她臉上都氣白了。

她一見着稚瑩，便一下抓住了她的手臂激切的呼道：「可憐的小瑩，你被騙了！你還是嫁李敏士罷！」

稚瑩聽到她這樣張皇的神色，又說這樣奇突的話，驚愕得出不了聲音。

韓蘊玉道：「你不要驚疑，我說給你聽：李敏士走後許多日子。忽然有信寄給我，一共來了兩三封。這些信裏，都是些記憶你的言詞，我因為他已經走了，你也定婚了，不犯再惹麻煩一面我寫信去告誡他這種態度的不應該，一面我對你

絕口不曾提及。誰知你的韋朗，早和許小姐大戀愛起來了！」

稚瑩的頂上好像打了一個焦雷，噉然道：「甚麼？」

韓蘊玉道：「我要告訴你，仔細告訴！我是把韋朗的事情知道得清楚了，纔來揭破他的狡獪。也因此把李敏士的信拿給你看。」

說着她便掏出信來。稚瑩此時心下已亂，看見韓蘊玉手上有信，便快接過來。那挺勁的筆姿可不就是李敏士的嗎？

蘊玉女士：

從風雪中逃出那一個有情網恨窟的大城，到這個大漠窮邊的國境來已經一月。並且我已經變成一個隨軍的小兵了。這裏的風景不像那裏。

這裏全是岑嘉州詩中的境界。茫茫無邊際的空地直接連着天上的黃雲。要想在地上立一根旗杆，不用刨坑，只消將旗杆立在天上，在四圍

澆水，隨澆隨凍，旗杆就堅牢的立存冰丘上了。

我在此地替軍中畫宣導民衆的畫兒。我在這裏，見了不少的新鮮題材，絕然和那大城裏不同。必須到此地來，纔知道中國國境之大，也纔知道土地蘊蓄之豐，尤其纔知道我們不爭氣的可悲可痛！我的見解比以前又殺進一層。我要畫萬里黃雲，畫無邊的荒曠，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牧畜民族。這裏有我們的新天地。

但這天地中有一條比游絲還細的甚麼東西縮住了我的腦髓，我下了一萬，兩萬，幾萬次的決心只不曾將它斬斷。朋友，今天真冷呀！我用我這隻凍裂了三分多寬口子的右手寫這封信給你，記憶我們的朋友——她！因爲我實在不能再忍了。

我的刻骨相思逼得我寫。你若不告訴她也能，但我不能不寄給你，因

爲寫了寄了，彷彿也痛快一些！

李敏士

稚瑩將這封信看到最後，滾了一滴大圓眼淚下來，立時信紙上的字在她眼前活了。那些字互相携起手來，在紙上亂轉。她擦了擦眼，定了目光再往下看第二封：

貴重的蘊玉女士：

你的復信在昨日就已接到。因爲正有一幅描寫剪羊毛的大畫未曾畢工，我極力壓住情感到現在纔答復你。

你責我的話是理直氣壯的。你說，我不應該在稚瑩已經定婚之後還寫那樣的情書。你說我是想在萬分絕望的時候學不如困獸之鬪的誘惑。你說我怯懦。你質問我爲甚麼不和韋先生爭到底，而逃去邊塞。小姐

，你的話是對而又對的。我別無一語可說，謝謝你！

李敏士。

稚瑩看完了說道：「這是你說他態度的不應該以後，他來的信？」

韓蘊玉點頭。

稚瑩道：「這封信的語意哀怨極了。他是氣你不體諒他呢。」

韓蘊玉道：「是呀，我初接着這封信的時候固然覺得這人可憐，但因他的話說得太尖冷了，反而覺得越是可憐越可厭。現在我可知道韋朗了！唉，李敏士真是……！」

稚瑩氣亂的心，經這兩封信一攪，却將頃刻前的韋朗忘了。此時猛然提起由不得急問道：「你說韋五哥怎樣！」

韓蘊玉道：「你聽，我前天正到四海公司去要買一個皮夾子，剛剛進那銅柱

子的大門轉到電梯口前，電梯剛剛開上去。我從底下瞥見韋朗帶着一個女孩子像是許小姐。你和我不是有時聽到人說他和許小姐不錯麼？不是覺得這是一種可笑的揣測麼？因為誰也沒有我們自己知道得清楚呀！但我自從他待你輕淡拿事忙作藉口以來，我就不免疑心。我相信一個男子假使真愛一個女子，世上再沒有一件事情比他和這女子的談話更重要更忙的了。這回我竟然瞥見他帶着一個像許小姐的女子上了電梯，我不由急切的驚詫起來。我趕快乘了第二次的電梯一直到最高一層纔出來，由上至下兜頭尋覓，竟然不見他的影子。我使出門來尋找有沒有的事。尋了半天依然也不見他的車子，誰知我一回頭却看見他和許夾了一包東西出來了。我急忙閃過將他們看得真切。我又忽然靈機一動，那時正是不舒服不能出門的時候。當時我雖然氣極了，但我還只沈吟着不作聲。於是我就從我的親戚劉先生那裏仔細打聽出來真象了。」

稚瑩緊問道：「怎麼樣？」

韓蘊玉道：「原來這許小姐是你姑母所喜歡的人，你父親也極力的撮弄，她家裏的父母也非常喜歡韋朗。許小姐不知怎的要跟韋朗讀法文。這麼一讀就讀上了啊。……」

稚瑩道：「……哦，這事李敏士早已和我說過了！……怎樣？你快說。」

韓蘊玉道：「詳情我不知道。我只曉得現在許小姐的確爲他所愛，而她也愛他。」

稚瑩低了頭半天，也無眼淚，也無笑容。韓蘊玉也再沒有話說。

稚瑩慢慢抬起一雙不靈動的秀眼來對韓蘊玉苦笑道：「我要問問他去。」

韓蘊玉見她這個樣子，又失悔自己把話說得太急了。她看着稚瑩怔了一會兒，抱起稚瑩肩頭哭道：「綠綺思，我毀了……你了。」

稚瑩木然沒有甚麼動作，眼角裏但也有一滴淚。她手拍着韓蘊玉的背道：「你別傷心，我們就去問他去。」

二十二

韓蘊玉竭力勸止了稚瑩。她的性情又弛緩下來。直耽誤了七八天，韋朗來訪她許多次，她也叫僕人拒絕了。她好像一個入了繭子的蠶蛹完全懶了，消沈了，又好像在雪山苦行的釋迦，面着壁一聲兒也不言語了。

蛹子終會變成飛蛾破繭而出，釋迦也終於要作獅子吼。稚瑩也居然恢復了她的精神。她這回恢復得異樣的精神。她和韓蘊玉邀齊了一同到韋朗家裏去。爲怕韋朗萬一不在家，特意用電話將他約定。韋朗見她來的時候，一掀門便露出了個秀碩康健的身軀，臉上掛着精銳的光采。

她這一天穿了件家常的灰鼠脊外套，領口上脫了一點毛，袖口上還露出些皮版，掩覆着她的臉和手另是一番不修飾風韻。她唇上沒有胭脂，眉上也不會描黛

。那臉上似乎因爲抗風纔塗了一點香粉蜜，完全是個素而龐兒。在這光素龐兒上的玲瓏透亮的眼珠子越因有睫毛掩護，越顯出隱藏不住的光輝。在這光輝一瞬之間，韋朗立時覺得這屋子裏的空氣變了低壓，又加有個韓蘊玉陳列了一副禁止喧嘩的面神也跟在後面。他自己在這幾天中憂慮焦燥的心情益發緊起來了。稚瑩進門來，順手解開外套嫵雅的不等他來接便掛上衣鈎去。韋朗却見她身上是件黑地小白點子線的布棉袍兒。

她坐下向韋朗道：「五哥，這幾天都好！」

韋朗道：「很好，妹妹好！」

稚瑩笑道，「好，並且是特別的好，所以來和五哥高興的談談話。」

韋朗強笑道：「那好極了。妹妹爲甚麼幾天都沒有和我見面呢？」

稚瑩不答此言，却誠懇而清亮的向他道：「五哥，請你容許我和你說剖心出

膽的話。……我的態度很堅決，心性却極富同情的。我無一毫不痛快或怨恨的心思。而且現在也是完全不生利害關係的時候。我願意問你許多我還沒有十分明白的事情，你得答應我」

章朗囁嚅着說道：「有甚麼話妹妹儘管說罷。」稚瑩道：「我問你許小姐和你戀愛的情形。」章朗聽了這句話便如同急風暴雨夾着雹子打到頭上一樣，心想着要拿遁辭支吾過去。但看口稚瑩坐在面前的那種險神裏射出來的目光，彷彿穿透了他自己的胸膛，歷歷的看見了他的肝和肺。他這時的心情正像一個竊賊明知在嚴厲的法官審訊之下決意逃不過去，反而激出了頑強的態度。他洩吟了一忽兒滿面通紅的反問道：「妹妹怎麼知道許小姐和我戀愛？」

稚瑩放平了聲音笑道：「噯，五哥，你這樣聰明人，豈有不知道『紙包裏藏不住火』的一句俗話嗎？……我問你只僅僅爲的想知道一點，正如同你的一個其

他的朋友隨便問你一樣。我的態度已經決定了，不因這事而有轉移，所以即使你全都告訴了我，也不至妨害到你，更不至傷痛了我。你只管說罷。：你和許小姐是怎樣戀愛上的呢？」

韋朗用他的右手搔了幾搔正在作癢的頭髮根兒，忽然堅決的說道：「許小姐是一個舊式溫柔和順的女子。她從不發生甚麼夢想，也不願流星似的滿天飛。她見了我只是害羞，只是笑。我和她熟了以後，我說甚麼，她都沒有拂逆過我。總之她是一個美鵬馴良的人和你不一樣。」

稚瑩笑道：「哦：這倒是個怪可愛的好小姐。：你怎麼同她要好起來的呢？五哥，你不是和我說過許多最可靠的話了麼？你說在天底下只信任我愛我一個人你親口說的！」稚瑩說着，聲音有些顫，但她仍舊極力的鎮定着。

韋朗臉上也現得非常痛苦的神氣。他道：「妹妹，你要知道，這些話我沒有

在你面前瞎說。但是，和許的事情也是我作的。這事你也應該負責任，第一，你的理想支配着你的行爲使我母親不喜歡你，也使我受極大的長期苦痛。我母親嫌你不像個能持家的樣子，我覺得你若是幽嫻貞靜，不玩你所玩的那一套也更使我滿意。……」

稚瑩的感情堵到此時一下涌溢出來了。她含着一包熱淚忽然悲號道：「五哥這句話是你說的！……好好！你說下去！」

韋朗道：「你這樣傷心蠻鬧我不說了。」

韓蕤玉嚴肅的說道：「黃先生請你說罷。人世間無論多大的痛苦也是要人受的。你具體的說甚麼時候，怎樣和許小姐戀愛。」

韋朗道：「最初我因爲舅舅母親和許家的人都想盡了方法使我和許小姐接近，我也恨稚瑩疑心稚瑩和李敏士那小子的來往，我就時常教許小姐一些法文。我

看她最富於柔順的德性。我在這裏發現了我們中國女子的特種優美。這時我和她尚不能算是戀愛。直至稚瑩到粵西去了，她和李敏士在一起我纔和她戀愛。」

稚瑩聽了，高聲問道：「既然這樣，你就該和她一直走向前去。你爲甚麼……」她嘴唇翕動得咽着迸出幾個字來道：「……偏要和我定婚！」

韋朗道：「那是因爲李敏士！我情願讓天下任何一個人娶你，也不能讓那小子把你騙了去！但是那時候，你不愛別的人，除了我就沒有第二個和他競爭。所以爲驅逐他起見，我要和你定婚。定婚以後，我也企圖着像以前那樣愛你的。不知怎的，李敏士在這裏，你在我眼中就是天仙。許小姐的柔順却遠不及你倔強的動人。李敏士一走，你在我眼裏就不那樣可愛可貴了。我幾次努力要熱起來，以解決這一切的困難免除所有的糾紛；但是辦不到。這時候只覺得許更好了。」

稚瑩又羞又怒，慘呼道：「那麼，你是拿我作你們兩個賭輸贏的注子的！」

韋朗堅決說道：「是的，我恨的就是李敏士那小子！」

這一句話的聲音非常之高。同時房門一響進來一個人英爽的說道：「老韋，大家都是好朋友，你別那麼恨他！」

這個人挺然的立在他們中間，穿了一件黑牛皮的外套，頭上戴一頂野狐遮風帽兒，垂了兩條長耳子，彷彿像個從亞拉司加來的。他風也似的將帽子向上一掀，便脫下來，露出一叢微亂頭髮，冒汗氣的前額，雙眸炯炯，不是李敏士却是何人！

這時，韋朗直如作夢一般，怔住了一下，忽然很惱怒的問道：「你怎麼來的？」

李敏士的嘴角上現出一痕水紋也似的微笑，從容的走向前去握韋朗的手，眼睛偏向韓蘊玉，答覆他道：「是她打電報叫我來的。」說着順手脫下那獵戶式的粗

外套來，兩隻手向自己被冷風吹的臉上一搓，問韋朗道：「老韋，你看我胖點兒沒有？」

韋朗窘得滿面通紅道：「你……你胖些了。」

李敏士一面謝了他的好話，一面不自禁的看着稚瑩笑起來。同時他很瀟灑的坐在椅上。這時候，屋子裏面各人都找不出合式的話來說，頓時沈寂。尤其是稚瑩，眼睛注視着脚尖，自己咬了自己的牙一聲兒不言語。韓蘊玉這時心頭的義憤，格外因為稚瑩的沈悶而增高。

她嚴肅的問韋朗道：「韋先生，你是甚麼意思要和她開這個頑笑？心裏不愛她了，偏要和她鬧這樣一個定婚的儀式！」

韋朗道：「你聽我說，我和許小姐戀愛的成功完全在她和他一齊走了的那個時期以內，那時一面我固然因為種種關係不能和她去，一面我也恨李敏士有這樣

一個機會。到後來他們都回來了。她和我定婚了。一面固爲要去掉他……」韋朗說着很快痛切的一指李敏士，又接着道：「一面我也實在想和她完成以前的恩義，消除我背着她和許要好的慚愧，斬斷許那一面的糾葛。……不想，我心裏的趣味已經變了。我總覺得像許那樣馴良和靜的人比她這樣飛動的人格外能抓住我。所以我雖然極力要完成我以前的恩義，也苦於無力；同時許那一面我也不忍就丟開；」韋朗說到這裏神情也很痛苦尤其十分羞慚。

韓蕙玉氣忿忿的將腳向地上一跌，高聲叫道：「太對不起人了！太對不起人了！韋先生，稚瑩對於李先生始終都只籠圍在友情之內，這爲的是誰，你知道！你竟在稚瑩的父親，你的舅舅最危急的時候，稚瑩最辛苦的時候背棄她！更其用一種虛偽的定婚儀式騙了她的靈魂，滿足了你的好勝心。你是勝了！她也成了平常無可留戀的女子了！於是你再去換個許小姐的另一戀愛型！」

稚瑩初進門的時候，本來懷蓄了一番意思要說，却被韋朗的言語和李敏士的進來擾亂了。她聽到韋朗聲述了和許小姐的來往情形，任是拿定了平靜的主意，其不免勾起歷來的情愫，傷痛欲絕。所以儘自李韓韋三人說話，她只是默坐着極力忍受，叫自己的勃烈感情在痛苦的尺上一分一寸的過去。

這時，她突破了韓蘊玉的斥責，抬起一雙俊眼，現出無限悲美的神情說道：「小玉，你不用生氣罵他罷。」

她又轉過來對韋朗道：「五哥。你這回給我一個強有力的證明，反証了我最近所感想的不錯。哪，你聽，我以前相信戀愛的至高無上，所以在這上面有許多夸誕複雜的猜想和迷夢。現在我不那樣想了。我現在覺得戀愛是每個人極平常極簡單的私事。」她說着這話，真是悠閑，韋朗倒覺得有些兒不解。她緩緩的接着說道：「我們試回想以前的情形。你我自小在一起。你有許多的機會接近我。」

我也沒有認識別的男子。在我初知情愛的時候，你就頭一個充當了普通女子所應有的假想戀愛目標。我以後雖然認識了許多男子，總不如你這個先入爲主的人，所以你獨有了我的愛情直到最近。當戀愛的時候，彼此都是糊塗的。事後想想我們是不是這樣盲目的由因襲的環境造成的呢？……環境漸漸變，你我的心思也走了不相同的路了。」

她說着，看見韋朗眼睛兩邊轉動，似乎在想甚麼主意。李敏士翹起一隻腳來在繞圈兒。她用有力一些的聲調喚起韋朗的注意。她說：「你是一個以你自己現實環境爲中心的人，所以你不免覺得一個更柔順的女子對你合式，我却有些子愛理想愛自由，這當然容易惹你猜疑了。又因爲你我受了小時關係所束縛，戀愛玄妙的妄見所指引，雖彼此有些不合而猶未分開。但情勢上必不可免的事畢竟要發現的。你究和許小姐戀愛了。你是和她離開我的時候成功的。這因爲戀愛是你

的私事，是你的需要。我既然離開了你，你自然會找她，縱使沒有她，你也會找別人。這並沒有甚麼希奇。再說我，最初固然對於敏士是純然的友誼，到後來我也極力要維持這個友誼，甚至方纔小玉還說我始終在友情之內，但這只是我對於戀愛的錯覺。我以前把這事看得太神妙了，把一切的幻想都要放在你的身上，以為只有對你我纔給戀愛，對此外的人皆給的是友誼。孰知事實上戀愛和友誼並不是兩個截然不相混的東西，只是一種程度上的差別。當我極力要維持對他的友誼的時候，已經是走到戀愛裏去了。不過是一種潛伏的戀愛；因為有了只有對你纔是戀愛的錯誤所以使這一方面的戀愛不自知的潛伏了。我固然也已自覺到，但沒有一個証明，所以我還猶疑着沒有勇氣去實現。感謝你，五哥，你現在給我一個強有力的証明，使我澈頭澈腦的看見了戀愛是一件極不希奇的私事！我真痛快，真鬆爽！一切關於戀愛的神秘妄想現在是一掃而空了！」雅瑩這時的語氣更激昂

韋朗不耐了。他急打斷她的話道：「你說真的？真——的？」

她看他那副神氣，微微一哂很快的答覆道：「一點兒不假！戀愛是私事，而須互相了解，從艱苦中換得來。我爲甚麼在已經覺得艱苦中換來的愛情之後，還要顧惜小時候陳腐的戀愛遺蛻？爲甚麼自己也同時作了遺蛻連累別人？爲了這一件小私事？」

韋朗兩眼圓睜，額上的筋都暴了起來。他一下抓住她的雙手叫道：「不許你說了！不許！不許你這樣的演講。」

稚瑩用力掙脫他的掌握也叫道：「不行，不行，我非要說明白了纔罷休！」李敏士一下站起，手握着拳頭躍躍欲試，一語不發的也瞪了個筆直。韓蘊玉也慌忙將韋朗直向旁推。韋朗被李的目梭所懾，又看着稚瑩面上掙得通紅，心裏一酸手便鬆了。

稚瑩又沈了沈氣說道：「五哥，你要知道，我們都是實實在在的人。我們必須要實實在在的生活下去。我們不是在作小說。小說裏面的人不論遇着怎麼的困難，作者只須下筆寫幾個字叫一個人死去就解決了，或是叫其中的幾個人分離開也就沒事了。甚至他就戛然而止，留一個問題讓讀者去猜測也未嘗不行。但我們雖有這樣的困難，却還要生活下去，還要求方法來解決一層層的問題。並且小說裏要寫情愛就可以只寫情愛而不管其他。譬方說，書裏的林黛玉爲賈寶玉流淚之外，可以甚麼都不問。若是真有一個林黛玉，那她就必得照顧別的事情。她必須吃藥，必須派管紫鵲和雪雁的事務，必須在林如海夫婦的忌日燒紙追薦，假使她要知道些外界的事，她還必須要看報紙，學外國文。……」

這幾句話引起李敏士的微笑來。但稚瑩一絲笑容也沒有。她十分誠懇十分堅決的說道：「所以我們走到這一步路上來，還必須要設法計畫我們的將來生活。」

而生活的方面決不止是戀愛。……我以為凡是一個人就應該享受自由平等的快樂生活，尤其是用腦用手所辛苦換來的生活。我以前固然是這樣夢想着，現在還是不變。不過我以前是關在家裏，長在繁華都會裏的人，縱有此夢仍屬浮淺。自從父親遭禍以後，我親自走過災荒無人烟的地方，親自看見飢餓羸弱的人民，親自受過衙門的惡氣，官場的黑暗，巧宦的好譎，親自看見外國人任意凌辱我們的恥痛，親自忍耐過呼號哭泣而絲毫無補的待遇。我們雖然以為淪到九幽地獄然而還算是特殊享受的人，還不是真正鄉間的平民。可憐那大多數的平民該是怎樣？所以我從層層悲苦中，領略了我們只是奴隸的奴隸手下所拘禁的奴隸。自由平等連我們的夢也不會沾着邊兒。必須排却層層黑暗，層層壓力，纔有自由之可言。若不排除，縱想苟且偷生，而在這樣黑暗飄危的社會裏，我們的生命財產無論何時皆可喪失。我們現在這樣糊塗已經不能為環境所容許了。這種頹廢淫糜的生活決

不能維持下去了。我想起敏士譏笑我的話是對的。我們既然必須生活下去，既然這條苟且的路也打不通，那還要從新另打一條生路。五哥你明白了嗎？在這個意義之下，戀愛就太顯得小了。這個小小的私事應該用極簡便極真率的方法去解決，不應該糾纏不清，鬧玄虛鬧得空廢了有用的日月。而且……」稚瑩更放重了聲音道：「而且戀愛這個私事還需要相互的體會甘苦。五哥，假使你最初相信我，假使我始終不遭父親那回事，我們在童年舊愛的基礎上也就不會站下去了。但現在不同了。敏士知道我，體諒我。他的議論不肯和我苟同，却從不會盲目的疑惑我。他性情很倔強，但他却倔強得可愛。他有他的理想，這又却爲你所笑而却啓發了我，爲我所信。因爲我們都是受虐待，受凌辱受欺騙的。所以我決定和他走這一條路，以追求這個理想，向爭自由而斬荆棘的人羣裏再添一個分子。這戀愛的小事也就附帶解決了。」

她條的伸手向棉袍袋裏一摸，摸出個小黑絨盒子來。她打開盒蓋，裏面正是她和韋朗定婚的約指。她一下送到他的面前那桌沿上道：「這個東西，今天特意拿來還你。……我從此以後不需要這耍猴子的東西了，戀愛會要這小玩意兒來作保證真是笑話！」

韋朗這時真急了。他的發急還是爲的不忿。本來他已經不喜歡稚瑩這樣的女子，失却了她正好去找許，毋寧說是快事。但他眼看着稚瑩當面奚落他一陣，却和他的仇人携手同去，他可受不了。所以他氣得四肢都覺出血管兒在裏面要圖謀不軌。他大呼道：「你不能跟他去！他……是個流氓！……流氓！」

李敏士聽了這話，正待起來矯正他的發狂態度。稚瑩却一眼看見立加阻止，一面她冷笑道：「流氓？流氓的見解和趣味，也許因爲從苦悶裏出來的，顯得切實些！我當然不敢說這樣戀愛會永久不變，你我的變動就是眼前的證明。但這終

竟是小事。在一個大的理想中，相互的提掣着向前走的人所需緊的諒解和安慰是無限的。這一件小事也是其中之一。若不然，那麼大家分開手，也不算甚麼了不得的。這也許被你所笑以爲太隨便，但我却以爲這正是惟其在負責的人纔如此作。我想來想去纔和小玉商量定了請敏士回來。我們已經計議好了我們的辦法，特意來向你辭行！」

她說了臉上顯出快意的笑容。韋朗一下跑到她面前雙手抓住稚瑩的膀子又哀又急的說道：「好妹妹，一切都是我錯了。我願意向你陪罪，永遠不和許往來。……我知道你這都是氣話！……你不要走！我求你，好妹妹我求你，你一定不要這樣兒戲！」他氣急敗壞的說了這些無次序的話。兩隻手直搖得她隨着他動。

她這時安閑極了，笑道：「五哥，誰和你兒戲？誰爲了許小姐生氣？一直到現在你還沒有明白我，足見你們沒有受刺激受痛苦的人永遠不會了解我的。……」

她輕輕的但是堅決的推開了他的手，向李敏士道：「敏士，請你穿上衣服。」她自己隨即也披上了那件灰鼠外套。她將外套的扣子扣上那領口仍然掩了她的腮，和初進來的神氣一樣。

她一手推開門回過頭來向韋朗笑着點頭道：「五哥，再見！」

韓蘊玉和李敏士也跟着她一齊出去，向他招呼。

韋朗氣得呆了，簡直忘了怎樣纔好。一任他們走了，他纔想起追上她和她剖肝瀝膽的再談判。他匆忙的也向衣架上取外套，却有一隻手從後面將外套領子壓住。他回頭一看，那正是他母親韋太太。

韋太太正襟危坐的數說她如何早已聽見稚瑩的言辭，如何覺得這孩子的越來越發瘋，如何歡喜她自己先要解約是韋 1 幸福。最後她作了一個精確仔細的結論訓戒她的兒子不許再去找稚瑩，韋朗聽了覺得也極有道理，於是他便沒有追去

糾纏了。

以後的事，大概是韋朗和許小姐作了一對社會上所欽羨的夫婦，韋太太成了個有福的人兒。至於稚瑩和李敏士，韋朗既不去追尋，韓蘊玉也和韋朗永未再見，所以就不爲人所知了。

(完)

